

第六冊 戰事(上)

清稗類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杭縣徐珂著

清稗類鈔

商務印書館印行

清稗類鈔

戰事類目錄

- 太祖敗葉赫哈達
太祖攻翁鄂洛中矢
何溫順助太祖敗明師
太宗敗明師
明降將爲太宗力戰
太宗勝察哈爾
吳三桂借兵滿洲以擊李自成
大兵爲十二騎所敗
王師平白頭兵
王師下江陰
前後三藩戰事
馬雄征孫延齡
宋獻策退日本兵
鄒景超平台灣
趙忠襄平吳三桂

頁

| | | |
|----|--------------|----|
| 一 | 春勝俄人於雅克薩 | 一五 |
| 一 | 小策凌敗俄人 | 一七 |
| 一 | 聖祖親征噶爾丹 | 一八 |
| 一 | 費揚古殲噶爾丹可敦阿奴 | 一八 |
| 一 | 孫襄武勝噶爾丹於昭莫多山 | 一九 |
| 二 | 朱廷珍施琅滅朱一貴 | 一九 |
| 二 | 年羹堯岳鍾琪平青海 | 二二 |
| 三 | 傅爾丹討準噶爾 | 二五 |
| 三 | 策凌大破準噶爾 | 二九 |
| 四 | 哈元生平烏蒙 | 三二 |
| 六 | 張廣泗額保平苗疆 | 三九 |
| 七 | 傅恆征金川 | 三九 |
| 七 | 兆惠富德平準噶爾 | 四二 |
| 八 | 兆惠富德平大小和卓木 | 五一 |
| 八 | 楊應琚征緬 | 五九 |
| 一〇 | 鄂輝攻石峯堡 | 五九 |
| 一一 | 烏大經征王倫 | 六〇 |
| 一三 | 阿桂平金川 | 六一 |

清稗類鈔 戰事類目錄

二

商務印書館印行

- | | | | |
|--------------|----|-------------|-----|
| 董天弼隨征金川 | 六二 | 煤黑子與林清戰於大內 | 八六 |
| 福康安柴大紀平臺灣 | 六三 | 平林清 | 八六 |
| 官軍與鄭氏戰於臺灣 | 六八 | 楊忠武征川楚教匪 | 八九 |
| 許世亨與安南人戰 | 六九 | 永芹以百餘人破回 | 九〇 |
| 福康安平廓爾喀 | 七〇 | 羅思舉平趙金龍 | 九〇 |
| 嘉勇貝子征諸羅 | 七三 | 中英鴉片之戰 | 九二 |
| 明亮平孝感教匪 | 七四 | 烏蘭泰向榮圍粵寇於永安 | 九六 |
| 完顏岱擊教匪 | 七六 | 黃印山平兩杯茶教匪 | 九八 |
| 傅爾丹苗 | 七六 | 葉鴻駒督團與粵寇戰 | 一〇一 |
| 二眼蘇將軍征川楚教匪 | 七七 | 陸建瀛委江寧於粵寇 | 一〇二 |
| 亮祿征川楚教匪 | 七八 | 謝忠愍與粵寇戰於天津 | 一〇六 |
| 成德征川楚教匪 | 七八 | 訥爾經額爲粵寇所敗 | 一〇九 |
| 札克塔爾征川楚教匪 | 七九 | 粵寇圖鮑武襄於九江 | 一一〇 |
| 額勒登保平川楚教匪 | 七九 | 江忠烈與粵寇戰於廬州 | 一一〇 |
| 桂通大敗教匪 | 八二 | 衛佐邦尹達章平紅巾 | 一一一 |
| 李成隆平安南匪及鳳尾嶺匪 | 八三 | 曾文正失利於靖港之粵寇 | 一一九 |
| 李壯烈討蔡牽 | 八三 | 開隆勦粵寇 | 一二〇 |
| 王得祿邱良功平蔡牽 | 八五 | 等忠武勦粵寇 | 一二一 |

僧格林沁擒林鳳翔李開方
 徐若洲率忠義軍與粵寇戰
 張忠武勦粵寇
 僧格林沁與英法人戰於大沽
 葉名琛勦粵寇
 何桂清委蘇常於粵寇
 勝保勝英法人於八里橋
 李義堂勝粵寇於獨圩
 馮婉貞勝英人於謝莊
 胡文忠多忠勇復安慶
 蔣果敏平廣西粵寇
 僧格林沁與捻戰
 易佩紳轉戰數千里
 鄧仁瑩父子與粵寇戰
 田興恕勦寇江西
 林夫人乞援保廣信
 多忠勇與捻同戰
 江蘇官紳乞師勦粵寇

| | | |
|-----|------------|-----|
| 一一二 | 李文忠敗粵寇於上海 | 一五五 |
| 一一六 | 朱氏敗粵寇於龍華鎮 | 一五七 |
| 一二七 | 李文忠督水師攻粵寇 | 一五七 |
| 一二八 | 僧格林沁平苗沛霖 | 一五七 |
| 一三四 | 僧格林沁擒張洛行 | 一六五 |
| 一三七 | 駱文忠擒石達開 | 一六六 |
| 一四五 | 岑襄勦平雲南回亂 | 一六九 |
| 一四五 | 曾忠襄滅金陵粵寇 | 一七二 |
| 一四六 | 鮑武襄劉壯肅勦捻 | 一七八 |
| 一四八 | 馮元佐禦回寇於渭北 | 一八四 |
| 一四九 | 陳國瑞勝捻於陳州 | 一八六 |
| 一四九 | 左文襄平新疆 | 一八九 |
| 一五〇 | 滇粵出師越南 | 一九〇 |
| 一五〇 | 王鎮邦與法人戰於河口 | 一九二 |
| 一五一 | 劉壯肅勝法人於基隆 | 一九二 |
| 一五一 | 章高元勝法人於基隆 | 一九三 |
| 一五三 | 寧裕明王德榜勝法人 | 一九四 |
| 一五四 | 張春法勝法人 | 二〇〇 |

清稗類鈔 戰事類目錄

四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一三四

調子材勝法人

二〇一

張佩綸與法人戰於馬江

二〇三

孫開華勝法人於臺灣

二〇七

張季成與法人戰於臺北

二〇八

李世鴻與法日戰

二〇九

唐景崧遣將與日人戰

二一〇

孫子堂與日人戰於臺灣

二一二

聶士成勝日人於連山關

二一四

孫鈺勝日人於關外

二一五

馬玉崑勝日人於大同江上

二一七

章高元與日人大戰於蓋平

二一八

丁汝昌與日人戰於旅順

二一九

何占標勦隨同

二二一

聶士成馬玉崑與洋人戰於畿輔

二二二

孝欽后命德宗與八國聯軍宣戰

二二九

翠雲娘與八國聯軍戰

二三一

某巡士談庚子拳匪戰事

二三二

奉黑將軍征多艾女寇

二三四

桂撫征女寇

清稗類鈔

杭縣 徐 珂 仲可

戰事類

太祖敗葉赫哈達

太祖擊敗葉赫哈達等於古呀山一役。時九部合兵。分三路來侵。乃遣武理堪往偵。由東路行百里許。度嶺見敵兵。太祖聞葉赫兵來。時已夜半。恐昏夜出軍。致驚國人。傳語諸將。且日啓行。遂就寢。黃酣。妃富察氏呼上覺。謂曰。九國兵來攻。何反酣寢。豈方寸亂耶。抑懼之耶。太祖曰。我果懼。安能酣寢。吾若負彼。天必厭之。安得不懼。今我順天命。安疆土。彼不我悅。糾九國之兵以戕害無辜。天必不佑也。安寢如故。次日。祝告堂子以行。果獲大捷。斬級四千。獲馬三千匹。鎧甲千副。

太祖攻翁鄂洛中矢

太祖嘗攻翁鄂洛。其臣有鄂爾果尼洛科者。從火中突出。射太祖。中之一矢貫

胃。一矢穿鎖子甲護項。拔之。鏃卷如鉤。血肉并落。已而破其城。獲此兩人。咸不殺而官之。用以勸爲人臣之爲其主者。

何溫順助太祖敗明師

國初。滿洲軍尙寡。時董鄂溫順公何和理爲環春部長。兵馬精壯。雄長一方。太祖欲藉其軍力。延置興京。款以賓禮。以公主妻之。乃率兵馬五萬餘歸降。薩爾濟之役。卒敗明師者。皆何力也。其前妻聞其尙主。怒。掃境出。與戰。太祖面諭之。然後罷兵降。後襲世爵者。皆公主所出。其前妻所生。不許列名。滿語呼爲額赫媽媽。譏其鮮德讓風也。

太宗敗明師

天聰己巳。太宗欲伐明。先與明巡撫袁崇煥書。申講和議。崇煥信之。故對於思宗有五載復遼語。太宗乃因其不備。假道於科爾沁部。自喜峯口洪山入。明人震驚。薊遼總督劉策潛逃。太宗率八旗勁旅抵燕。圍之。卅月。諸將爭請攻城。太宗笑曰。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圍尙固。非旦夕可潰者。得之易。守之難。不若簡

兵練旅。以待天命。因解圍。至房山。謁金太祖陵。返。下遵化四城。振旅而歸。

明降將爲太宗力戰

明自誅毛文龍於皮島後。衆皆解體。孔有德耿精忠據登萊叛。爲明將擊敗。逃入海峽。流離無所歸。太宗乃命達文成公等往撫之。孔耿至盛京。上親迎至都門。賞賚甚厚。卽日授都招討印。命其兵爲天祐軍。故將卒皆用命。尙可喜沈續順等亦相繼歸降。明皮島遂墟。

太宗勝察哈爾

察哈爾。漠南蒙古諸部之一也。其汗林丹。以受明歲幣。附明。乃稱兵擾滿洲。又因科爾沁部與滿洲通好。怒而擊之。且時欲轆轤鄂爾多斯土默特諸部。由是科爾沁與鄂爾多斯土默特等互相連合。以防林丹。又懼不敵。遂來乞援。太宗乃命弟多爾袞先往。復自率部衆至察哈爾。與林丹戰。林丹敗死。尋遣人往諭林丹妻。林丹妻感悟。率其子額哲降。並獻元代所遺之傳國璽。太宗旣平漠南蒙古。國勢滋隆。人心嚮附。遂建國號曰清。改天聰十年爲崇德元年。卽丙子也。

吳三桂借兵滿洲以擊李自成

明崇禎間。吳三桂爲總兵守寧遠。會流寇起。乃封三桂爲平西伯。

初三桂飲嘉定伯周奎家。悅歌姬陳圓圓。以千金購之。會邊事亟。遄行不及偕。奎乃送圓圓於其父襄所。未幾流寇陷京師。襄爲李自成所脅。令以書招三桂。時三桂方自寧遠入援。進次灤州。而家人適至。召入。問家中顛末。知圓圓爲賊將劉宗敏掠去。三桂拔劍擊案。奮臂曰。吾不殺此賊以還我圓圓者。非丈夫也。遂作書絕父。馳歸山海關。遣副將楊坤遊擊郭雲龍赴滿洲乞師。時順治甲申四月也。

世祖乃遣睿親王統師至寧遠。三桂遺睿親王書曰。三桂初蒙先帝拔擢。以蚊負之身。荷遼東總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義。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誼。諒王亦知之。今我國以寧遠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棄寧遠而鎮山海。思欲堅守東陲。而鞏固京師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闕。以彼狗偷烏合之衆。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黨開門納款。先帝不幸。九廟灰燼。今賊首

僭稱尊號。掠擄婦女財帛。罪惡已極。誠赤眉綠林黃巢祿山之流。天人共憤。衆志已離。其敗可立而待也。我國積德累仁。謳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晉文公漢光武之中興者。容或有之。遠近已起義兵。羽檄交馳。山左江北密如星布。三桂受恩深厚。憫斯民之罹難。拒守邊門。欲興師以慰人心。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國與北朝通好二百餘年。今無故而遭國難。北朝應惻然念之。而亂臣賊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除暴翦惡。大順也。拯危扶顛。大義也。出民水火。大仁也。興滅繼絕。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賊所聚。金帛子女。不可勝數。義兵一至。皆爲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時也。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於宮庭。示大義於中國。則我朝之報北朝者。豈惟財帛。將裂地以酬。不敢食言。王得書。乃命漢軍齎紅衣礮。往山海關進發。及師次拉搭拉。復三桂書云。向欲與明修好。屢行致書。若今日則不復出此。惟有底定國家。與民休息而已。余聞流寇攻陷京師。明主慘亡。不勝髮指。用是率仁義之

師期滅此賊。出民水火。及伯遣使致書。深爲喜悅。遂統兵前進。夫伯思報主恩。不共流賊戴天。誠忠臣之義也。伯雖向與我爲敵。今勿因前故爲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鉤。後用爲仲父。伯若率衆來歸。必封以故土。進爵藩王。一則國仇得報。二則身家可保。世享富貴。如山河之永也。三桂得書。感之。乃從大兵與自成大戰於一片石。敗之。追奔四十里。自成遂殺襄於永平。屠其家屬於京師。卽夕棄都遁。三桂與阿濟格追殺至山西。乃還。而世祖已入都卽位矣。三桂遂降。蓋王於五月至京師。明文武諸臣皆出迎五里外。下令禁兵入民家。百姓安堵。旋遣屯齊喀和託等迎世祖。九月。世祖自盛京至通州。王率諸王貝勒文武大臣迓之入京。十月朔。卽皇帝位。

大兵爲十二騎所敗

馬賊首領商石敬。以善射聞。其黨有十二人。國初。大兵入關。欲建功。至河西。適與遇。裨將引六百騎。商騎僅十二耳。裨將輕其數少。一鼓擒之。十二騎張弓迎擊。裨將三人皆中目死。諸軍繼進。應弦而倒者甚衆。乃羣集矢。指十二騎射。十

二騎俱以手接。無一傷者。衆譁然退。十二騎追射。死者數百人。矢盡乃止。後詣通州鎮守營報功。守中兵部。兵部悉使隸麾下。大兵將入天津等處。聞通州十二騎善射。殺兵四百餘名。遂不果往。

王師平白頭兵

順治初。江浙官吏以爲朝廷方究心兵事。無暇及吏治也。魚肉善良。貪酷倍於昔。民怨之。故往往有起兵反抗者。非盡爲明復仇也。浙之東陽縣。有許都者。故名諸生。饒於貲。爲縣令所誣。會葬母。四方來會者。殆萬人。令聞之。謂是可乘也。乃誣都聚衆謀反。遣吏往葬所。逮捕都。以本無他。擬單身就逮。而吏必並捕客。客怒。與之鬪。殲其一。都知事不可已。遂起兵。裂會葬所用白布。裹首。號白頭兵。蔓延旁郡縣。久之。爲王師剿平。

王師下江陰

順治乙酉。豫通下江南。明江陰典史閻應元拒守九十餘日。大兵四集。始破之。然陣亡者。已有三王九將矣。

前後三藩戰事

國朝戰事。大者曰前三藩。後三藩。前三藩。明福王。唐王。桂王。是也。後三藩。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耿精忠。靖南王。尙之信。是也。

馬雄征孫延齡

孫延齡。定南王。孔有德壻也。孔殉粵。西難。女四貞。年十二。乳媪攜之。遯民間。得免。順治癸巳。將軍線國安收復桂林。四貞歸京師。詔令入宮爲太后養女。旣長。適延齡。孔在時所字也。

康熙甲辰。延齡出鎮衡州。授和碩額駙。封四貞爲和碩格格。丁未六月。移桂林。以王永年。孟一茂。戴良臣爲正副都統。受延齡節制。延齡所居。爲明靖江王府。旣居之。忽忽若失。或頭目眩暈。不視軍事。學圍棋。鼓琴。臨池。搨摹。古帖。挾彈丸。張弩。畧取魚鳥以爲樂。王孟心易。延齡年少。以婦貴。無大材略。不屑爲之下。而延齡亦驕縱。數傲侮王孟。遂有隙。

癸丑二月。永年爲兵校所訟。延齡因言永年不法。命四貞赴京奏聞。而永年亦

遣人入京。阻四貞於河南。不得進。仍返粵。延齡由是益憾永年。時巡撫馬文毅公雄鎮。具奏將軍都統互訐事。聖祖遣大臣出勸兩造。延齡內不自安。甲寅正月。吳三桂叛。延齡遂誘王孟十二人至府。盡殺之。而遣人納款於三桂。蓄髮易冠。發兵反。囚文毅。殺潯州知府劉浩。知縣劉欽。鄰周岱生等。以應之。提督馬雄駐柳州。亦貳於三桂。然奸狡持兩端。延齡使人逼其易衣冠。不從。詈之。又遣其兄延基與總兵陳全攻雄。雄不爲動。七月。遣總兵侯成德攻雄。爲雄所敗。雄亦爲流矢中頰。是以愈不睦。旣而延齡上表三桂。稱名不臣。不用其印劄。自鑄印設官。變置州縣。視賄多者與善地。兵餉不以時給。軍士不服。

丙辰。軍士念線國安舊恩。鼓譟奉其三公子爲主。而三公子約束軍士頗嚴。復鼓譟。囚三公子。迎延齡。時延齡夫婦逃匿小民孫七家。軍士跡至。以二輿從。延齡疑懼。不敢出。四貞曰。出亦死。不出亦死。乃匿延齡別室。而自出見軍士。謂爾曹殺我夫婦。易耳。獨不念先王乎。軍士環列叩首。具陳奉迎意。四貞察其無他。呼延齡出。延齡不敢坐輿。請以一輿舁其婦。而挽輿以行。旣入府。延齡慚不能

視事。謂四貞曰。吾之復得生也。以卿故。軍士念定南王威德。重卿。卿其握權視事。吾願爲閒人矣。四貞遂戎服。擊鼓升堂。理軍務。

丁巳。三公子以前事流廣州。逃之柳州。說馬雄伐延齡。延齡聞雄兵至。疑城中。有內應。籍諸仇家男女老幼。夜盡驅之灘水旁。每十口。一舉刃。推置水中。至明而畢。江赤水不流。實無內應也。雄至。相持數月。無勝敗。乃引去。遂致書三桂。譖延齡陽奉命。內不可恃。三桂固怒其不稱臣。至是益信。十月。遣其兄子僞將軍吳世琮。至桂林。給延齡。延齡不知雄之譖己。郊迎世琮。伏卒斷其首於馬上。函送雄所。四貞率殘兵遁歸京師。朝廷以定南王無子。命四貞奉王祀。以善終。或謂三桂既殺延齡。并及其子。拘四貞入滇。迨雲南平。四貞始歸京師。延齡死後十餘日。雄亦病死。

宋獻策退日本兵

順治間。總兵某鎮泉州。時海氛未靖。總兵頗留意撫戢。一日。有客踵門請見。貌甚猥瑣。心易之。姑接與談。則高談雄辯。抵掌風生。自云宋姓。湖北人。向爲軍門。

記室。聞公好士。願備馳驅。總兵卽延爲上客。軍書章奏。皆其主裁。部勒兵伍。動合機宜。忽報日本兵自澎湖入犯。時鄭成功據臺灣。與海酋約結。泉州爲閩海門戶。軍儲未廣。士卒新募。總兵惶急無計。商之宋。宋云倭寇易退。勿煩慮也。約與俱至海岸五礮臺。宋令健卒百人。拾沙上亂石。縱橫累砌之。如布營壘然。旣畢。與總兵坐臺上。置酒對酌。夜將半。倏見海上飛艦如蟻。直趨廈門。火礮不絕。將近港口。船忽揮旗鳴金。徐徐斂退。總兵訝其故。宋曰。適余所布石。乃武侯八陣圖也。彼疑大軍有備。故遁去。總兵奇而德之。禮有加焉。久之。臥病增劇。取藏書一筐。避人焚之。總兵適至。見內有陣圖符錄。深以爲借。宋曰。留此。不適公等用也。後出一編授曰。此金創良藥祕方。可廣傳軍伍。以備不虞。因徐語曰。公知余否。余卽李自成部下宋獻策是也。以擇主不良。身名俱喪。今死晚矣。言已。泣下而歿。

鄔景超平臺灣

鄔景超。字曠思。川沙人。康熙戊午。臺灣搆亂。全閩騷動。總督姚啓聖馳檄募義。

勇。景超罄家資。得勇士百人。詣漳州行府。啓聖授以守備銜。使隸中協副將蔣懋勳軍於赤嶺。會賊列陣索戰。景超等遠望之。見賊雖衆而不整。獨率所部繞出賊後。貫其陣。搃旗而出。賊衆披靡。接戰二日。復奮擊先登。拔其砦。蔣奇之。上其績於督府。啓聖親履所戰之處。亦贊歎不已。由是日益親任。

己未五月。以母疾假歸。九月初。復至行臺。令首攻新寨。是日。死傷遍野。景超爲流矢貫肘。裹創復戰。克之。遂留守雙橋。十一月。調守觀音山要口。與賊壘隔一溪。礮矢飛射。不解甲。立彈雨中。凡十有二日。庚申正月。調回赤嶺。議大舉進剿。水陸並進。景超從蔣爲先鋒。破熬頭等寨。連戰數次。氣益奮。從矢石中大呼直入。賊衆潰走。奮槩追之。擒其僞帥。遂至海口。又合攻獅子山諸砦。皆以次殲克。直抵海澄。時啓聖亦督大兵趨廈門。賊酋倉皇奔潰。繚羅金門等望風投誠。景超飛騎傳令。禁殺安民。復請啓聖直搗臺灣。啓聖將從之。爲衆議所阻。不果。是役也。論功題敍。加景超左都督銜。癸亥。啓聖督將士至廈門。與水師提督施琅密議蕩平策。是年六月。大兵乘風破浪。直搗澎湖。一鼓破之。賊將劉國軒乘

小舟遁入臺灣。賊酋促投誠。八月初五日。景超齋令往臺灣。遷賊酋劉國軒。馮錫範等至省。十一月竣事。

趙忠襄平吳三桂

趙良棟。寧夏人。年二十四歲。以武勇受知於陝甘總督孟喬芳。從英王征陝。授潼關遊擊。旋從大學士洪承疇征雲南。遷副將軍。康熙壬寅。平西王吳三桂奏推廣羅鎮總兵。知三桂必反。以疾辭。三桂大怒。欲劾誅之。總兵沈應時異詞解免。旋補天津總兵官。

癸丑。三桂叛。陝西大震。寧羌惠安兵變。殺經略提督。聖祖命趙征之。議者疑其陝人不可信。趙請留其眷於都。而已率勁兵前往。上許之。時官兵敗散。屯堡荒廢。沿路曉示。招兵歸原汛。劾貪墨。募健兒。軍威大振。斬首逆熊虎等四人。

寧夏平。疏言蜀爲黔滇門戶。若不先恢復。則滇黔路不通。請乘勝進兵。又許之。及率兵抵密樹關。遇賊敗之。擒其將徐成龍。遂取徽縣。過高山深箐數十里。晝夜兼行。抵白水壩。時康熙己未除夕也。

壩爲川江上流。與昭化唇齒。俗號鐵門檻。賊防守尤力。沿江立營。爲石圍木柵。設礮以待。下令曰。元旦渡江大吉。違者斬。黎明。騎驍馬。率麾下五十人。橫刀渡江。江淺。萬馬騰躐。波濤盡立。呼聲震天。賊連發礮。傷數十人。無敢回顧者。賊大驚曰。老將軍令如山。不可抗也。方半渡。天忽風吹。馬如吹舟。頃刻抵岸。斬賊將郭景儀等。獲旗幟器械馬匹無算。餘賊奔竄。追之。再勝於石峽溝。十日而克成都。入城。秋毫無犯。收金銀印二百六十。僞劄千。奏繳之。上大喜。手詔褒美。加勇略將軍。兵部尙書。使總督雲貴。於是密奏滇黔倚蜀爲捍蔽。令蜀已得。而三桂新死。宜乘機速進。上許之。

當是時。官軍征滇。貝子彰泰自貴州進兵滇池。將軍賴塔自廣西進兵黃草壩。滿漢兵十萬餘。圍城九月未下。趙至軍。卽向貝子陳三策。其一稱我兵紮圍太遠。自歸化寺至碧鷄山。東西七十餘里。呼調不靈。宜掘裏濠。相攻逼。其一稱欲取內城。先破外護。使賊匹馬不可出。方可招降。其一降者宜分別收養。不宜盡發滿洲爲奴。貝子不悅。以滿語駁詰。而趙又不解。瞠目抵牾。幸已奏聞。詔下。悉

如策。貝子不得已與兵二千攻得勝橋。趙見橋頭礮臺甚密。意白晝攻之。傷必多。乃伏馬兵於南壩兩岸。分步兵爲三隊。結營立壕牆。牆上架火槍子母礮。身披厚棉。持大刀督陣。夜二鼓攻橋。賊盡出死戰。其酋郭壯圖親搏戰。三進壕牆。而伏兵三起應之。列炬如星。槍礮雨下。賊敗走。奪橋進。至三市街。再敗之。天猶未明也。平旦入東南二門。郭壯圖自焚。三桂孫世璠自殺。餘賊盡降。雲南平。趙性戇。取蜀時見罪於將軍吳丹。丹爲明珠姪。珠心憐之。授意兵部。抑其功。復屢疏爭。珠使其黨御史龔翔麟劾以大不敬。宜坐斬。上優容之。命乞骸歸里。上征噶爾丹時。幸其邸。問方略以行。敘功。封一等子。嘗諭侍臣曰。趙良棟果良將也。惟性褊狹。與人多齟齬。朕不用。實保全之。歸數年卒。諡忠襄。乾隆中。高宗念其功。加封其嗣曰泌一等勇略伯。

彭春勝俄人於雅克薩

俄羅斯來我國邊界互市者。國人呼之曰羅剎。羅剎即俄國康熙乙丑。俄兵踞雅克薩城。乘其彼得大帝之命。欲肆東封。聖祖命副都統彭春率師往討。彭亟

選索倫勁旅。乘其未備而急往。師至雅克薩。俄兵築城猶未完。而我師已至。衆大驚。彭先以書諭降。不從。乃相地勢。軍城南。集戰船於城東。三面積薪。爲火城狀。蓋城中多木築。遇火。必無幸也。俄人大驚。其酋額里克舍奮力出戰。然以四周形勝。率爲我軍所佔。故一戰而俄兵大敗。復遁入城。窮蹙乞降。彭乃收其兵仗糧食。宥額里克舍罪。許其引衆六百人還。其衆卽時徙去。不敢復入寇。遂訂尼布楚通商條約。此約成後。俄帝歲遣學生來京師留學。四裔館有爲俄羅斯專設之館。殆起於此。

彭當時奏凱之疏。略云。陸行自興安嶺以往。林木叢雜。途徑窄隘。冬雪之時。沙結冰堅。夏雨泥深。淤阻。惟輕裝可行。其途徑皆爲自古人蹤不到之處。惟水程較易。自雅克薩還至愛綽城。即愛綽亦於黑龍江爲順流。行舟僅須半月。兩岸可繚挽。若逆流行舟。須三月。較陸行倍期。然於運糧礮爲便。方進兵時。曾建木城於黑龍江。呼爲瑪爾。調兵千五百人往駐。造舟運礮。以繕軍備。又選福建之投誠善用藤牌兵四百人助剿。命爲鄉導。我軍聲勢旣壯。旣整且暇。何難奏犁

庭掃穴之功。而我皇上猶宣諭諸將。爲中國兵馬精強。器械堅利。羅剎勢不能敵。歸誠時勿殺一人。俾其生還故土。則我朝之仁征義育。懷柔遠裔。使其傳我聲威。感動異類。謹本此意。幸奏膚功。未傷敵兵一人而已。恢復邊疆。拓地數千里。

小策凌敗俄人

大小策凌。皆準噶爾名將。小策凌出兵。未嘗敗衄。惟額爾德尼昭之戰。幾覆其師。然其後與俄人戰。有耳提施河之捷。俄於東方。自雅克薩之役以來。所未嘗有也。

耳提施之戰。釁起於尋金沙。喇嘛脫喇者。實爲喀爾喀間諜。策凌知之。脫喇東歸不得。乃走俄。說以耳提施河金沙之利。俄探之。果然遣人往開。準人盡執殺之。乃以哥薩克兵一萬。土耳其扈特兵六千來犯。小策凌禦之河上。俄軍恃其火器。蔑視準人。小策凌夜篝火於林。張疑軍。而悉所部觸土耳其扈特兵。潰乘勝崩之。俄陣亦動。俄將見事急。令併土耳其扈特人擊之。小策凌見俄陣

堅。乃少却。中宵。使軍士衣俄死人衣。入其壘。舉火大噪。遂環而傅之。俄火器不及施。皆短兵接。準人技擊。俄人所不及。遂大敗。俄人哀死傷者退。準人從之。人俄境五百里。不見一騎。疑有伏。乃引歸。

自是。哈薩克布魯特諸部落。皆倚準人爲重。故中間百年。俄不得志於中亞及其衰也。痘症盛行。戰士多病。準人不知醫藥。故盡殲。

聖祖親征噶爾丹

康熙丙子。聖祖親征噶爾丹。降其諸部。丁丑。再親征之。所過童山沙磧不生草木之區。至是淺草蒙茸。六軍游牧如內地。偶乏泉水。上相地疏鑿。甘泉溢涌。會飲馬川西。忽得明成祖勒銘紀功之石於水崖。灌而視之。中有永清沙漠語。上曰。眞永清矣。是舉也。果掃穴犁庭。威震域外。朔漠悉平。

費揚古殲噶爾丹可敦阿奴

康熙丁丑。滿洲襄壯公費揚古爲撫遠大將軍。隨征噶爾丹。大戰於昭莫多山。出奇制勝。殲其可敦阿奴。可敦者。準部稱可汗也。頗督敢戰。披銅甲。腰弓矢。騎

異獸。臨陣精銳悉隸麾下。至是亦斃。

孫襄武勝噶爾丹於昭莫多山

漢軍孫襄武公思克。初剿厄魯特。繼平吳三桂。嗣征羅卜藏。皆獨領偏師。積功最偉。最後偕撫遠大將軍費揚古進討噶爾丹。至昭莫多山。大敗之。奏捷。召赴京。命侍衛迎勞。賜袍褂。鞵帽等物。御製詩筵。有鷹揚資遠。宿望在西郵之句。入覲暢春園。賜御書綏懷堂額。及端罩。四團龍補服。花翎朝帽。朝衣。朝珠。鞍馬。命還肅州提督任。康熙庚辰。卒於官。櫬還京師。自甘州至潼關。沿途軍民。無不號哭相送。上聞之。曰。誠可謂將軍矣。封一等男。雍正朝。入祀賢良祠。乾隆朝。詔予一等男世襲罔替。

朱廷珍施琅滅朱一貴

康熙辛丑。朱一貴作亂。全臺陷。總兵朱廷珍偕水師提督施琅。帥水陸大軍八千人渡海進兵。不旬日。肅清臺郡。其擒賊首朱一貴等。平南北二路。露布如下。惟辛丑六月二十有三日。本鎮總統官兵。克復臺灣。大張文告。與民更新。爲殉

難將帥。討賊復仇。梟磔元兇。招徠市肆。宥罪恤傷。詢問疾苦。乃會同水師提督施。遣兵追剿逸賊。分攻南北二路。以林秀薄有成。郭祺齊元輔。范國斗胡璟。李祖劉得紫。鄭文祥。劉永貴。董方林。君卿。游全興等。帶領官兵。窮追朱一貴諸賊。以王萬化。林政邊。士偉。魏天錫。攻取南路。營鳳山縣。以朱文謝。希賢。呂瑞麟。洪平。康。閻。威。攻取北路。營諸羅縣。以景慧。收復笨港。林亮。魏大猷。率舟師北上。平定沿海一帶地方。指揮已定。剋日遣征。犀甲熊旗。耀若長虹。四出。金戈鐵馬。閃如怒瀑。齊飛。越五日戊午。林秀諸軍遇賊於大穆。降。追奔逐北。炎火之燕。飛蓬。斬將奪旗。豪鷹之攫。爰免。賊遺車馬器械。堆積如山。餘黨潰散。歸降。十去其九。朱一貴走灣裏涇。我軍追至茅港尾。鐵線橋。收復鹽水港。一貴夜遁。下加冬。絕食。月眉潭。狼狽星散。不及千人。乃有義民王仁和。楊石。密受本鎮外委守備銜。劄。與楊旭。楊雄。倡率溝尾等六莊鄉壯。計謀擒賊。閏月七日丙寅。楊旭。楊雄。誘賊至溝尾莊。是夜鷄鳴。火礮震天。金鼓動地。六莊鄉壯。喊殺攻圍。遂擒賊首朱一貴。及其黨王玉全。翁飛虎。張阿山。縛置牛車。馳解軍前。五十日自大夜郎王。

囚首叩墀除之石。卅萬衆僞稱國公府。拽頸雜羊豕之羣。餘孽雖奔。天網不漏。梟楊來於大排竹。竿首級於十字街。林曹林騫林璉。鄭惟晃張看張岳等。咸向我軍。面縛乞降。復擒吳外李勇陳印陳正達盧朱等。皆繫長纒。以爲俘馘。渠魁黨羽無不械送就誅。脅從爪牙已盡。煙消靡子。王萬化諸軍至南路。擒斬賊目鄭定瑞顏子京等。收復鳳山縣。安撫下淡水各處莊社民番。南路五百里地方。悉皆恢復蕩平。朱文等諸軍至北路。擒斬賊目萬和尚等。收復諸羅縣。安撫哆羅噶斗六門各處莊社民番。景慧引兵至笨港。林亮魏大猷以舟師來會。遵海上下。掃除賊藪。招輯流亡。而援淡遊擊張賊守備李燕劉錫千總李郡淡水營守備陳策等。引兵南下半線。謝希賢引兵北上。與張賊等會合。北路千餘里地方。盡皆恢復蕩平。掃逆寇於一朝。根株悉拔。奏膚功於旬日。山海牧寧。從茲鹿耳鯤身。永鞏東南之鎖鑰。鷄籠沙馬。長固陬瀝之藩籬。咸知盜賊不可爲。卽竊州踞縣。終當橫分腰領。犯亂不可作。雖道寡稱孤。畢竟坐受誅夷。起普天忠愛之心。寒千秋叛逆之膽。桓桓熊虎。厥有微勞。忻忭曷勝。馳聞敢後。

年羹堯岳鍾琪平青海

青海。唐以來世屬吐蕃。至明而始爲蒙古所據。明末固始汗襲有其土。與滿洲時通貢使。固始汗以順治丙申卒。後分二支。一駐西藏。一分牧青海及河套。準噶爾部噶爾丹起。河套青海均爲所破。康熙戊寅。噶爾丹敗亡。固始汗第十子達什巴圖爾入朝。封和碩親王。由是青海始爲外藩。其子羅卜藏丹津襲爵。自以青海西藏舊皆爲領土。思恢復先業。會世宗御極。乃於雍正癸卯叛。陰結準部策妄阿喇布坦爲外援。西寧戒嚴。

無何。族人額爾德尼及察罕丹津不從。先後挈衆內附。世宗命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以四川提督岳鍾琪參贊軍務。征之。羅卜藏丹津刼舊駐西寧之兵部侍郎常壽幽之。羹堯分兵三路布置。北扼布隆吉河。即磧勒河防其內犯。南守巴塘。裏塘各地。斷其入藏之路。又請勅富寧安等屯軍吐魯番。絕其與準部之交通。青海奪氣。羅卜藏丹津窮蹙。甲辰。詔授鍾琪奮威將軍。會降人爲言。羅卜藏丹津駐烏蘭木呼兒。距此百六十里。鍾琪乃率軍銜枚宵進。黎明。抵其帳。尙臥。馬

未銜勒。皆驚逸。擒其母妹。羅卜藏丹津衣番婦衣。騎白駝走。鍾琪自追三百里。至桑駱海。路盡而返。分其地以賜厄魯特之不附寇者。而於西寧設大臣治之。
青海遂平。

或曰。吳人某。少無賴。好勇。被仇誣作太湖盜。逃塞外。隨蒙古健兒盜馬久。性遂愛馬。一日。見岳所乘名馬也。夜跳匿廐中。將牽其韁。未三鼓。岳起視。自飼馬。某不能隱。被擒。岳上下視。問行刺乎。盜馬乎。曰。盜。問白日闌入乎。夜踰牆乎。曰。踰牆。岳微瞠。若有所思。秣馬訖。命隨入室。賜以杯酒。隨解衣臥。遲明。岳起。喚盜馬人。同往大將軍府。岳先入。良久。聞軍門傳呼曰。岳將軍從者某。賞守備銜。效力轅下。岳旋出。上馬顧曰。壯士努力。將相寧有種耶。

及岳征西藏。某從行。時雍正甲辰二月初八日也。岳命副都統達爾西寧總兵黃喜林各領兵先。自領五百人爲一隊。約某日會於青海界之日月山。至期。天暮。岳立營門。諭二將曰。此行非征西藏也。青海曾羅卜藏久稽天誅。昨其母與弟紅台吉二曾密函乞降。機不可失。收珠寶一囊。金二餅。顧某曰。先遣汝召賊。

母來。賊所居穹廬。外有網城。結金鈴於上。動輒人知。非善踰者不能入。賊營帳四。上有三紅燈者。其母也。對面帳居羅卜藏。左右居丹津紅台吉二酋。珠寶與金。將以爲犒。此大事。汝好爲之。解腰下佩刀授之。

某受命出。天大霧。行三十餘里。至賊網城。騰身入。帳燭熒然。母上座。二酋侍側。母六十許。面方。髮微白。披紅錦織金袍。叱問何人。某曰。年大將軍以阿娘解事。識順逆。故遣奴來。問好。囊寶貝奉贈。金二餅。餽兩台吉。二人聞之。喜謝。吳乃詐曰。將軍在十里外待阿娘。阿娘速往。三人相顧猶豫。某解佩刀厲聲曰。去則去。不去。我復將軍。其母曰。好蠻子。行矣。上馬。與二酋隨十餘騎行。不十里。岳來迎。將其母與二酋交達。黃二將分領之。須臾。前山火光起。夾道礮發。斬母與二酋。回入軍營。次日。諜者來報。羅卜藏丹津已逃。準噶爾部落。岳命竿三頭狗。三十家台吉皆震悚。乞降。二十二日。至大將軍營。往返纔十五日。三月朔。凱旋。論功。賞遊擊銜。某謝岳曰。某杖此。僅半月耳。大丈夫何顏復來。願辭公歸。別圖所報。岳笑曰。咄。吾知汝終爲白首賊也。厚賜而別。

或曰。岳兵至哈達河。襲守地賊。追奔一晝夜。士馬饑渴。塞外嚴凍。忽湧泉成溪。萬馬騰飲。遂追入崇山。殲賊二千。羅卜藏丹津窮窘無計。乃放平日所養野驃。使直奔岳軍前。驃尾有焰上騰。諸軍大驚駭。岳曰。此火牛故法耳。可一不可再。乃命士卒各持長矛向前直奔。又以強弩百餘盡力射之。驃懷痛。皆反奔。羅卜藏丹津陣大亂。遂殲焉。

傅爾丹討準噶爾

康熙丁丑。聖祖親征沙漠。噶爾丹窮蹙自縊。其姪策零多爾濟。竄阿爾泰山北。稽首稱臣。聖祖受降凱旋。朔漠蕩平。其後數歲。策休養生息。招徠噶爾丹藩臣。部落漸強。侵犯喀爾喀部落。聖祖震怒。練兵籌餉。爲深人計。世宗踐祚。欲竟聖祖未竟之緒。會策死。其子噶爾丹策零嗣立。噶爾丹策零。少年聰黠。善馭士卒。諸臺吉樂爲之用。世宗遂決議討之。

張文和公薦傅爾丹爲帥。築大將壇。率旗綠營等五萬兵討之。諸蒙古藩臣皆執戈以從。時達福力諫不可。上曰。策零殞落。噶爾丹逆新立。彼境已有分崩之勢。何

云不可。達曰：策零雖死，其老臣固在。噶親賢使能，諸酋感其先人之德，力爲扞禦。我以千里轉餉之勞，攻彼效死之士，臣未見其可。况天方酷暑，未易興師。文和乃旁贊曰：六月興師，載諸小雅。君果未知耶。上曰：達福患暑疾，盍以鹵汁灌之。達詞色愈厲。上曰：然則命汝副傅以行，尙敢辭耶。達語塞，遂叩首出。

世宗禱禱於明堂，親酌傅以寵其行。時從征者爲副將查弼納、將軍巴賽、副都統戴豪、福蘭、西彌賴、定壽、蘇圖、馬爾齊、侍郎永國、塔爾岱。八月，會師於科布多城。噶遣將僞降，言其部攜貳，與哈薩克迭戰經年，馬駝羸弱，可襲滅其部落。傅信其言，欲進師。定曰：今噶逆聞警，斂師境內，靜以觀變。其謀可知，莫如耀兵境上，以揚我武。全師凱旋，策之上也。安可信俘虜片言，突入敵壘，以黷武哉。傅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彼窮蹙之餘，安能敵精強之士。不禦敵，非勇也。汝何怯懦。自損其威也。定默然出，以袍付僕曰：汝持此以歸葬焉。生子名壽，以誌難也。永曰：吾聞用師，乘瑕以戰，未聞無隙而能致勝者。今噶逆親親用能，人惟求舊，選不失材，賢不失位，疆圉遠闢，牧養蕃滋，彼雖犯我師旅，尙當良籌以禦之。而况

敵兵蓄銳。乃可深入。自暴其師乎。海蘭曰。量敵而入。將之能謀也。知難而退。武之善經也。敵未可輕。武未可黷。俘虜之言。奚足爲信。羸師待敵。外夷之故智。君其防之。傅赧然曰。我國之所以無敵者。以武臣不畏死也。君等安可蹈漢兒之習。自弱其勢哉。因命整軍以進。主事何溥執轡以諫。傅曰。蕞爾豎儒。安識兵家事。因以鞭揮何手而去。馬退告衆曰。此師殆哉。戴曰。帶組具存。何畏死無懼也。查曰。余刀俎餘生。受君恩。乃不死。今得以馬革裹屍。幸矣。

查前因允禔朋黨。廷議大辟。上特宥之。故查益感激用命。及出境數百里。不見賊壘。獲偵者云。在克托嶺。傅遣蘇圖往剿。未數里。聞胡笳聲。遠作。氍裘四合。如黑雲蔽日。傅懼。移師東。陷和通淖爾。漢言大澤也。定謂傅曰。違衆陷師。誰之咎也。傅默然。定曰。言在先。敢辭死乎。遂與馬爾齊率兵援蘇。兵既接。忽大風蔽日。雹如牛首。我兵血戰。後無繼師。定壽中矢殞。蘇等俱沒於陣。西彌賴率本部援之。兵潰。身殉。賊遂犯大營。傅命蒙古兵禦之。定制。科爾沁王公樹紅纛。土默特旌樹白纛。以爲誌。轉戰間。科爾沁王某偃旗首遁。土默特公沙津達賴奮身入。

賊壘。白旌耀然。衆知蒙古兵敗。曰白蠹兵入賊隊矣。諸軍遂大潰。終夜。甲仗聲絕。傅舉止失措。惟撫馭滿洲士卒曰。慎勿墮家聲也。永國刎頸死。戴海均自縊。何溥儒服雅步曰。死爲國殤。永享俎豆榮矣。

有蒙古參領某。潛渡淖。遇婦人騎以追。推之河中。水淺。不得死。醫士湯某。倉皇奔竄。揚言曰。余有丹藥。噲之。可免渴。卒無應者。陷於賊。傅雜士伍奔竄出。查納弼躍馬舞刀。賊皆披靡。潰圍而出。不見傅。以其已死。恐蒙陷帥罪。曰頒白之年。豈可復對獄吏。遂復入陣而死。達福殿軍被殺。巴賽血戰死之。惟塔爾岱冒鋒矢出。中鎗穿脛。血殷征衫。蒙古醫以羊皮蒙之。三日始甦。賊獲諸士卒。皆以皮繩穿其脛。盛以皮袋。儼諸馬後。從容唱歌而返。蒙古科爾沁王。匿雀苻中。以千金賂傅。傅受賄。揚言於衆中。蒙古白蠹者先敗。乃收公沙津斬之。蒙古士卒皆怒。潰軍事聞。上震悼曰。朕悔不聽達福言。今無及矣。乃厚卹其家。達福據臣繁拜孫聆其罪

所爲故 革傅爵。賞卹諸潰卒。雍正辛亥。噶衆大入。賴額駙超勇親王戰於光顯寺。其勢始衰。遂講和焉。

初。上命傅爾丹與岳威信公鍾琪會議進兵策。岳赴傳穹廬中。見壁上刀槩森然。問傳何所用。傳曰。此皆吾素所習者。懸以勵衆。岳笑而漫應之。出語人曰。爲大將者。不恃謀而恃勇。亡無日矣。後卒如岳所料。

策凌大破準噶爾

超勇親王策凌。先世爲元太祖第四子裔。居喀爾喀三音諾顏部。康熙中。準噶爾台吉噶爾丹勢強。喀爾喀四部盡爲所破。王時弱冠。負祖母。單騎敏關降。聖祖憐之。置宿衛。授輕車都尉。賜第京師。尙純愨長公主。洊封郡王。雍正中。遣歸游牧。辛亥。征準噶爾時。王請從。上許之。命從順承郡王駐察汗河。

傅爾丹既僨師於和通淖爾。賊衆闖入喀爾喀界。時額駙超勇親王策凌遠屯他戍。噶利其賫欲擄其遊牧。其副曰。彼爲盟長。北方之最強者。若激其怒。以遏吾歸。諾顏難生還也。噶不從。因破其塞。擄其妻孥。驅牛羊數萬以行。南犯大青山。

當是時。康親王屯歸化城。順承郡王屯賀蘭山。相犄角。聞警。康親王調宣大二

鎮軍以待。事聞。世宗命大學士馬爾賽佩撫遠大將軍印。一等侯李秋副之。率精卒數萬。遏其歸路。虜知有備。南擄蒙古諸部落。超勇王聞警趨歸。知妻孥已被擄。倉卒計無所出。時舒穆祿直恪公綽爾鐸以理藩院侍郎轉餉至。超勇王告以故。且欲奔訴於朝。舒笑曰。余素以豪傑待王。今何出此下策。夫蒙古諸藩。以王爲最。朝廷方特以辦賊。今雖妻孥失陷。然勁卒尙存。王若統率諸部。盡力向敵。遏其歸路。則一戰成功。妻孥可全。疆域可復。此上策也。若不顧大計。單騎歸朝。諸將帥不明王心。必以王爲敗績。收付廷尉。按律科罪。吾恐漠北諸部。不復爲王有矣。超勇王感歎曰。君言良是。男兒一腔血。當爲諾顏倒也。因返旆向敵。諾顏者。蒙古謂君也。舒復命。便謁順承王。乞師相助。超勇王聞之。益用命護衛某。能日行千里。嘗立高峯上。拱手作鵬立狀。噉不覺。命潛入噉營。悉知虛實。然後檄調諸部落蒙古兵。得三萬人。王曰。噉衆三十萬。以一誅十。可禦之矣。乃會順承郡王。請以孱弱士卒行。順承郡王簡精銳付之。超勇笑曰。吾所以請王師者。欲其誣敵也。王師縱強。焉能禦百萬衆哉。乃易孱弱以行。日行三百里。

至光顯寺。王笑曰。其險已爲吾據。雖百萬。可成擒也。寺左河右山。衆請登山據險。王曰。賊知吾據要害。若自上游以渡。吾功不易成。因命滿洲軍背水面陣。蒙古軍營河北。已率勁旅萬人伏山側。屬諸將曰。聞笳聲則進。部署始定。賊大至。見背水滿洲軍。笑曰。敗亡之餘。復敢鬪耶。其副曰。策凌人傑也。今吾已破其部落。彼豈甘心於吾。恐駐師於此。以遏吾歸也。噶笑曰。彼國之制。無以外藩將滿洲兵者。彼烏敢在此。率衆越險以進。滿洲師皆棄甲沿河走。賊追掠間。聞陣後作笳聲。須臾。旌旗遍山谷。王大呼曰。策凌在此。率衆從右山下馳。擲帽於地曰。不破賊。不復冠矣。軍無不以一當百。賊崩潰。伏屍蔽野。人馬踐踏。追擊。狼狽渡河逃。河北諸蒙古將聞笳聲。復半渡擊之。其副戰死。曾率數百人。騎白駝夜遁。河水爲赤。王從容於馬上彈琵琶。唱曲以歸。

馬爾賽屯師烏闌城。以爲虜不復經此。日置酒高會。不理軍事。李林故馬賊。惟其言是用。及諸路捷書至。軍士咸欲出師立功。馬屢止之。復聞賊哨騎至。諸將請命曰。吾奉命戍此。未奉退賊之命也。諸將士拔刀斫柱。間有泣者。李以鞭揮

之曰。守吏緊閉關。越者斬。諸將益憤。傅鼐時以偏裨從軍。慷慨言曰。相公奉命。邊賊歸路。今天亡其魄。豕突至此。正男兒殺賊立功時。奈何閉關任其颺去。率本部斬關出。馬不得已。始下追賊令。嚙已遠去。適副都統達爾濟追賊至。馬誤爲虜。命軍士擊之。兩軍互傷。乃託辭賊遠難及。入告。奏上。世宗大怒。斬馬爾賽於軍。李林長流塞外。超勇王等論功封賞有差。嚙歸。告其主曰。南朝大有人在。策淩謀勇兼備。未可撓其鋒也。始斂兵。微吐和意。上復遣傅鼐阿克敦往諭。議始成。當時若非馬爾賽之閉關縱寇。則其酋可擒。其部可滅。不待二十年之久也。然而當時論者。咸謂超勇此次之捷。爲北征第一戰功。

哈元生平烏蒙

雲南烏蒙蠻者。獫也。明以前曰烏蠻。國初因明之舊。設烏蒙土府。屬四川。府治有漢苗雜居。烏蒙酋祿氏。事流官甚謹。流官乃魚肉之。遂有雍正庚戌祿萬福之叛。

萬福爲鼎坤子。鼎坤有兄曰鼎乾。襲土司。以不法。爲滇督鄂爾泰逮捕。下獄。旋

殺之。而許其子萬鍾襲官。時鄂方議改土歸流。世宗特詔以烏蒙隸雲南。鄂有記室章某。稔朝旨。在有事烏蒙。乃言於鄂曰。鼎乾有增隴慶侯。年少恃勇。卽鎮雄土府也。妻白樹絕豔。萬福夙與通。搆慶侯之惡於其父鼎坤。萬鍾權日落。方惡鼎坤之跋扈也。鼎坤不自安。此其機可乘也。公若金幣良馬之不吝。餽生必有策。使彼自相攻。而吾安受其燼。惟公圖之。鄂喜。且聞白樹之美。欲得之以充下陳也。章計得行。而滇南之殺機動矣。

烏蒙西部有大城。曰魯甸。鼎坤據之。精兵在焉。其地距會城六百里而近。萬福好遊畋。嘗連騎走都市。與官軍諸健兒習。章遂因某弁以告萬福。萬福本不嫌於萬鍾。且欲毀隴慶侯。奪白樹。而覬覦烏蒙土司也。遂導見鼎坤。章至是備述鄂之厭惡萬鍾。扶植鼎坤意。鼎坤欣然從之。將出兵以從官軍。而討萬鍾。萬鍾聞之。使告慶侯。密爲之備。欲先發以制人也。乃謀夜襲魯甸。慶侯之叔聯星亦掌兵符。懼兵連禍結。且與慶侯積不相能。遂洩萬鍾謀於鼎坤。鼎坤告急於鄂。而自率兵疾趨烏蒙。萬鍾亦出兵防禦。顧鎮雄之兵爲聯星所扼。乃血戰一晝。

夜。鼎坤幾不支。

鄂遣哈元生往援。三戰三捷。渡藤橋。破金鎖關。遂入府城。萬鍾棄家室珍寶。奔鎮雄。求援於慶侯。慶侯力促聯星。時章之說客。方因鼎坤入鎮雄。而鎮雄之仇阿底十司者。已備戰。聯星大懼。遂通款官軍。與哈元生。祿鼎坤。阿底諸軍相應。共襲慶侯。慶侯等遂遁川邊。依東川諸部。祿天祐焉。

烏蒙破。萬鍾出走。其愛姬嬰欲從行。萬福夙諗其豔。乃勸元生致之以獻鄂。意謂鄂有嬰。可不求白閭而自得之也。既而元生虜白閭。白閭引錐欲自刺。左右嚴備之。萬福請以白閭歸。願代搜慶侯之妹名嫫者。獻鄂以自贖。元生謀於章。章曰。主帥征烏之宗旨。欲得白閭也。且佯許之。語以主帥受俘。必賜子。既入。乃可圖也。萬福乃私謂元生曰。吾宗世傳有寶玉二器。一玉馬。夏日倚之不汗。一珠冠。夜冠之。可無燭也。子能與吾白閭。吾爲子致之。既而白閭終爲鄂所有。萬福大恨。怏怏歸魯甸。章復語元生曰。祿父子怨望。不久且反側。非早誅之。不可。元生乃挾章以偕言於鄂。忽鼎坤父子請以土兵從征東川。擒萬鍾慶侯。鄂

許之。

鄂既收烏蒙之地。設流官。烏蒙曰府。鎮雄曰州。奏上。世宗褒獎至再。遣祿鼎坤父子質妻子於會城。錫以參將守備等秩。及東川罷兵。萬鍾走死。慶侯不知所往。乃調鼎坤河南。萬福貴州。皆不得襲土司。父子俱大失望。萬福尤不能忘。白閭尋以治產贍族爲請。欲歸魯甸。道會城。詣督署。丐之章。欲得間。一見白閭。章要以前許之二寶器。萬福謂今不知所在矣。章大怒。萬福懼。賄盜刺殺之。而自遁歸魯甸。

白閭既娶於鄂。盡洩萬福隱祕及隴慶侯豪侈狀。鄂乃疑元生私得寶器。遣人諷元生。元生惶恐。鄂要以必得。元生曰。易易耳。萬福方歸魯甸。盍促之來。迫使進獻。許以烏蒙相報。否則殺之。寶器必可得也。鄂從之。萬福聞召。不敢卽行。乃上書自陳。欲得白閭手書。並以裸兵千人爲衛。始可至。鄂亦從之。會萬鍾姬嬰與白閭爭寵。乃乘間語鄂以萬福通白閭事。且曰。寶器實爲宗老祿某所藏。妾弟良臣能致之。無煩大舉也。鄂信嬰言。自是疏白閭。不許萬福攜兵入省。

未幾。良臣果獻寶。寶爲玉螭及茶花一枝。亦有珠冠一。圓滿光耀。若戎菽。鄂自是嬖嬰甚。白閻聞之。欲請一觀。旣觀。曰。此殘膏賸馥耳。較之妾所言者。猶小巫之見大巫也。主公奈何甘受其欺。鄂曰。物果可致。當嬖汝以專房。世守此寶。盍速圖之。白閻曰。物今藏於萬福。妾父鼎乾。因得罪下獄。幾致削除。遂爲鼎坤所攫。萬鍾繼嗣而弗出也。兩家由是搆讐。鼎坤愛萬福嫡妻。遂授此器。俾守之。鄂曰。何術以致之。白閻曰。妾請往見萬福妻而取以來。鄂曰。吾資爾以金幣。好自爲之。白閻遂盛車駟。齎金幣而過萬福。萬福乃偕返魯甸。說其妻。不納。顧萬福乃就其妻之嬖小臣福五說之。曰。烏蒙旣亡。區區魯甸。旦夕不自保。彼今復欲出兵。刦制而設流官。請以寶器自贖。福五奔告萬福妻。萬福妻乃見白閻。議必以見鄂得復封魯甸之請而後獻寶。白閻允之。偕行之。會城白閻先入。語鄂曰。萬福妻美而豔。可並留之。意蓋欲間嬰寵而自得萬福也。且求必復鼎坤職。居魯甸。留萬福會城以爲質。鄂大惑。及見萬福妻。美於白閻。張盛筵。酒酣。萬福妻以復鼎坤魯甸請。鄂許之。尋奏獻於朝。世宗褒賞甚至。鄂遂留萬福妻於署。爲

萬福別娶某土司女。萬福戀白閭。恭順如厮養僕。自是白閭出入自如矣。

無何。嬰以鄂嬖萬福妻而失寵。大悲。以其爲白閭所介入也。欲中傷之。白閭與萬福奸。乃使人求計於福。福五失萬福妻。方怏怏。故與嬰合謀。造作白閭書。遣裸兵殺鼎坤。已得與萬福歸主魯甸。僞爲遺書。甬道者。嬰之婢拾以獻鄂。鄂怒。磔白閭。尋使衛士某刺萬福。某故裸族。陰袒萬福。反告之。萬福遂遁去。鼎坤見萬福歸。大懼。

隴婆慶侯之女弟也。與嬰白閭皆爲鄂所有。而婆獨涕泣求死。不許。求披剃爲尼。亦不許。鄂將就之宿。宛轉拒之。左右強迫焉。且告以白閭被磔事。婆駭而泣。去志乃決。一日。疾奔出甬門。奪守者劍。手刺之。褫其服。易以衣之。一躍而出。是夕。鄂聞闖人爲盜所斃。忽元生求見。鄂出。元生探懷中書。抵膝密陳。鄂驚色如土。尋語以失婆事。元生沈思久之。而言曰。是必往魯甸。其兄慶侯猶在也。前日聞裸卒言。往西山會宴。蓋歡迎鎮雄舊土府隴婆侯也。婆其隨慶侯以去耶。鄂曰。婆之去。非嬰姬萬妻罪。殺之可乎。元生曰。公如不畏吏議者。被罪而去。左

右擁抱。何害。卽不然。今上密使徧天下。二憾在側。得毋爲奸人羅織乎。鄂悟。顧左右曰。取永巷二姬首來。左右應聲往。須臾。朱盒爛然。陳於几右。啓之。赫然美人首也。於是鄂命元生出師。傳檄討祿萬福罪。

萬福挾資歸魯甸。說其父鼎坤。號召各峒。勒兵而出。會隴慶侯魏生與榮俱至。分往說鎮雄東川各州縣。皆戕官。裂衣冠。應萬福。元生受師而病。力疾趨龍峒。猓兵勢張甚。元生督兵進戰。敗鼎坤。擒之。俄而祿隴同盟兵進逼。大局岌岌。鄂上疏自劾。世宗慰留之。密使偵察。將易督矣。忽萬福兵大潰。元生奏奇捷焉。

萬福旣受創於鄂。大憾之。乃縱猓兵淫掠以洩憤。一日。萬福方欲逼淫一處女。處女拾地下一刀。刺萬福。力抵之。洞胸腹。仆地立斃。衆猓集。處子已自刎死。時慶侯方督猓兵鑿戰。聞萬福死。大駭。士氣驟沮。而覆軍之禍作矣。

官軍火器銳利。猓兵當之。輒潰。元生以是勝。慶侯思抗之。捕得官軍故礮手一。令施礮。礮手佯以礮口向上。時猓兵得火藥數桶。礮手詭云。非多實藥。不可。因密投火桶中。桶爆裂。慶侯礮手與一軍俱殲焉。慶侯死而元生始奏凱歸。

張廣泗額保平苗疆

雍正丙午。世宗以雲貴總督鄂爾泰疏論治苗。謂必改土歸流。苗乃可治。從其請。並令兼制廣西。諸土司皆繳勅印。納軍械。於是先後闢苗疆二三千里。及三省邊防略定。鄂人都。而貴州台拱苗遂變。乙卯。各寨蜂起。陷黃平。以東諸城。副將馮茂復誘殺降苗。撫苗大臣張照密奏改流非策。曠師無功。鄂爾泰張廣泗均上疏自劾。是年。世宗崩。高宗卽位。授張廣泗爲七省經略。乾隆戊午。廣泗平苗疆。壬子。苗匪以細故復亂。時施錦以巡檢官黔之古州。聞苗寨有欲蠢動者。召頭人詰之。頭人曰。不敢。乃責令出不敢生事。甘結。釋之。出羣苗聚而問皇帝召汝何事。苗人謂官曰。皇帝謂汝曰。官者。吏幕也。軍師。巫尊也。頭人曰。聞京師。老皇帝。帝然。長官。長軍師。不長。皇帝。更不長。老皇帝也。頭人曰。聞汝輩多事。令我出結耳。曰。出乎。曰。出矣。曰。我輩嫉漢好久。方將治兵攻之。汝乃出結。卽仇汝。擁頭人圍巡檢署。索結不可。殺而奪之。諸寨起應。後至嘉慶間。爲額保所平。

傅恆征金川

○清神類鈔

戰事類

三九

稗 二 十三

金川爲漢冉駝地。隋置金川縣。唐屬雅州。明隸雜谷安撫司。高峯插天。層巒迴複。中有大河。以皮船笮橋通往來。山深氣寒。多雨雪。所種惟青稞蕎麥。番民皆築石碉以居。與綽斯甲布等九土司接壤。康熙中內附。莎羅奔以土舍率兵。從岳鍾琪征羊岡。有功。雍正癸卯。授爲安撫司。莎羅奔既得官號。自號大金川。以舊土司澤旺爲小金川。於是有兩金川之稱。

莎羅奔尋以女阿扣妻澤旺。旺懦。爲妻所制。乾隆丙寅。莎羅奔劫澤旺部。丁卯。又攻革布什咱及明正土司。時制軍慶復用兵。瞻對土司。草率完局。頗不當上意。巡撫紀山覷其位。遂主用兵。高宗壯其請。紀山命副將張興倉卒進兵。爲所敗。上知紀不足爲。慶復以班滾事被逮。因命張廣泗改督川陝。勦金川。

張固宿將。初隨鄂文端公爾泰征苗。所向披靡。視金川與諸苗寨等。遂慷慨覆旨。謂旦夕可奏功。調兵三萬分兩路。由川西進者。攻其河東。噶喇依諸巢穴。由川南入者。攻其河西諸碉卡。副將馬良柱已乘勝攻克孫克遜。賊衆讐服。累請降。張毀書辱使。務搗其巢。又忌馬未請命而戰。檄馬還易以他將。賊乘隙建築。

巨礮蓄糧養銳。我兵阻險不得進。張泥前奏。不敢據實入告。仍以期於冬盡殄滅爲言。

戊辰春。諸將多失事。張興爲降番所誘。被戕。噶固士兵與賊通。游擊孟臣死焉。張復以增兵練餉爲請。上疑其妄。乃命大學士訥親往督師。岳鍾琪起自廢籍。授總兵銜。命由丹壩取勒烏圍。張由西嶺取噶喇依。訥銳意滅賊。遂諭軍中期以三日取噶喇依。違者按軍法。諸將身蹈鋒刃。總兵任舉副將賈國良戰死。

訥自是不敢言戰。仍倚張。張復輕訥。陽奉而陰枝之。諸將無所稟承。率觀望不前。訥密劾張袒庇黔兵。輕信胡士。時莎羅奔之弟良爾吉來僞降。張信之。留軍中。以故動靜皆洩於賊。越半載。無尺寸功。上大怒。逮張訥。先後明正典刑。命傅文忠公恆爲經略。將八旗勁旅。復調吉林黑龍江諸軍從。傅臨行。上親禱明堂。張黃幄以宴之。親酌之酒。命於御道前上馬。設大將旗鼓。軍容甚肅。

傅既至軍。任冷大雄爲總統。變易張訥弊法。壁壘一新。偵知良爾吉之奸。召至幕。責其貳心。立置於法。又於雪夜攻克堅礮數處。察其道路險峻。非人力所易。

施。據實奏聞。上知羣鼠穴鬪。無須勞我兵力。會孝聖后降懿旨。以休兵息民爲念。賊亦懼。乞岳代請降。傅命岳往諭賊。岳率從者十三人。直入噶喇依賊巢。莎羅奔等衷甲持弓矢以迎。岳目莎羅奔。故緩其轡。笑曰。汝等猶識我否。衆驚曰。果我岳公也。皆伏地請降。導入帳中。手茶湯以進。飲盡。卽宣布天子威德。羣番歡呼。頂佛經立誓。椎牛行炙。留宿帳中。岳解衣酣寢如常。次日。莎羅奔率子郎卞入傅營。降。傅擁諸將士佩刀環侍。岳引二酋入。跪啓事。傅坐受岳拜。始呼二酋入。撫以威德。二酋戰慄無人色。匍匐而出。謂其下曰。吾儕平日視岳公爲天神。傅公乃安受其拜。天朝固未可量耳。金川遂平。時乾隆己巳也。

兆惠富德平準噶爾

準噶爾自雍正辛亥光顯寺之敗。上表請和。乾隆己未。和議成。又許通市。及入藏作佛事。人馬貨物限以數。己巳。噶爾丹策零死。生三子一女。長曰達爾札。次曰那木札爾。又次曰莫克什。女曰烏蘭巴雅爾。部民以那木札爾母貴。推其坐牀。坐牀者。卽位也。那木札爾殺莫克什。達爾札自危。乃弑之而自立。烏蘭巴雅

爾與其夫擁戴有功。以委任疎遠。叛去。達爾札擒而殺之。

時大策零王孫達瓦齊與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別居雅爾。各有阿拉巴圖也數千戶。達瓦齊爲達爾札近族。貴而無位。阿出身微賤。而狡黠兇狠。惡達爾札所爲。不奉命。達爾札討之。達瓦齊等敗竄。入哈薩克。達爾札以二人不除。終爲害。遣心腹率兵六萬追之。期必獲。達瓦齊計無所出。阿曰。與其束手待擒。何若鋌而走險。兵法所謂往扼其吭者也。因率銳卒千五百人。裹糧懷刃於山嶺僻境。繞道入伊犁。乘其不備。夤夜突入幕。達爾札方圍爐擁妾飲酒。阿趨而斬之。撫定其部落。迎達瓦齊入立之。

達瓦齊既立。不能統馭其屬。歲多叛亡。每急難。必檄阿調停。阿諂讓之。達瓦齊恚曰。彼雖才。我之臣僕。何敢以臣凌君。嗣達爾札部署漸定。因曰。不誅阿某。禍終未艾。傾全部兵討之。阿不敵。甲戌。遂率所部二萬餘人來降。且乞師欲藉我兵力滅達瓦齊。而自據其位。

高宗知其內亂。可乘機掃蕩。決意用兵。而朝臣狃於辛亥之敗。不願勞師動衆。

傅文忠公恆贊成之。上曰。卿。朕之張華裴度也。

阿入覲。上以撫綏事急。乘馬三日至熱河。命王公大臣皆往陪宴。阿行抱見禮。上從容撫慰。並賜上駟。親與分較馬射。以蒙古語詢其變亂始末。賜宴而退。阿悚然。時冬月嚴寒。汗下如雨。退告從者曰。上真天人也。敢不讐服。傅文忠退曰。余今日膽裂。自不知生死矣。

乙亥春。兩路進兵。北路以直義公班第爲定北將軍。阿爲定邊左副將軍。副之西路以陝督永常爲定西將軍。薩賴爾爲定邊右副將軍。副之。盡簡八旗吉林索倫諸精銳以從。所至準夷各部落。大者數千戶。小者數百戶。無不攜酒牽羊以降。兵行數千里。無一人抗者。五月五日。抵伊犁。達瓦齊阻淖爲營。衆尙萬餘。侍衛阿玉錫以二十二騎直薄其營。呼噪突入。賊衆驚潰。達瓦齊竄走。陰計阿克蘇回人。伯克霍迪斯爲己所立。必不負己。率親丁百餘騎遁至回疆。去阿克蘇四十里。霍迪斯已遣人具牛酒以迎。達瓦齊與衆酣醉。霍迪斯盡縛之入城。承班檄。獻諸軍門。並獲青海叛賊羅卜藏丹津。先後檻入。行獻俘禮。上御午門。

樓受之。以達瓦齊庸慙可憫。特赦之。封以親王。賜第寶禪寺街。擇誠隱郡王孫女配之。然不習內地風俗。日惟驅鵝鴨浴大池中。以爲樂。體極肥。面大於盤。腰十圍。羶氣不可近。上優容之。命爲御前侍衛。

準部先故有四衛拉特。

謂舊部

部各有汗。上初用兵。欲俟平定後。仍設四汗。衆建

之。而分其力。如喀爾喀之編七旗也。而阿志不在此。上燭其情。甫出兵。卽密諭班第分四汗之意。又以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爲科爾沁親王。與阿言語相通。令偕行。實陰伺之。乃額駙反爲所給。阿遂恃爲奧援。伊犁旣平。阿處事多不稟承。將軍生殺自專。置副將軍印不用。用其汗舊小紅鈴記。發書鄰部。哈薩克及俄羅斯等國。不言已降。但謂率滿洲蒙古兵來定準。噶爾又使其黨流言。謂不立阿爲汗。終不得安。班憂之。襄烈公鄂容安曰。此傅介子請纆日也。班曰。阿叛迹未見。安可妄誅舊臣。以撻上怒。遂密馳奏。上命卽軍中誅之。毋濡忍貽後患。而是時大兵皆凱旋。隨者僅五百人。餘皆新附。班遂不敢行事。

上先有旨命阿以九月至熱河。行飲至禮。班等趣其行。欲使入境。則易擒。初六

月中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奉旨先歸。阿私以總統舊部之意，乞其代奏，並約如得請旨。當七月下旬至。及色歸，事已中變。遂匿其奏。阿待命久不至。班迫之。令喀爾喀親王額林沁多爾濟伴之。阿不得已起程。中途遷延。迨八月。無信。疑事已變。入境且得禍。遂陰召其衆。張幕請色宴。酒數行。起謂色曰。某非不臣。但中朝寡信。今入境如驅牛羊。大丈夫當立事業。安肯延頸待戮。呼酒者再。伏兵四起。擁阿出營去。阿徐解副將軍印組。擲與色曰。汝持此交還大皇帝可也。據鞍馳去。嗾伊犁叛。又遣阿巴噶斯哈丹等掠西路軍台。而伊宰桑克什木敦多卜等蠱起爲亂。班鄂扼腕無計。鄂曰。徒死無濟。負上付託矣。班太息久之。勿頸死。鄂故書生。腕弱不能下。命其僕爲割腹而死。事聞。上以色匿情不奏。欲立正典刑。文端公來保請曰。願皇上念孝賢后。莫使公主遭釐獨之歎。上揮淚太息。勸其死。褫爵。額林沁多爾濟以元裔故。賜死。改命策楞達爾黨阿由巴里坤速進兵。

丁丑。參贊玉保至特克勒。深知河僅距一程。欲急追之。忽有報台吉諾爾布已

擒阿至者。遂駐兵俟之。不知報信者卽阿之偵。爲緩師計。阿得從容去。逃入哈薩克。

上怒。拜瓜爾佳哈達哈。鈕祜祿達爾黨阿爲定西大將軍。事專委之。復命握二大將軍印。使阿以爲文忠公傳恆至。達至哈薩克界。阿借哈薩克兵來拒。擊敗之。擒其酋。酋願往說其主阿布賚。擒阿來獻。達受其賂。縱之去。而西路降夷巴爾雅噶爾藏多爾濟哈薩克錫拉呢瑪舍楞等羣起爲亂。都統和起死焉。文毅公兆惠復有濟爾哈朗之圍。上以諸賊甫受封賞。輒叛。知額魯特概不可以恩信結。故命喀爾喀超勇王成袞札布出北路。文毅公兆惠出西路。皆於三月。中起行。會諸賊自相蹂踐。札那噶布爾襲殺噶爾藏多爾濟呢瑪。又欲襲札那噶爾布。不果。

阿自哈薩克歸。會諸賊於博羅塔拉。欲自立爲汗。聞官軍將至。又遁去。諸賊皆竄匿。兆擒原任貝勒納奇木。超勇公海蘭察擒巴雅爾。烏爾登擒額瑪札那噶爾布。已病死。台吉璋齊達瓦以其首來獻。惟阿仍未獲。

六月。兆使將軍愛星阿阿拉善王羅布藏多爾濟追阿至哈薩克。其長阿布賚以爲大兵取其部也。鋒刃旣交。官兵勢寡。阿拉善王曰。與其同沒。何若冒死說敵。猶冀可免。因脫帽。蹈煙礮馳去。作蒙古語曰。吾來說降。阿布賚收軍見王。王從容曰。吾亦也速後。王之父河寶始降本朝。因厄魯特也。因歸降。荷大皇帝撫綏。分茅裂土。永爲藩服。今部長叢爾小國。何可信阿言。與天朝爲敵。是代人受禍也。阿布賚悟。請降爲屬國。適阿率二十人往投之。阿布賚執其兄達什策零送軍門。事聞。上大悅。封羅爲親王。受阿布賚降。令其歲時納貢如朝鮮琉球。

阿徒步入俄羅斯。爲樵者所得。守卡之瑪玉爾名官送往其國。侍衛順德訥尋蹤往。瑪玉爾諉爲不知。時廷臣議恐挑俄羅斯之釁。陳文勤公有將帥糧餉帑項三議。史文靖公直欲退守玉門關。上笑曰。皆書生語。命理藩院行文俄羅斯索之。阿患病死。俄人送其尸入。上命識阿之林丕多爾濟往驗屬實。

上命兆惠富德二將軍擇地過冬。明年再盡勦厄魯特之漏網者。戊寅春。兆由博羅布爾蘇富由賽里木。如獮場中分兩翼合圍。約相會於伊犁。凡山陬水涯。

可魚獮資生之地。悉搜剔無遺。於是厄魯特之種類盡矣。

初、策零拉布坦將叛。以衛藏據其右臂。欲與之和。使無後患。因以女妻拉藏王子。誘使入贅。而陰說拉藏王頗羅鼐叛。頗羅鼐感聖祖恩。固守臣節。策怒。親率師由回部之沙雅爾。潛襲衛藏。近星宿海。導者誤入大澤中。人馬多死。窮蹙而歸。遂斬其贅壻。其妻有遺腹女。長而適阿父。阿初生時。血模糊徧體。識者以爲不祥。疑拉藏王子託生將復仇。至是而驗。

自準部內亂以來。惟杜爾伯特策楞內附。始終無異志。其王策楞臨終時。諄諄囑其子孫報効天朝。百世無忘此德。故得保全部落。世襲藩封。其次則達什達瓦之妻。當阿初叛時。獨率所部款關來投。上憫其誠。使居巴里坤。後徙熱河。編其人爲兵。俾資餉以給。若沙克都爾曼吉不從亂。全部內移。依巴里坤近城以居。宜得免矣。值巴雅爾等之亂。上諭巴里坤大臣雅爾哈善密察之。如可信。則坦懷以待。勿使疑。否則先發制人。毋令爲肘腋患。初非必欲殺之也。雅故書生。不敢保。時餉正乏。沙請糧不休。雅患本軍缺糧。而又齎敵。遂令裨將閻師相率

五百人入其壘。佯爲失路借宿者。沙屠羊以待。中夜大雪。聞曰。此擒吳元濟時也。遂以笳爲令。襲沙臥廬。殲其全部四千餘人。沙被殺時。其妻睡夢中驚起。不忍其夫戕於亂刃。裸而抱持之。顛撲穹廬中。以至於死。雅以沙謀叛被殺報。上封雅爲一等伯。雅歸朝。拜其祖祠曰。昔李廣以殺降不封侯。至於失道自刎。今我罪逾於廣而反膺五等之爵。祖宗蔑血食矣。後果以失機被誅。

厄魯特逃入俄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二。病死者十之三。爲官軍殺者十之五。蓋天生阿爲禍首也。

準噶爾初亂時。達什達瓦部下宰桑薩賴爾者。不肯他屬。率千戶首降。高宗召見。詢準事。薩曰。今諸台吉覬覦大位。各不相下。達爾札以方外之人。篡弒得位。誰肯爲其臣僕。昔噶爾丹優待下屬。親如骨肉。宰桑有功者。親酌酒。割肉食之。每秋末行圍。爭較禽獸。彎弓馳騁。毫無君臣之別。故人樂爲用。今達爾札妄自尊大。召對時長跪請命。警欸之下。死生以之。故舊切齒。其危亡可立待也。上悅。授散秩大臣。後其部互相篡弒。如薩言。及阿睦爾撒納敏關。薩復奏其爲衆

部所畏服。正可資以前驅。迅掃殘孽。上乃拜薩爲副將軍。率新降衆往討。及伊犁復變。直義公班第襄烈公鄂容安召薩議之。薩曰。阿智勇兼備。未可撓其鋒。不如裹糧先歸。覆命天子。以準噶爾全部畀之。則其禍立解也。鄂曰。守土臣安可以地資賊。宜效死弗去。豈可捧首逃竄。致對於司敗耶。薩拂然曰。豎儒安知軍事。因策馬去。易厄魯特衣冠以叛。及策楞收復伊犁。薩復覲。願迎大軍於土魯番。上命械至京。陳文勤公首請誅之。上曰。死綏之義。士大夫所宜守。薩賴爾乃藩部孱臣。安知大節。未可苛責。如卿言。高視之矣。命其泥首於班鄂柩前。乃釋其縛。後復授內大臣。數年始卒。

兆惠宮德平大小和卓木

回部祖國曰天方。謨罕默德始創回教。明末其國人始東踰葱嶺。居葉爾羌之喀什噶爾。是爲波羅泥都霍集占兄弟之高祖。波羅泥都稱大和卓木。霍集占稱小和卓木。和卓木者。漢言聖裔也。兄弟並爲酋長。自策妄拉布坦時。令率所部至伊犁。種地出租賦。囚於地牢者數載。官兵平伊犁。釋使歸。俾仍長所部。

乾隆丙子。將軍遣侍衛托倫泰往。未定約。副都統阿敏道先使人招撫。波羅泥都謂霍集占曰。我三世爲準部所拘。蒙天朝釋歸。得統所部。此恩何可忘也。霍曰。我久困準部。今屬中國。則又爲人奴。不如自長一方。乃誑阿敏道入庫車城。拘繫之。時方討阿睦爾撒納。兼有青滾雜卜之變。未暇致討。阿尋爲所害。

戊寅春。高宗以兆惠富德尙勦洗厄魯特餘孽。乃命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五月。兵至庫車。賊目阿卜都克勒木據城守。回人守城得古法。猝難拔。雅書生未嫻將略。惟任偏裨。令不盡一。霍來救。率最精巴拉烏槍八千。由阿克蘇之戈壁繞出。與官兵遇於城南。鏖戰竟日。大敗入城。其城依山岡。用柳條沙土密築。礮攻不入。提督馬得勝獻掘地道計。於城北一里外掘入。及城矣。而雅急於收功。嚴令晝夜力掘。回賊瞥見燈光。機遂洩。賊自內用水灌之。士卒盡沒。雅無他策。惟嚴守待其自斃。新降回目鄂對告曰。語云。困獸猶鬪。今霍集占困守危城。食力已盡。豈肯坐而待縛。必乘我不備。突圍歸巢。歸則難制。城西渭千愛曼。水淺可涉。又北山口要路。通戈壁阿克蘇。若於二路各伏兵一千。則賊酋成擒矣。雅

不聽。惟下令力攻。一日薄暮。索倫老卒於城下牧馬。聞城中駝鳴似負重聲。奔告雅曰。駝鳴高且健。賊將遁矣。雅方飲酒。怒曰。爾何知。酌如故。其夜霍開西門。由渭干愛曼涉水遁。如鄂言。後數日。阿拉辨爾等開城降。

先是霍入庫車城。怨鄂之不附己也。凡其親屬皆殺之。其妻依熱木亦被獲。方少艾。霍欲納之。囚於高樓。日窘辱之。依乘間遁。匿阿克蘇。庫車既降。鄂手刃其仇三十餘人。事聞。高宗以雅縱賊革職。命尙書納木札爾代之。三泰贊軍務。皆馳驛往。又以兆文毅公惠勦伊犁。將訖事。命卽以其兵自伊犁赴回地。上復念兆兵久勞於外。豫調索倫察哈爾往濟。

兆至軍。庫車已降於雅。阿克蘇亦迎降。八月二十四日。兆遇雅。偕入。傳旨斬順德訥。卽前守卡縱霍者也。逮雅入京。鄂隨軍。而留哈密回目玉素富及總兵闡師相駐守。時舒文襄公赫德方革職爲兵。效力軍前。亦令留阿克蘇。贊畫諸務。兆卽起程。有烏什城伯克霍集斯。卽前縛送達瓦齊者。及其子呼岱巴爾底來迎。

九月朔。兆至烏什。以霍集斯諳回部事。與同進葉爾羌。分遣侍衛齊凌札布偕鄂往。撫和闐六城。十月。兆至葉爾羌。其城周十餘里。霍已堅壁清野。凡村人悉移入。初六日。官軍分七隊進。賊兩門各出四五百騎來迎。擊敗之。賊又從北門出數百騎。索倫兵敗退。健銳營兵數百岸然不動。官兵得濟。又敗賊衆。賊入城。不復出。兆以兵少不能圍城。欲伺便取勝。乃擇有水草者結營。卽所謂黑水營也。聞納三二將軍將至。遣愛隆阿以兵八百迎之。又偵知賊蓄在城南棋盤山。欲先取之以充軍實。十三日。由城南奪橋過河。甫過四百餘兵。橋忽斷。賊出四五千騎來截。步賊萬餘在後。官兵陣而前。騎賊退。步賊以烏槍進。官兵方擊步賊。而騎賊又從後夾攻。兼自兩翼衝入。兆馬中槍斃。再易馬。又斃。官兵爲賊截散。分數處。人皆自爲戰。無不以死誓。殺賊無算。陣亡者亦數百人。總兵高天喜。副都統三保護軍統領鄂實。監察御史何泰。侍衛特通額。俱戰歿。日暮。收兵歸。護大營者亦泗水歸。馬力疲乏。不能衝殺。遂掘濠結寨守。所掘濠旣淺。壘亦低。賊可步入。遂日夜來攻。官兵處危地。皆死中求生。殺賊甚力。賊懼致死。欲以不

戰收全功。別築一壘於濠外。築長圍守之。意食盡自斃也。幸官軍掘得窖粟數百石。賴以濟。賊又決水灌營。官兵洩之下游。轉資汲飲。已而隨處掘井。皆得水。又所佔地林木多。伐以供爨。常不乏。賊以鳥槍相擊。鉛子著樹枝葉間。每砍一樹。輒得數升。反用以擊賊。惟拒守日久。糧日乏。駝馬亦將盡。每乘間出掠。回人烹以充食。自十月中旬被圍。將百日。無生還望。

納義烈公木札爾三秦亦以十三日至愛隆阿軍。聞兆等戰。率二百騎衝入。力戰俱沒。兆告急。遣索倫兵五人各持一函至阿克蘇。舒以事急。不暇自計。身爲兵也。飛章馳奏。時將軍富德尙在準噶爾。搜捕餘孽。上命爲定邊右副將軍。速往援。會豫調之索倫兵已在途。而巴里坤大臣阿里袞先接兆信。選兵六百馬二千駝一千往赴。舒守阿克蘇。能和輯諸回。因無異志。烏什則霍集斯妻子及總兵丑達駐守。鄂往撫和闐六城。亦俱降。十二月。索倫及內地兵二千餘至。舒先率以行。富聞被圍。信亦速赴。二十五日。與舒會於巴爾楚克。戊寅正月六日。至呼爾璊。賊五千餘騎迎戰。官兵僅二三千。且馬少。皆步行。發槍矢斃賊甚多。

賊恃衆。戰輒退。甫收兵。又來攻。轉戰四日夜。磧地無水。皆嚼冰解渴。初九日夜。拒守於沁達爾。勢幾殆。適參政阿里袞偕鄂博什及馬駝至。愛隆阿亦以兵從。望見燈火如繁星。知官兵與賊相持。阿大呼突進。千餘兵譟而應之。駝一千馬。二千蹴地聲壯。賊駭奪氣。阿從左。鄂博什從右入。援兵驟合富兵。乘勢掩殺。賊始大奔。然猶未知兆之存沒也。

先數日。兆軍見賊之圍守者日漸少。繼又聞數十里外槍礮聲。知援兵已至。遂衝壘而出。使人探報。得達富壘。詰朝。兩軍相見。富以下皆無恙。計自丁丑十月至今。孤軍在萬里外。陷重圍者三月。卒得全。莫不喜極涕出。額手頌聖主如天之福。且因先事調兵。得應期赴援。益歎睿算之密。整隊回阿克蘇。賊見官兵勢合。不敢邀截。途次。聞和闐六城之二。復陷於賊。兆遣瑚爾起往援之。富繼進。二城尋復。

閏六月。內地所調兵餉。俱集阿克蘇。遂兩路進師。兆往喀什噶爾。富由和闐往葉爾羌。兩和卓木已率眷屬黨羽先遁。兩城舊回目遣人至軍前送款。十四日。

兆至喀什噶爾。十八日。富至葉爾羌。回人具鼓吹羊酒以迎。蓋兩酋雖爲部長。在準噶爾久。惟伊犁種地之回民。羈旅相倚。而舊部本不聯屬。及歸。又慮用其民。以伊犁同歸之人。及額魯特避兵來援者。爲親兵。故其竄也。皆相率隨之。舊部人莫有從者。兆皆撫定。尋駐葉爾羌。辦善後事。富德阿里。袁明忠。烈公。瑞阿文。成公。桂等追賊。七月七日。及於阿爾楚爾。大敗之。八月十日。至伊西洱庫爾淖兒。乃拔達克山部落接界處。賊先據山麓。以待富等。麾兵進擊。自己至西。賊猶死拒。乃選鳥槍精利者四十人。自山北而上。俯壓之。賊輜重隊有攀援過山。阻於淖爾岸者。方驚懼失措。霍集斯鄂對大呼降者不殺。於是回衆數千各率眷屬乞降。聲如奔雷。霍禁之不能止。遂遁。

是役也。降者萬二千人。牲畜無算。兩酋向拔達山逸。富等檄諭其汗素爾坦沙。縛以獻。二十八日。兩酋果往投素爾坦沙。執之。而遣人爲兩酋乞命。回部經教。凡派汗帕爾子孫不得執送人。富等脅以兵威。謂不獻則大兵卽入。素爾坦沙乃殺兩酋。以霍集占首來獻。波羅呢都首爲其從人竊去。素爾坦沙旋來降。遣

使人覲。回部平。兆文毅班師歸。上郊勞於良鄉縣揚武村。行抱見禮。寵賚優厚。封兆爲一等公。富爲一等侯。餘遷秩有差。

新疆伊西洱庫爾淖兒。有高宗御製平定回部碑文。爲御製文集中所未有。茲錄之。文曰。機有若失而反得。智者之所勲。而愚者之所惑也。事有初若勞而終逸。壯者之所劬。而懦者之所怯也。若夫定全回。殲二酋。戰無不克。攻無不取。皆二將軍及諸參贊。以及行間衆將士之力也。然予亦有深慰於其間者。則以五年勦劬。宵旰運籌。實未敢偷安於頃刻也。幸我武保定庶內。答乾貺。慰先志。且以免浮議之指斥也。伊西洱庫爾淖兒者。我副將軍富德等窮追二酋。至拔達克山之界。獲其降者萬人。二酋僅以身免。而遣使索俘。遂得獻馘振旋。以成茂勳也。其地倚山臨水。單騎可容。而我突將無前。四甄並發。如入無人之域也。衆賊首尾不能相顧。豎我回纔以招之降者。鋪崖而來。霍集占持刃止之。或且反戈倒戟也。是以二酋見事不成。拔身遠跳。駭突而喙息也。先是。蹙之於霍斯庫魯克。襲之於阿爾楚爾。無不以少勝衆。批亢搗堅。桓桓之士。眞如驅虎豹而逐。

狸兔。纏頭碩鼻者流。皆震駭懼伏。見卽辟易也。是以先聲異域。駭其跳盪。遮逆助順。用攬重輜。而獻兇級也。我兵未深入。拔達克山境者。則以討逆之師。不蹂無罪之地。姑遣使焉。彼或曉逆順。亦將擒獻。是以將帥之臣。審機度時。我武少戢也。率蕝事而告成功。則亦未爲計之失也。回部始末。已見於勒銘葉爾奇木之碑辭。不復綴也。特紀者定之在茲。是以誌歲月而刻石也。後聞此碑已淪入俄界矣。

楊應琚征緬

乾隆中葉。雲貴總督楊應琚。誤聽邊將之言。輕視緬人。欲建奇功。遂至激變。領兵將帥。復不知地理。深入重地。天雨不止。人馬日在泥濘中。運糧以牛。牛皆餓死。遂至全軍覆歿。傅忠勇公二次出師。亦不能獲勝。乃遂草草講和。

鄂輝攻石峯堡

尙書鄂輝。嘗以游擊從阿文成公。桂征金川。洊陟總兵。鎮建昌。適甘肅回匪蘇四十三滋事。奏請軍前効力。乃賜金綺。授領隊大臣。督兵攻石峯堡。見堡中一

曾垂墉發槍。卽援弓射之。顛。正馳騎往取其級。忽標下中軍啓曰。請大人回營。叱曰。堡已垂下。回營何居。曰。大人已受重傷。回視下體。血殷戰裳。遽倒。昇歸大營。呼醫。搜出鉛丸二。始悟。援弓射曾時。已中槍而未覺也。文成據情入告。奉旨賞賽尙阿巴圖魯。後陛見。天語垂問。對以臣疏於衛足。幸不隕越。悉仗天威。其世襲男爵。開府川滇。皆由此起也。

烏大經征王倫

乾隆甲午。壽張民王倫作亂。總兵孫惟一率兵勦之。衆寡不敵。中丞徐績檄合省兵與河督姚立德會勦。戰於柳川。賊衆皆烏合。徐書生。不諳軍事。令以軍器縛載後乘。倉卒遇賊。士卒皆徒手潰。乃避之東昌。賊遂猖獗。進圍臨清。守將葉清倉卒乘馬傷髀。署知州秦震鈞與參將烏大經任守城責。立烽燧。造火器。及擊木礮石。曉諭居民令分地守。賊屢攻之。火器驟發。斃賊無算。是時王倫對城張黃蓋。奏鼓樂。指揮其衆。烏令敢死士數人突出擊之。幾獲倫。後舒文襄公赫德率禁旅救之。圍始解。舒召詢顛末。烏應對詳明。舒薦於朝。高宗召見。奇其貌。

曰。眞將種也。洊擢至甘肅提督。

阿桂平金川

乾隆己巳。莎羅奔既降。未幾。伊犁兵事起。莎羅奔兄子郎卡與莎羅奔子同名掌金川事。復乘間與鄰部構釁。漸猖獗。乙酉。諭川督大學士阿爾泰。檄川邊九土司環攻之。

九土司之最強者。東爲小金川。西爲綽斯甲布。郎卡乃與之結密約。三部聯合。會郎卡死。小金川澤旺亦老病。有子曰僧格桑。辛卯。索諾木遂攻殺他土司。與援兵戰。高宗賜阿爾泰死。以溫福代爲大學士。桂林代爲川督。同主邊事。壬辰春。兩軍以次逼小金川境。桂林旋以匿部將薛琮兵敗事。被劾。乃以阿桂代之。十二月。軍抵美諾。即小金川僧格桑竄大金川。檄索之。索諾木不應。高宗欲乘勝而一舉兩滅之。乃以溫福爲定邊將軍。阿桂副之。癸巳春。溫福駐軍大金川東境之木里木。爲索諾木兵所襲。陣亡。全軍皆覆。小金川復陷。詔授阿桂定西將軍。副以豐紳額明亮。十月。阿桂復轉戰抵美諾。明亮亦所向克捷。小金川盡復。

時大金川之置防設守。其嚴密。視小金川殆十倍。官軍乃分三道進取。阿桂自小金川攻其東。豐紳額明亮自大金川北之黨壩攻其西北。富德自革布什札攻其西南。索諾木懼。於甲午秋。酖殺僧格桑。獻其尸。請緩師。阿桂不許。然以地險惡。多雨雪。土兵又同心效死。軍行濡滯。至乙未八月十五日。始大破之。於勒烏圍。而索諾木已先期走噶爾哇。及十二月。三路軍始會於噶爾哇。合圍又四十餘日。丙申二月四日。二酋始降。阿桂以功封誠謀英勇公。

金川以彈丸地。用兵五年。糜餉至七千餘萬。後以小金川爲美諾廳。以大金川爲阿爾古廳。

董天弼隨征金川

乾隆丙申。大小金川平。頭人七圖葛拉爾思甲布傳送行在。高宗命軍機大臣問爲逆狀。對甚悉。復言陷底木達時。四川提督董天弼將所部二百人抽短兵力戰不可敗。夜半領兵。頭人以鳥槍數百桿環擊殺之。

天弼性忠勇。貌魁奇。臨陣常身先士卒。所向無前。隨征金川。有哈薩克二赤驃

馬極雄健。將軍溫福常索之。對曰：天彌上陣，倚此二馬，金川小醜，必蕩平。俟手梟二逆，并二馬上將軍，後與將軍同殉難，志竟不遂。然其言壯已。

福康安柴大紀平臺灣

乾隆丙午，臺灣彰化縣有林爽文者，恃其所居大理杙地險族繁，恣爲盜賊。閩廣間有所謂天地會者，爲奸徒結黨名目，爽文藉以糾不逞之徒而起事。知府孫景燧至，趣知縣俞峻副將赫生額遊擊耿世文率兵役往捕，不敢入。駐營五里外之大墩，諭村民擒獻，否則村且毀。先焚數小村，怵之。被焚者實無辜，爽文遂因民怨，集衆夜攻營，全軍覆。俞赫耿皆死。時十一月二十七日也。明日賊乘勢陷彰化。孫及都司王宗武同知長庚前同知劉亨基典史馮啓宗悉爲所害。十二月六日，又陷諸羅。縣令董啓庭死之。淡水同知程峻亦被戕。

鳳山縣有莊大田者，亦盜魁，乘亂起。十二月十三日陷縣城。縣令湯大奎死之。府城有總兵柴大紀道員永福同知楊廷理率兵民固守，賊屢攻不能破，而彰化之鹿港賊已遣僞官往監稅，有泉州民林湊等起義擒之，是以府城鹿港兩

海口俱未失。

變聞於福州。而閩浙總督雅德時方被逮。將軍常青老而耄。攝督印。略無措置。惟檄黃仕簡及陸路提督任承恩入臺擒賊。黃病初愈。杖而行。任爲金川殉難總兵任舉之子。年少得廢。不知兵。二人倉卒入臺。仕簡由廈門渡海入府城。承恩由蚶江渡海入鹿港。俱以丁未正月初旬至。賊勢稍斂。仕簡臥病牀簀。因命大紀北取諸羅。總兵郝壯猷南取鳳山。大紀驍將也。率鄉兵數百。說以大義轉戰賊間。屢擒其酋。遂復諸羅。守之。壯猷南出二十里。爲賊所阻。承恩至鹿港。距大里杙賊巢僅四十里。觀望不敢進。壯猷頓兵幾五十日。二月二十一日始進。鳳山。鳳山空無人。招民復業。賊潛入其中。與外城相應。三月十日。城復陷。遊擊鄭嵩死。壯猷等遁歸府城。

高宗見兩提督彼此觀望。不能速殄賊。有旨。命常青往督師。常不得已。遷延入臺。

閩督李侍堯甫蒞任。卽預約兩廣總督孫士毅調兵四千備緩急。而鳳山再陷。

之信至。立起兵往。以三月末悉抵臺。賊方攻城急。賴以不陷。李又奏調浙兵三千。上益以駐防滿兵一千。令將軍恆瑞爲參贊。赴府城。提督藍元枚亦爲參贊。分浙江兵二千赴鹿港。有旨以失律誅郝壯猷。諸將咸思進兵。而常畏蕙。惟日夜流涕而已。

時賊勢未熾。村民尙未爲所脅。諸將以五月二十四日出師。甫交綏。常戰慄。不能舉鞭。大呼曰。賊砍老子頭矣。策馬遁。諸將因之退。賊大歡。嘯而歸。入城。卽令閉關。又請兵一萬。賊得暇蠶食各村。不從者輒殺。於是遍地皆賊矣。

莊大田擾府城。爽文擾諸羅。勢益熾。迨官兵自鄰省調至閩。又守風過海。凡兩三月。官軍僅增萬。而賊已增十萬。諸羅爲南北之中。爽文必欲陷之。自六月中秋圍。日夕不止。大紀語諸將曰。有城守責者。生死以之。大紀雖武夫。敢棄天子所付乎。誓與此城終始也。因置酒會諸將。親酌酒。揮涕拜諸將曰。君等能固守。固佳。否則砍大紀以降賊。無苦蒼生爲。諸將感激用命。日夜防守。時出軍擾賊營。賊用呂公車以數百人牽之。擊城北堞。城上用飛礮碎之。復用火箭射雉樓。

諸將預蓄水桶撲滅之。賊日夜誼譁以亂軍心。城中應以鼓角。使不得聞。如是者百日。諸義民鼓於忠節。皆出餉勞軍。城賴以全。

大紀數遣死士突圍出。請救於常。常終不發兵。副將蔡攀龍請行。上嚴旨責常。不得已。命孱弱數百。使蔡率之以往援。咸沒於陣。蔡僅得入城。諸羅之圍益密。入者不能再出。大紀告急之文。用小字書寸紙。募人問道夜行。始得達。而賊禁粒米不得入城。城中饑疲不能支。上諭大紀拔身出。大紀以士庶助守久。恐遭賊屠戮。誓死不出。奏聞。上垂泣曰。大紀忠誠。雖古名將。何以復加。所謂我君臣各盡其道也。因封大紀爲一等嘉義伯。世襲罔替。賜銀一萬兩。念諸羅被圍久。特旨改名嘉義。以旌士民。

時常在府城。欲棄城遁者再。賴諸將護持。因密札哀乞和珅。請以他將往代。和晏見奏之。上亦預知常必僨事。六月中。卽調陝督福文襄王康安爲將軍。及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來統兵。並發明詔。聲言調兵十餘萬。冬十月。所調蜀番粵西兵五千先至。有旨。官兵不必至府城。卽往鹿港。會颶風不得渡。守風於崇武。

澳。二十八日。忽得順風。一晝夜。數百艘。盡抵鹿港。海口帆檣如櫛。列數里。賊不測多寡。始懼。

十一月八日。福等起行。賊方列拒於崙仔頂。海率巴圖魯侍衛發矢。殲數十賊。賊大驚。遂披靡。海笑曰。此羣犬耳。何畏之有。麾兵入。先是。常僞造蜚語。謂賊有異術。實不可擾。福亦先惑其言。至是。始知其妄。乃沿路擊殺。至牛稠山。再敗之。卽以是日抵嘉。嘉義城中官民出迎。饑羸無人色。見福至。無不歔歔。噉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

大紀以功高。與福抗行賓主禮。福銜之。密奏其人奸詐難信。會侍郎德成自海上監修城垣歸。復媒擊大紀之短。遂以前貪縱事。逮大紀及臺灣道永福入京。先後正法。而大紀部下諸將李長庚王得祿邱良功等。後皆立功海上。蓋承大紀訓也。

嘉義城北有山名小半天者。四面陡絕。賊遁而聚於此。十一日。福率將士百道仰攻。又克之。賊遁歸大里杙巢。築土城。二十四日。官兵至。賊猶數萬出拒。退而

復集者數次。既夕。官兵伏溝坎間。賊萬炬來索戰。官兵在暗中。賊不能見。發槍箭。無不中。賊知失計。遽滅火擊鼓來攻。官兵又從鼓聲處擊之。殺死無算。黎明進兵。遂克其城。林爽文已攜妻孥走。據守集集埔。其地前臨大溪。就高岸。壘石爲陡牆。長數里。十二月五日。官兵騰而上。殺千餘人。賊黨皆潰。爽文先匿其妻孥於番社。與死黨數十人竄窮谷叢箐中。十三日。先獲其妻孥。福又遣使入大山說生番。怵以兵威。生番懼。遂獻爽文出。而莊大田雖與爽文同逆。又各不相下。乘官兵未南。益焚掠聚糧爲抗拒計。已又思出降。計未定。而福已於十六日抵牛莊。大田倉猝出拒。敗而走。官軍連蹙之。累戰皆捷。極南有地名耶嶠。負山臨海。最遼阻。大田力不支。與黨潛匿焉。福先遣水師由海道繞而截之。自以大兵環山圍之。賊衝突不能出。殺者數千。溺者數千。擒而戮者亦數千。大田就獲。臺灣遂平。

官軍與鄭氏戰於臺灣

武勇能使劍彎弓。槍擊百發百中。爽文既敗而遠遁。鄭領其殘軍。屢與官軍戰。多所擒斬。然極淫肆。黨人中無可其意者。適擒獲官軍中一武員。迫之。則反爲詬辱。鄭大怒。斬之。醢其頭。後三合會敗。鄭匿廣東。卒被捕。就誅。

許世亨與安南人戰

許世亨。成都人。征金川。以功至專閩。阿文成公桂器之。曰。武臣中識大義者。惟許某一人。任廣西提督。會安南國王黎惟祁爲其隣。清化王阮光平所逐。敏關請兵。時孫文靖公士毅爲粵督。主用兵。許曰。蠻夷相攻。王者不治。一旦兵連禍結。未易已也。孫不聽。率兩廣諸鎮兵伐之。阮光平不意王師至。又兵寡。回清化調兵。孫大捷。入黎城。飲酒賦詩。不以敵爲意。許諫曰。我兵深入重地。自應慎重。况光平未戰遽退。恐有不測。宜及其未至。振旅入關。上計也。孫曰。爾介冑之士。何知。及光平率師至。惟祁驟棄國走。勢洶湧。孫茫然失措。欲以身殉。許叩馬諫曰。公爲大臣。若有所傷。有關國體。世亨一介武夫。受上知遇。位至擁旄。以身殉國。可也。令諸將護孫入關。獨率數百人赴敵。盡沒。光平追孫至富良。將及。總兵

尙維升年少勇銳。率兵禦之。轉戰竟日。手戮數十人。甲盡赤。後援不及。撫劍歎曰。大丈夫死綏志也。然不死大敵。而亡於小醜。未盡吾勇也。自刎死。孫遂撤江橋。率殘卒入關。總兵張朝龍。李化龍亦先後死。輜重甲杖盡爲敵獲。事聞。高宗以其知大體。甚加惋惜。封壯烈伯。祀昭忠祠。子文謨。以侍衛擢至福建提督。嘉慶川楚之役。亦以勇健世其家。

福康安平廓爾喀

廓爾喀。烏斯藏以西一大部也。烏斯藏分爲前後兩藏。自打箭爐西行七十驛至前藏。又十二驛至後藏。又十二驛至濟隴。又三十驛至石宿橋。爲後藏邊地。過橋以西。則廓爾喀矣。前藏有呼圖克圖。曰達賴喇嘛。相傳爲宗喀巴高徒。世世轉輪爲之。每將死。則自言其往生處。弟子如言物色之。得嬰兒。卽奉以歸。謂前喇嘛所托生也。其真僞不可知。而準噶爾喀喇及內部落各蒙古王公皆尊信之。爲佛教大宗。後藏班禪額爾德呢。其名位視達賴喇嘛稍次。而蒙古番人亦崇奉惟謹。此二藏爲古吐番地。元世祖時有八思巴。尊爲帝師。明成祖時。

有哈麻立册爲大寶法王。未嘗待以屬禮也。太宗時。達賴喇嘛遣使踰萬里來朝賀。後爲額魯特所劫。聖祖命皇十四子允禩爲大將軍。統兵入藏。收復其地。擁達賴喇嘛歸。坐牀於布達拉。以爲綏安蒙古之計。

初。番目頗羅鼐以功封王。統兩藏事。後其子朱爾默特叛。奪爵。於是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呢皆以教主兼國事。有丹津班珠爾者。本班禪部下頭人。以罪被黜。竄入廓爾喀。結其酋喇特木巴珠爾。繼以通商事。爲後藏人倚班禪勢。不與直。遂結怨。突入後藏據之。此乾隆戊申事也。

高宗乃命川督鄂輝。成都將軍成德。統兵剿之。又以理藩院侍郎巴忠諳番語。命監軍。巴自恃近臣。不復爲鄂成所統屬。擅遣番人與廓爾喀講和。願歲納元寶一千錠贖其地。廓欲立券約爲信。達賴喇嘛不可。巴欲速了其局。遂如約而歸。逾年。廓之頭人索歲幣。達賴喇嘛不與。所呈表文。語多不恭順。駐藏大臣普福匿不以聞。廓之頭人遂刼藏中頭目瑪爾沁爲質。復搆兵入後藏擄掠。駐藏大臣保泰擁兵不救。併欲棄前藏。達賴喇嘛不肯輕棄重器。事聞。上震怒。巴畏

罪。投河斃。褫保爵。改名俘習渾。滿語謂卑賤也。更命粵督福康安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爲大將軍。統索倫吉林川陝諸路兵討之。饋餉事。則命大學士孫士毅主藏東路。駐藏大臣和琳主藏西路。濟隴以外。則惠齡主之。

壬子春。福由青海進兵。時青草未茂。馬皆瘠疲。糧餉屢絕。運糧布政使景安受和珅指。欲絕其餉。賴福行速。四旬至前藏。以四月乙未出師。先遣領隊大臣成德岱森保由聶拉木進。總兵諸神保駐絨轄。防其抄襲後路。福海與賊戰於擦木。又戰於瑪爾轄。直抵濟隴。成德亦由聶拉木轉戰而入。賊所侵後藏地。悉復之。六月庚子。入賊境。賊舉衆來拒於噶多溥。福分前隊爲三。令海統之。又分前隊爲二。自統之。遣護軍統領台斐英阿在木古拉山與賊持。福由間道衝賊營。海繞山出賊營後。與福合。克木城石卡數十。追奔至雍雅。俘其頭人某。成德亦克鐵鎖橋。進至利底。福又檄諸神保至利底以壯軍威。於是廓爾喀洵懼。來乞降。福曰。是緩我兵也。嚴斥之。

里。六戰皆捷。殺四千餘人。至熱鎖橋。福以爲勢如破竹。甚驕滿。擁肩輿。揮羽扇。督戰。官兵皆解囊。隸負火槍以息。賊乘間入。遂敗。台斐英阿死之。武弁多陣亡者。賊復遣人乞和。福允其請。獻所掠金瓦寶器。令大頭人噶木第瑪達特塔巴等齎表恭進。馴象。番馬。及樂工一部。高宗鑒其誠。乃許降。八月。班師。

嘉勇貝子征諸羅

乾隆時。嘉勇貝子援諸羅。時超勇公海蘭察前行。行約百里。貝子督師繼進。夜大雨。天黑如墨。遇土山。駐軍山頂。貝子中坐。隨軍官圍貝子坐。外親軍外正軍皆圍坐。賊游兵近山。踐泥濘。過火炬千萬。賊自炬中窺山。黝黑無所見。疑有兵。發銃礮擊之。貝子令曰。無出聲。無動。久之。賊過盡。雨霽。天益明。海已入諸羅城。捷使至軍。始起行。無一傷。視銃礮子。皆歷落入山腹。

貝子征衛藏時。有隘道。幾一里。賊屯軍守隘北。甚嚴。大軍屯隘南三十里許。貝子調軍伏隘東西。而以前軍分五軍攻隘。迭迭進。戰一日。有數十勝負。貝子在大軍中。前軍軍報沓至。不動。及二更。前軍大敗。退不止。賊逐前軍出隘南。礮

聲大震。火炬盡燃。照耀如白晝。東西伏軍皆起。賊驚退。自相蹂躪。大軍蹙之入隘。貝子急上馬。萬騎齊足。頃刻至隘口。前軍伏軍已過隘。聞貝子至。勇氣百倍。大軍乘勢合攻。遂夷賊屯。追奔五十里而後止。

明亮平孝感教匪

嘉慶丙辰夏。湖北孝感有匪滋事。毗連三省。匪衆數萬。總統水保屢爲所敗。先後徵兵數千。皆覆沒。時參政明亮方獲罪。以侍衛銜自西域歸。高宗命往代。行至當陽。制府畢沅以固原西寧兵五百人畀之。明日。今孝感嘯聚數日。已傷官兵數千。是匪中必有知兵者。若不十倍其衆。難以破敵。此王翦所以益兵破楚也。今若不謀而進。以零丁積苦之兵。禦銳氣方張之匪。是驅羊入虎羣耳。畢無以對。適陝西鎮總兵德光率兵三千人至。願隨明往。畢喜曰。此天助將軍成功也。糗糧器械。吾任之。明大喜。鼓行數日。至楊鎮。民多逃竄。街市闐如。匪聞官兵至。皆斂兵守寨。明率衆守橋。笑而謂衆曰。羸張飛尙可禦敵也。命諸將鳴鼓吹角。以致匪。匪果遽起。明據地勢。殺傷相當。匪詫曰。昔之官軍。未有不

聞聲潰者。今何人耐戰。乃爾。嗣聞爲明。皆相頌歎。歎曰。吾儕命蹇。此老尙無恙耶。次日。匪繞道上北山。據建瓴之勢。德請戰。明曰。匪勇而銳。未易藐視。以千人付之。德故未經戰陣。既見敵。未鼓而火槍驟發。明聞聲驚曰。此軍殆矣。非出奇無以救之。因怒馬獨出。率將士數十人行荒畦間。繞出數里。畦間骸骨縱橫。乃永保兵潰處也。適有江西潰卒二百自德安來。散坐黃金廟側。方熬火聚食。明笑曰。是足資余用。以之破敵足矣。遂呼其將至。撫以善言。諸軍聞明名。爭自踴躍請戰。明授以旗鼓。命掩伏山側。遂趨匪壘。壘外松棚下。匪方瞭望。驟矢傷數人。匪方錯愕。江西兵展旗鳴笳以進。匪驚潰。互相踐踏。曰。伏兵至矣。匪中有紅巾者。聲言於衆曰。勿驚。速發大礮禦之。官兵聞之恐。明曰。其礮炸矣。匪固烏合。不解用礮。礮果裂。聲震山谷。官兵突煙而入。縱火焚松棚。山上匪見之。皆退歸。闔四門爲守計。德所率兵亦振旅還。復命奪匪西壕。積柴他門外。匪未覺。時大風霾。因風縱火。俄萬廈驟焚。官兵合圍。匪突煙出者。咸墮於壕。哭聲震天。火光竟夕。三日始燼。乃於焦骨中取匪首。遂平。捷聞。高宗大喜。復明職。

完顏岱擊教匪

完顏岱任河南藩司時。白蓮教初起。所在蜂擁難遏。巡撫景安素怯。屢爲匪敗。完顏率羸卒數千守雙溝。匪屢犯豫界。皆被擊去。自嘉慶丙辰九月至丁巳春。大小百餘戰。無不堵禦得宜。時浙川有蠢動者。完顏告景曰。萑苻小寇。易撲滅。襄漢間匪勢猖獗。岱請禦之。景以初起者難禦。而雙溝有險可恃。因促完顏往。乃急掩擊匪。悉數就擒。景貪其功。棄雙溝而躡其後。誅殺難民。以大捷聞。封伯爵。完顏惟議敘而已。襄漢諸匪遂襲其不備。闖入南陽。由盧氏出武關。與川匪合。逆燄遂不可制。而完顏以勞瘁卒於軍。仁宗甚悼惜之。

傅鼐平苗

黔楚接壤處。北有臘耳山山脈。爲苗獠所居。自康熙中降生苗百四十寨。置乾州鳳凰二廳。而苗疆一蹙。自雍正中改土歸流。增置永順府永綏松桃等廳。而苗疆再蹙。自是至乾隆末葉。漢民移居苗境者日衆。永綏城外苗地。幾盡爲所占。而苗疆三蹙。於是奸苗倡言逐客民。復故土。而亂端以起。乾隆乙卯。黔苗石

柳鄧楚苗石三保吳隴登吳半生吳八月同時蠢動詔滇督福康安川督和琳與湖廣督撫會剿。其後半生八月雖先後就擒。而八月子廷禮廷義仍負嵎自若。迨嘉慶丙辰隴登降。三保擒。柳鄧父子及廷禮廷義次第就誅。始以苗亂肅清聞其實是役也。始事者固老帥糜餉。繼事者亦苟且倖成。而苗衆仍四出劫掠。且藉口於和琳苗地歸苗之約。益蔓延於乾鳳諸廳。己未鳳凰廳同知傅肅用前人鵬勦法。戰守年餘。修置碉堡。收卹流民。屯田練勇。苗垂困。兵備道成。寧忌之。數言於鄂督姜晟。謂傅不去。苗必大亂。己而吳陳受果擾內地。姜意動。將劾傅召亂。會巡閱至某縣驛。方飯。而苗數千環行館。噪索食。犒之不退。中夜聞門外驚閶。噓號鼎沸。俄而寂然。一人從數卒入謁。傅也。姜歎曰。幾誤邊事。卽委傅討賊。一戰俘陳受。令籌安撫之策。傅因下令追繳苗寨兵械。並廣設書院義學。經營十有餘稔。苗禍乃紓。

二 眼蠱將軍征川楚教匪

川楚教匪蔓延三省。諸將擁兵自衛。擄掠良民。故當時呼官兵有紅蓮教之目。

惟提督穆維將軍富成督齊魯兵堵禦甚嚴。匪畏之。相戒勿犯。二眼蠹將軍蓋山東旗蠹。皆繪二太極圖故也。

亮祿征川楚教匪

總兵亮祿任河南城守尉。嘉慶庚申。川楚教匪滋事。豫省將校皆檄調他往。撫軍吳熊光亦率兵堵禦盧氏。河南兵力虛弱。故寶豐郟縣教匪謀逆。亮曰。吾聞兵貴神速。今賊初起。實爲烏合之衆。易於撲滅。乃驅兵疾行。不三日至。匪尙未覺。亮率兵圍其寨。聲言滿兵十萬自京至。命樹八旗大蠹。以鞭笞馬腹。使騰蹶嘶號。聲震數里。匪懼。至夜。亮起曰。此擒賊時也。乃吹角。命士卒進。首先踰濠。焚其寨。士卒用命。一鼓殲之。

成德征川楚教匪

將軍成德。初從阿文成公桂征金川。多戰績。阿嘗曰。裨將中知兵者。惟成某一。人。其隨征廓爾喀苗疆。亦多戰功。後征川楚教匪。總統爲福寧。性暴愎。失將士心。攻旗鼓營浮山諸賊。經年無功。成甚抑鬱。戚某往探。設酒待之。將飲。笑曰。席

上無可歡。可以賊心肺。侑酒。因下令出戰。結裝去。聞火槍聲。須臾擒匪數十歸。酒尙未寒也。掀髯歎曰。若此草寇。較之金川番匪。十不當一。何難滅此朝食。而當輒輒養賊目重。不解何心。老夫功名終於此矣。因潛然淚下。

札克塔爾征川楚教匪

札克塔爾。金川番部人。父某。爲索諾木所殺。弱冠投誠。密獻入番計。阿文成公桂從之。得以成功。高宗憐其稚。命近臣撫視之。後潛至護軍統領。性敏捷。川楚之役。師未嘗敗。北軍中畏之。呼曰苗張。無敢撓其鋒者。嘉慶丙寅秋。瓦柴關兵變。札首先趨赴。時西安駐防已爲匪衝潰。札怒馬獨出。手殺數匪。匪有識者。詫曰。苗張至矣。皆奔潰。楊時齋提督繼至。善爲撫慰。匪棄甲請降。是役往返。不逾二十日也。

額勒登保平川楚教匪

川楚教匪初起時。以劉之協姚之富齊王氏爲教首。三人皆梟雄。齊王氏又號齊二寡婦。美姿容。擅謀勇。餘如冉天元王三槐輩。亦皆一時兇悍。至若其中謀

士出奇制勝。使王師疲於奔命者。則以徐亮基稱最。

亮基字慕奇。成都拔貢。少負奇氣。倜儻不羈。或以狂生目之。居恆竊慕諸葛亮。劉伯溫二人。因取以爲名。自號小諸葛。與冉同里。冉本富家子。豪俠任氣。後爲門客。煽惑。遂從教匪起事。亮基聞耗而起曰。大丈夫得時則駕。機不可失。仗劍往說之。冉大悅。署爲行軍參謀。用其策。竄汴犯陝。號令川東北羣寇。橫行數省。時統兵諸將帥。以經略額勒登保爲最有威望。德楞泰明亮亦善用兵。偏裨則楊遇春楊芳羅思舉桂涵穆克登布等。均驍將。亮基爲冉主謀。屢設奇計。以陷官軍。額至引爲心腹鉅患。

蒼溪一役。額欲合全力勦之。檄左右翼會擊。楊遇春穆克登布爲左右翼長。驍悍無匹。各路教匪望風膽落。冉懼。亮基微哂曰。將在謀不在勇。此何足慮。策馬出營。周覽一過。返謂冉曰。彼軍右翼勇而不整。左翼稍有戒心。若憑高馳擊。右翼必潰。右翼潰。則左翼爲所牽動。不能獨存。然後合師以擣中軍。可一戰下也。冉從其言。穆每戰。必先登陷陣。遇春較持重。恆規之。穆不聽。將戰。穆列營傍山。

而處。遇春勸之曰。兵法有言。居高臨下。君不握險以守。而陣於平原。此危道也。力爭不納。急退。列營山巔。遙爲犄角。其上適有廢壘。命握壘而守。嚴陣以待。甫交綏。穆勇甚。身先士伍。短兵接戰。陷賊伏中。冉磨軍圍之數重。力戰不脫。

遇春欲赴救。亮基亟磨伏賊。從嶺後間道。猱升而上。逸出遇春壘後。壓壘而陣。遇春自救不暇。穆軍失援。大敗。亮基乘勝搆額主營。主營潰。穆身被七創。屢瀕於危。卒賴遇春軍冒死援之。得潰圍走。冉自是益倚任亮基。

時各路教匪多烏合。羣聚不逞。燒香惑衆。從者日多。然惟以剽掠爲事。亮基則勸冉禁擄掠。犯者立斬以徇。所過州縣。恆不血刃而下。

廷議以賊蹤飄忽。狀類流寇。實行堅壁清野政策。通飭各路。嚴密扼守。有縱寇者。置諸法。令村莊民團。築堡備戰。寇至。則盡歛牲畜器物。入堡固守。野無所掠。羣寇大蹙。

先是。亮基佐冉軍時。首倡議。勸鼓衆北行。不用。至是頗悔。欲由陝犯晉。而將軍魁倫扼守潼河。防寇北渡。沿江上下游。列營數十里。深患之。亮基躬出視師。畢。

返。謂冉曰。亟治攻具。翌晨。遂渡河。亮基親援桴鼓。魁悉衆抵拒。戰正酣。主營藥庫燬。冉且自下游偷渡矣。

官軍大潰。賊衆鼓噪乘之。遂渡潼河。亮基乃分軍由陝犯晉。亮基歿。軍無主謀。戰輒敗。冉憤欲大舉。馬蹄岡一役。欲以全力困德榜秦。六日五戰。重疊設伏。德誤陷伏中。數路皆敗。與侍衛數十。踞守山巔。誓以死拒。冉督衆登山。坐騎中矢而蹶。爲德俘獲。賊大潰。嗣是諸路教匪。以次削平。

額之用兵也。匪甚畏之。每戰。張左右翼。以降賊居左。張紅旗。鄉勇居右。張白旗。皆爲前鋒。賊望見紅白二旗。則羣相驚曰。額爺兵至矣。皆奔。臨陣。身先士卒。輒以兩人肩竹兜乘之。銃礮矢石常從肩耳過。左右失色。額不少避。督戰益力。尤嚴操守。賞士不惜萬金。而不以一錢自奉。督撫饋遺一無所受。用兵歲久。諸將無不蓄貲財。而額之凱旋。過蘆溝橋。蕭然行李。一騎負一襖被而已。

桂涵大敗教匪

川東有桂涵者。驍勇趨捷。非珍饈不食。時或金幣滿室。未幾無一存。踰時滿。與

相契者輒盡與焉。蓋皆自胙篋來也。官捕之嚴。忽不見。時或出沒巨浪中。尤善泅水。聞川楚軍募勇。與羅思舉同投之。時乘賊與官兵角。伏石洞中。或腰擊。或尾截。或擒渠魁。或斃悍目。官兵屢冒其功。而受上賞。一日。賊環攻其洞。積毒薪熏之。撲以扇。烟外颺。又壅溝灌之。洩以竇。水旁溢。又夜屯山頂。熾草爲號。賊知其素張虛勢。宵深襲之。竟空壘焉。俄鼓譟四起。伏突出。大呼曰。今日也。中桂老子計矣。賊懼。反走。木石堆塞。中藏勁弩。歸路斷矣。官兵鄉勇。內外夾攻。賊寸步不能移。皆縊林中。樹爲之折。號哭曰。吾白蓮教徒。自有身以來。無此窮蹙。不敢再入深山矣。後追至平原。與羅互爲犄角。凱旋爲川北總兵。至四川提督。

李成隆平安南匪及鳳尾幫匪

嘉慶間。平閩浙海盜。浙江提督李壯烈。公長庚。實爲首功。太平參將李成隆。亦有勞焉。龍王堂松門之役。成隆婦新產。風雨破其屋。驚死。不顧。立率師往勦。安南夷匪及鳳尾幫盜。皆以此舉就擒。時稱成隆曰。小李將軍。

李壯烈討蔡牽

自總督雅德伍拉納相繼督閩。驕奢貪縱。吏治廢弛。海盜遂猖獗。水師懦弱。莫敢撻之。閩水提倪斯得。且諳紀律。以是蔡牽朱潰得擁衆十萬。嘯聚爲患。嘉慶丁卯冬。突入臺灣。賴李壯烈禦之。臺灣得全。

壯烈名長庚。福建同安人。乾隆乙酉武進士。由藍翎侍衛改外。任浙江衢州都司。遷游擊參將。至樂清協副將。旋擢定海鎮總兵。時安南阮光平陰叛。入我國海面行劫。李思擒之。乃飭工造戰船數十艘。不加飾。外視之。若商船。乃實以兵三千人。自率以行。尾賊船。旗鼓突出。槍礮驟發。賊驚潰。覆船數百。俘斬數千人。生擒其酋倫貴利等以歸。浙撫阮文達。公元乃大器之。

臺灣之役。李方以福建水師提督。總統閩浙水師。圍蔡牽於鹿耳門。計日可擒矣。而牽以賒錢數十萬賄閩卒。諸將遂解體。不爲用。牽猶遣使佯獻降書於李。李得書。抵之於地。概使者衣。刀見。立誅之。是晚大風雨。牽乘夜遁。時李方飲酒。聞之。大怒。立傾杯。命整隊進。而閩兵莫有繼者。太息曰。朝廷養兵百餘年。一旦轉爲賊間。果何爲者。遂率全軍歸。閩督阿林保。詣酒賀。從容語曰。海上事易飾。

公如以蔡牽假首至。余卽飛章露布。不惟公居首功。吾亦受帷幄之賞。豈不勝衝突鯨濤。僥倖於萬一哉。李奮然曰。于清端之捉賊。姚制府之用兵。長庚所知也。石三保聶人傑之擒。爲長庚所未解。皇上所以任長庚者。欲使永靖海氛。以綏民命。成功與否。則天也。公文吏。幸事早歲。僕則視海舶如廬舍。不畏險也。公今以逗撓劾長庚之罪。他日以覆舟諱長庚之死。皆惟命是從。僕一武夫。猶知以死報國。公以世臣名族。亦罔識忠孝二字乎。推几而出。幕客諫曰。將軍誤矣。自閩粵用兵。生靈糜爛。幾數百萬。皆以蔡牽一人。故今假傳授首。博天顏之喜。後或羈以官爵。啗以利貨。以伺其敝。不亦可乎。今必冒風濤之險。困其巢穴。一日颶風阻路。糧餉莫繼。士卒散亡。竭一人之力。敵百萬之寇。稍失利而大吏臆蔽奏之。將軍必遭獄吏之辱矣。李慨然曰。君不聞王彥章人死留名豹死留皮語乎。僕雖不肖。不願與牽同日生也。

王得祿邱良功平蔡牽

嘉慶己巳。閩浙水師攻勦蔡牽。鑿戰重洋。閱兩晝夜。牽夫婦淹斃黑水洋。盜船

一律燒燬。餘盜擒斬無遺。時王得祿爲福建提督。邱良功爲浙江提督。兩人同心敵愾。爲李壯烈復仇。故成此大功。事平。王封二等子。邱封二等男。

煤黑子與林清戰於大內

都人呼擔煤夫爲煤黑子。嘉慶癸酉。天理教匪林清作亂於京師。賊趨熙和門。有某煤肆之煤黑子。適自文穎館出。橫取擔杖。奮逐之力甚大。踣賊數人。衆攢刺之。遂爲賊所殺。羣賊與煤黑子角力。聲譁囂四聞。故熙和門得以閉。大學士保與時爲上書房授讀翰林。從景運門下直。遙見之。走還。促閉門以拒。門既閉。乃集羽林虎賁。戰一日夜。賊乃敗。事定。出賊尸。煤黑子尸亦雜其中。不可辨。方其擊賊時。三館吏役。無不知煤黑子擊賊。賊平後。以爲煤黑子之功不可沒。顧其肆主懦而畏官。不敢陳於朝。煤黑子亦竟不獲褒恤。

平林清

嘉慶癸酉七月。仁宗秋獮於木蘭。九月十五日。天理教匪犯闕。匪爲林清馮克

先是文成遣其養子劉成章潛至京會清於黃村之宋家莊議以十五日河南山東合畿內之衆同時進發乘回鑾時伏莽行在謀定而滑縣金鄉定陶曹縣先後緝捕匪恐事敗不能久待乃卽揭竿起官兵絡繹徵調而九月十五日之約遂不能密赴十四日清命其黨陳爽陳文魁入京匿市人家十五日平明衆匪自黃村至日方午入內城分東西兩隊其東陳爽導之劉呈祥殿之以進東華門其西陳文魁導之劉永泰殿之以進西華門而太監劉得財劉金引其東張泰高廣福引其西王福祿闖進喜居中援應爽與文魁偕頭目數十人皆清所調遣清居黃村將俟河南之匪集合而進

儀親王成親王莊親王等亟召營兵自神武門入匪已至中正殿門外諸王率兵禦之有數匪突入大內時皇次子皇三子咸在上書房聞內侍疾呼閉隆宗門皇子卽自日精門詰問將至近光門總管太監常永貴擒二人各執利刃頭裹白布諸內侍禦之於門互有殺傷皇四子自書房出皇次子皇三子將往儲秀宮覲后學士寶興方自上書房散直未出東華門見兵匪力戰亟入乾清門

奔告皇子。皇子立至儲秀宮。見匪越牆西入。皇次子急命進撒袋烏銃腰刀。永貴執白木棍。立於遵義門之內以拒之。諸內侍登垣瞭望。匪大至。旋自膳房之上自西而北。將踰養心門入。皇次子發烏銃擊之。殪。匪續至。執白旗指揮。皇子復擊之。又殪。儀親王子貝勒綿志亦以銃擊之。復殪。匪乃不敢升垣。皇次子馳至西長街西廠。督同常永貴率內侍擊賊。日將晡。而留守京師之諸王及內務府大臣各引兵入衛。匪勢漸蹙。將縱火。忽大雨迅雷。二匪墮武英殿之御河死。投河溺死者甚衆。餘皆就擒。

初壬申春。趙崇華攝淡水同知。甫下車。卽訪獲妖言惑衆之高媽達。訊之。具供同黨劉林祝現。定以次年閏八月望夜。起事都下。劉林者。清之原名也。趙亟詳上官。請入告。上官以其語誕。僅依傳布邪教律擬決。而未奏聞。至癸酉九月十五日。都中之變果作。

馮克善者。林清之黨。技精絕。清旣敗。乃變姓名匿獻縣。是年十二月爲官吏所

壯士案復置熱粥。又置藥物酒中。馮至。卽藏其兵器。以熱粥灑之。諸壯士羣起格鬪。良久始就擒。

楊忠武征川楚教匪

當紅苗之變。楊忠武公遇春方爲材官。福康安見而奇之。曰。此將材也。屢疏保薦。擢至專閫。時宜綿督陝甘。畏葸不前。楊諫曰。甘涼兵爲天下勁卒。阿文成公會將以平西域。今公據河山之險。擁精銳之卒。自關隴西下。建瓴之勢。破敵必矣。奈何以百戰之卒。而畏烏合之衆哉。宜不能用。勒登保經略至陝。倚爲左右手。

楊善撫馭士卒。部下多降匪。腰佩長刀。形貌兇險。而楊頤指氣使。莫不悅服。故十數載所至克捷。有黃蘆。日馳數百里。常乘以追賊。賊畏之如虎。部將如楊芳。游雲梯。吳廷剛。祝廷彪。皆由偏裨至專閫。五柴關兵叛後。獨騎至賊中。說以大義。卽拋戈降。嘉慶甲戌春。入京陛見。仁宗問前此湖北陝西四川三省軍務。何延至十數年之久。現今兩次軍務。卽河南教匪陝南饑民之亂。何藏事之速。則

對以有專責則事易集。上首肯者再。

楊嘗徒步逐賊。挽其鬚。日行百數十里。軍中呼曰楊鬚子。爲口號。曰鬚子打乾輪。一走一百八。賊望其旌旗。皆膽落。故所至有功。

永芹以百餘人破回

泮菴將軍永芹。以乾清門侍衛。出戍西域。會回逆叛。守危城。兵甫百餘人。衆官皆大驚。獨處之晏然。命文吏守城。自率卒冒雪夜出。漏下十刻。屬吏懼。曰。賊衆初起。人心未定。若不一鼓殲之。使蔓延四出。封疆可虞。今乘黑夜攻之。賊不知我衆寡。易滅也。直抵賊壘。聲言北路數萬人至。賊驚潰。投兵降。逆首亦就擒。

羅思舉平趙金龍

趙金龍者。江華獠也。故爲巫。家饒於貲。獠中巫至貴重。羣獠信服。金龍謹飭無過行。居獠中。號通達能言。平居墾山力作。善居積。時爲羣獠祠禱神。益富厚。以山田與漢民近接。漢民每事陵藉之。不敢論曲直也。

集十餘人復往。賈訟縣官。謂獠劫掠。盡捕下獄。於是羣獠怒。起殺奸賈。推金龍爲首。桂陽新田獠應之。有徒黨千數百人。州縣遽以獠變聞。大吏視之爲大敵。提督海凌阿副將馬韜率三千兵討金龍。長驅入其境。兵不持刀矛。捆載以行。獠僞爲漢民。負其軍器去。已乃大譟。官兵聞聲奔走。或自跪道旁。遂殺海及其馬。以海之火器攻新田。殺知縣王鼎銘。於是欽差大臣尙書公禧恩出視師。獠變聞天下。然江華獠衆固不及數百也。合寧遠道州新田常寧及州中獠男女僅二千耳。獠所長者。登山險疾走。用小火槍。百步命中。官兵聞獠至。則潰。朝命羅思舉與總督盧坤往平之。賊已困。將擒矣。時宣宗命禧往督軍。諸將皆曰。可待禧至。羅曰。圍久師怠。賊必遁。糜帑可惜。遂違衆一戰。殲賊且盡。禧爲親信重臣。督撫以下皆降屈爲禮。怒羅之不待也。盛氣陵之。羅不爲屈。且面折之曰。諸公貴人多顧忌。羅思舉一亡賴耳。受國厚恩。至提督。惟以死報。不知其他。禧怒甚。而無如之何。羅籍四川之東鄉。少亡賴。數行竊。令捕之杖斃。棄野中。夜而蘇。匍匐至一老嫗家。周之。乃改行。旣貴。尙對人言生平作賊事。不稍諱。

中英鴉片之戰

道光辛丑鴉片之役。英人義律以和議久不定。進攻廣州沙角大角礮臺。伏兵二千。以竹梯登後山。別遣精兵繞出三河口。合力夾攻。時副將陳連升力爲抵禦。身被數十創。死之。英兵乘勝直攻鎮遠威遠靖遠各礮臺。進逼省垣。礮聲如雷。晝夜不息。將軍以下。皆避入巡撫署。

欽差大臣琦善旣以庸懦畏葸遲誤。機宜致禍。詔命鎮守來京。而繼之以奔山。奔見英人之勢方張也。遣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議款。義律要求於應償烟價之外。須酬軍餉銀六百萬元。香港事再議。將軍等允之。並樹白旗於城。英兵始回船。

七月。英兵船復攻廈門各礮臺。陷之。八月。英將濮鼎查郭士利等由廈門再犯定海。定海總兵葛雲飛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壽春鎮總兵王錫朋皆戰死。時欽差大臣裕謙僅統兵四千守鎮海城內。令提督余步雲守城外招寶山。英兵旣由山麓攀援登岸。余不令士卒發礮。率兵遁寧波。英人據招寶山。俯攻鎮海。裕

投泮池死。未幾。寧波亦失守。是役也。廣東被禍之外。則以招寶山之敗爲最劇。而其僨事之由。實因裕之粗疏驕暴。馭將無方。余之不戰而遁所致。爲江浙所切齒痛恨者也。

英之擾江浙也。時梁拱辰以江蘇巡撫兼權總督。率兵防上海。時提督陳化成駐吳淞口。徐州鎮總兵王志元駐上海城外。王軀幹英偉。曉暢戎機。梁頗優待之。旣思吳淞口岸直達寶山。綿亙數十里。兵稍單。欲使移軍吳淞。與陳相犄角。乘間探之。王不允。梁自馳往吳淞。商之於陳。陳亦不謂然。未幾。梁卸督篆返蘇。遂聽之。

越數月。英艦陷寶山。直駛吳淞。陳以孤立無援。血戰死之。尋上海亦陷。時王已遁往松江矣。

英人旣破上海。由黃浦入泖澱。窺蘇州。慮湖隘道梗而返。時總兵尤渤營於大漲涇。英船不敢深入內河。松江幸無恙。乃別由福山口入犯鎮江。圖山守兵新鑄萬八千斤礮。發之。聲震江南北。然英船遊弋而過。不備亦不懼。事後始知守

兵以無彈之礮。無子之銃。虛張聲勢。相率而逃矣。英人初至之地。恃其財利。盡惑窮民。至以銀幣一枚。市胡椒數粒。鄉民願效奔走者。所在有之。某寺僧密告之曰。城北依山爲垣。故有塞門。其虛可擣也。英人登金山覘之。礮發而城破。淫掠搜括。等於寧波。時六月十九日也。

鎮江故殷富。西關以外。爲一郡精華所萃。敵梳之。兵勇篋之。土寇又薙之。富民遷徙者。背負肩擔。悉被劫掠。江寧常州聞警。皆震。已而潰兵跳集於蘇。勢洶洶。且內訌。時李星沅官蘇藩。請於中丞。斬剽劫者以徇。人心稍安。

英人既據寧波。明年壬寅正月晦。官兵襲攻之。不克。時大軍雲集。屯紹興。而舒屋菴者。在軍中。一日。傳一問諜至。將斬之。叩頭乞免。舒視之。則偷兒也。意哀之。曰。若爲諜而死。盍爲偷而生。若能竊英人頭來。吾且白將軍。賞資汝。偷諾而去。既而偷果以英人頭獻。介之見將軍。將軍大喜。厚賞之。又既而獻頭者紛至。乃與羣偷計其值。黑人一頭。錢若干。白人倍之。生獲。又數倍之。自是踰城穴隙。日

語笑。後者忽無聲。回視之。已失頭而仆。前者大駭。僂立若槁木。俄頃。又失其頭。偷兒或東或西。或著西人衣冠。持竹杖。橐橐然曳革屐以來。英人近與語。遽刺殺之。其生致之也。則以布自後扣其頭。使不得聲。而絞布兩端。負而趨。至幽僻。箝口。置諸橐。網之以縋出城。或爲英人所見而追之。則負以趨曲巷。追者迷失。道。又懼其害己也。廢然返。英入巡視城上。亦通夕往來。羣盜數十。以長藤爲環。喑默候城外。聞城上巡者過。爲怪聲驚之。英人俯視。遽以藤環勾其頭而墜。既墜。塞口中以物。而反縛之。復候之。如初。城上英人謂墜者誤失足。且聞其顛蹶。皆伸頭下視。思援之。又盡爲偷所鉤致。乃始譁然。擁所獲。大笑以去。疾如風。凡城內外之以竊英人頭至者。黨日益盛。計日益巧。所獲日益衆。其奇策祕術。人莫得而盡知也。他日。偷獻頭於將軍。將軍語之曰。得英兵百。不如得其官一。能生致之。賞萬金。不能取其頭。可也。久之。反命曰。官不可得也。官未嘗夜出。臥蓬室。兵環於外。吾儕之趨捷善升屋者。飛登其臥室。密揭瓦偵之。則見其在室中。脫衣冠入帳而寢。既而下揭帳。空榻也。明夜又易室。偵之如前。而空如故。吾儕

利其頭爲奇貨。數數夜守之。終不得知臥所。得官一。不如得兵百之易也。當此之時。英官雖防護甚謹。不可得。而心常惕惕。每日夕。穀竦自驚。旦日而以失首報者。恆數十。或多至百餘。白人夜出邏。往往曉不歸。其黑人無名籍者。至不可算。由是大懼。盡率其屬登舟而去。寧波遂克復。

烏蘭泰向榮圍粵寇於永安

咸豐辛亥冬。粵寇洪秀全有衆二千人。嘗被圍永安州。時賽尙阿督師。以烏蘭泰向榮分統勁兵圍之。烏向皆名將。積不相能。時江忠源在烏幕。力爲排解。以向氣盛。銳意不讓烏。齟齬益甚。江方倡長圍深壕聚殲之策。以北關疏闕。請益兵合圍。向不許。會江以病歸。向烏相仇益甚矣。

秀全既據永安州。建僞號。封諸酋爲王。王以下爵七等。設六官丞相司馬軍師旅帥等職。女官等次亦如之。行營五將軍。按水火金木土。各司其事。洪大全所定也。

自託爲巫。謂天父下凡。附其身。嗣人陰私。又託天父言。挾制秀全。令前跪受杖。已則高坐。歷數其罪而責之。責已。仍奉秀全上坐。己有不韙。慮不足箝制其下。亦伏地。令人杖之。不稍貸。由是諸酋篤信其說。以爲真有天父鑒臨也。會官軍屢易帥。惟向榮爲協忠武老於軍事。謀略素優。都統烏蘭泰總兵秦定三亦果敢善戰。故新墟雙髻山莫家村三捷。戰功爲最奇。

秀全之由金田移屯新墟也。定三潛渡江。偵知竹園村樹木叢雜。乃斷樹截竹。拋棄名要隘。而伏兵村中。僅留一路。遣兵百人。僞爲樵採者。引寇入。伏前者突出。寇倉皇。且戰且走。亟從村後竄逸。則隘路竹木阻塞。後伏又起。大呼追擊。四面合圍。於是一日七勝。殲擒二千五百餘名。寇乃退據雙髻山。

雙髻山前以新墟爲門戶。後以豬仔峽爲藩籬。向命諸軍圍其東南西三面。而自與都統巴清德合攻後路。既登豬仔峽。奪其要隘。寇自高擊下。銃礮木石如雨。官兵奮力抵禦。勢正不支。而前路諸軍已抵寇營。呼聲震山谷。上下夾攻。寇大潰。及據永安。以大股分屯城外諸村。阻官兵進攻之路。距莫家村十餘里。有

高嶺三。其中曰秀才嶺。尤險峻。烏相度形勢。遣隊誘之。戒以俟寇漸近。沿左右二嶺。緩退過脊。嚴陣以待。而自率火器營建中軍旗鼓於秀才嶺最高峰上。預埋地雷等火具。植紅蓋於帳前。寇至。左右營及中軍皆退。衆寇競前拔其紅蓋。火機忽發。全嶺崩裂。燔寇以數千計。大隊乘之。生擒無算。自是見烏幟。輒不敢近城。而寇於其酋亦自是漸有離心。獨大全秀清狡猾堅忍。死守不下。

壬子春。秀全卒由北竄。馳犯桂林。四總兵同戰沒。俄而烏亦中礮死。秀全遂由榔下。畧長沙。浮洞庭。出東南。禍延全國之半矣。

黃印山平兩杯茶教匪

江蘇裏下河一帶。有兩杯茶教。某寺僧實倡之。僧死。傳揚人盛廣大。而通州之黃朝陽茅廣福等次之。受戒誦經。斂財聚衆。愚民爲所惑。然初無謀叛意也。咸豐壬子。狼山鎮標兵目陸家升陳某。性桀驁。已保五品銜。食雙餉矣。心未滿。仍多所要索。總兵抑之。遂怏怏懷怨望。潛渡江。通款於在福山之粵寇。願獻通

諾。既返。百思無計。忽憶黃茅輩得民心。煽之。當可動。遂詣黃。盛言寇旦夕且渡江。若輩當自計。衆大懼。陸言無妨也。彼中曾與我善。能人出千錢。當代買太平紙。萬張貼門首。可勿擾。黃信之。函致諸教首。斂如數。已而陸又曰。髮天主甚賢。取天下。反掌耳。欲富貴。當乘其未來時。能出萬錢。高爵厚祿。可立致。出千錢。亦不失爲朝將。空劄已至。勿自誤。果愈惑。爭出銀買空劄僞職。徧通境。實則皆陸陳私刻也。

陸陳見教主易與。復煽言天主愛民。但相從皆手足。兵到。順民須助威。宜家置旗一槍一。編隊如行伍。黃內怯。私議曰。太平紙爲職名劄。祕之無知者。苟公然置禁物。保勿有滅族禍乎。陸陳變色曰。君不從。弗強也。然事後。必勿悔。黃終猶豫。陸出一冊厲聲曰。君輩已受僞職。不從。卽投之官。滅族禍誰獨免者。黃戰慄謝之。且曰。非自怯。恐江南不果至耳。陸陳邀黃至福山壘中。實其言。乃昏夜偕渡江。見其會。盛席款之。溫語嘉納。留十餘日。偕返。於是教徒信益堅。買糧置器。駐隊軍山。將於五月十四日夜攻州城。城中差吏弁勇半教黨。謀徧布街市。官

夢夢也。十二日黃下令戶出錢五百助軍裝。南沙有董事某以無故斂民阻黃。黃怒曰。君此時猶自大耶。卽率衆焚其廬。某奔至城告變。城中乃大震。會狼山僧亦連夜至。具言軍山謀反狀。

通州牧黃印山有幹才。亟命三門嚴守禦。令各沙董擒首事者。明日沙董繫四人至。殲之。各沙搜捕羽黨。盡得其軍械旗幟號衣印信。並職名冊一部。於是按籍訪獲次第就誅。

最可哂者。其黨職名悉僭神佛封號。稱黃爲玉皇上帝。餘則有都天靈官元帥。眞君火神龍王等名號。旣被拘。不刑自承。有憐而飼以肉食者。則合掌謝曰。罪過罪過。遲一刻便升天。何苦以葷食累我被謫乎。至死卒不食。黃之妻自稱玉皇娘娘。將刑縛署前大樹上。見人狂詈。適官過。指而責曰。吾諸臣皆歸位玉霄宮。尙虛左待我。獨羈我凡界。何爲持刀者牽之去。乃喜。十四日各門戒嚴。總兵率兵梭巡。城內外排列勇隊。火光徹夜不絕。民一夜數驚。謠言不能禁。捕數人斬之。乃少定。雞鳴徹隊。人心始粗安。

越翼日。陸陳俘至。始知官紳士民所在。有獻首人。於是局中皆色變。旗牌某。總兵泊荷亭心腹也。有逆跡。黃擒之至。泊婉言爲請命。黃大笑曰。大人愛賊。可謂至死不悟矣。叱速斬之。泊有慚色。盛黃皆宵遁。百計不能得。盛潛泰州。撐巨傘。僞爲賣藥者。爲黠胥物色。卽泰州寸磔之。黃父子甫出境。鄉人縛之來。嚴刑鞠問。斷其脛。以大畚舁之市。子解部。宮之。給披甲人爲奴。其黨始稍稍息。

葉鴻駒督團與粵寇戰

咸豐辛亥。粵寇擾嘉定之北岡鎮。鎮紳集貲創團練。推葉鴻駒爲領。不應。強而後可。蓋鴻駒善技擊。以精內家拳聞於里也。

壬子。金陵大營陷。寇長驅東下。犯外岡者數逾萬。練丁恐。謀避。鴻駒獨慨然曰。鎮人餉我輩者不薄。安可聞警而逃。無所建示乎。且彼雖衆。烏合也。敗之。易耳。勝之而後避。未晚也。迺遣丁徧設旗燈於林菁叢處。而伏精壯於要道。寇夜至。見燈光。疑有備。不敢進。乃退而合軍以進。至隘口。伏軍突起。鴻駒首殺數百人。練丁膽益壯。無不一當百。寇大驚。四潰。練丁擒其軍帥一。帥帥四。告於社而戮。

之。及後寇大隊來。鎮人已盡徙矣。蓋鴻駒教之也。其後李文忠公鴻章屯軍滬上。耳鴻駒名。謀致之。鴻駒不應。且曰。我之擊寇者。欲以殺其劫掠淫威耳。他非敢望也。事平後。鴻駒授徒。自給以終老。蓋其志僅欲以所學餉後人也。

陸建瀛委江寧於粵寇

兩江總督沔陽陸建瀛。字立夫。初頗英銳任事。好談經濟。有當官蹇然之稱。亦稍結納賢士大夫。一時名流。如澱浦嚴正基。仙舫邵陽魏源。默深。上元梅曾亮。伯言。元和陳奐。碩甫等。皆爲所羅致。且謹事當道。得其驩心。由是聲望蹕起。聖眷日隆。

咸豐壬子。粵寇出嶺嶠。越洞庭湖而北。勢張甚。陸時在豐工。督辦河南合龍事宜。嘗從容語幕客。羣盜弄兵。無堅不摧。然實趁遠略。當今苦無任事者耳。因屬草疏擬戰守事四條以上。文宗嘉之。諭令察度軍情。如必親往扼要調度。可酌量籌辦。不遙制。又令分飭文武大員。嚴防水陸要衝。陸疏言小孤山扼長江要隘。然不如在上游黃蘄等處設防。乃授爲欽差大臣。命與江蘇巡撫楊文定馳

守江寧。

冬十月。陸由豐工還江寧。與將軍巡撫會籌防務。調兵募勇。倉卒未集。上游羽書狎至。寇警日棘。乃以十二月出師。奏稱東西梁山及荻港。各需兵千人防守。請由江蘇安徽巡撫如數酌撥。從之。

先是。陸派兵三千。往防湖北武穴下游之老鼠峽。至是。邊審春鎮總兵恩長爲翼長。以濟師。俾率松江提標兵二千先行。自率續到兵數百。親軍數百。與員弁幕客。乘舟溯江。倍道前進。

癸丑春正月朔。寇去武昌。悉銳東趨。俘男女數十萬。舳艫十萬。蔽江而下。當是時。海內承平久。武備日弛。綠營兵尤積疲不可用。陸兩次所遣進防老鼠峽之兵。皆畸零湊集。兵將不習。既抵防。檣舟江岸。并不度地爲營自固。綠營兵於濬濠築壘。亦本非所諳。偶或登岸操演。飾虛藝以炫衆。見者皆目笑之。聞寇將至。膽寒氣索。船已漸稀矣。某夜。恩長與寇還。麾兵進戰。中礮墮江死。師潰。陸先以十二月晦次九江。休兵數日。已知寇棄武昌而東。乃命移舟上駛。逢潰卒。白恩

長敗狀。從兵聞之懼。返棹順流疾行。蓋距九江未遠也。

江西巡撫張芾駐守九江。亦引軍退。寇居九江五日。九江已空無人。無可戀。悉衆進躡安慶。陸遠小舟夜過小孤山。是時有標兵數百。駐營山椒。安徽按察使張熙宇督礮船泊山趾防守。衆固知其不足恃也。然小孤山兀峙江中。巋然爲東南屏障。其峰斜對南岸彭郎磯。南寬里許。北寬半里。陸徑越小孤。不敢留標兵礮船。一夕不知所往。自是寇直躡瀕江數千里。如入無人境矣。

陸乘肩輿過安慶城外。巡撫蔣文慶登陴問戰事。陸憑軾搖手曰。寇勢浩大。萬不可敵。蔣邀入城同守。不聽。及安慶陷。蔣殉焉。

陸既至江寧。隨行僅十七人。及兩舟而已。蓋自九江以下。水陸兼行。凡七晝夜而達會城。並撤蕪湖荻港板子磯防兵歸東西梁山。聲言將親督廣艇暨舢板船。進防東西梁山。未及行。帥船已不戰而退。將軍等致書趣令仍赴上游迎勦。不答。請結營城外爲犄角。亦不答。將軍等詣商戰守事。稱疾不出。凡閉閣謝客者三日。楊文定稱總督已歸。卽日拜疏移守鎮江。於是將軍祥厚提督福珠洪

阿副都統霍隆武布政使祁宿藻會疏劾總督巡撫喪師避寇狀。有詔陸建瀛前已革職。著交祥厚拏問。委員解刑部治罪。楊文定革職留任。率同文武防守鎮江。祥厚兼署欽差大臣兩江總督。然驛程相距二千里。比奉詔旨。已在城將陷時矣。

寇居安慶三日。運藩庫銀三十餘萬兩。漕米四十餘萬石。登舟去。仍留衆守安慶。丙寅。陷太平。庚午。陷蕪湖。辛未。福山鎮總兵陳勝光以水師逆戰蕪湖。衆潰。勝光中礮。墮江死。壬申。寇前隊薄江寧。周視城外形勢。城上槍礮齊發。寇斂軍不動。甲戌。大隊悉到。聯營二十四座。寇船自新洲大勝關至七里洲。醫集蠶萃。莫紀其數。明日。衆寇傳於城下。攜具仰攻。晨夜不息。兵民協力固守。聚寶門外米商自募練勇殺賊。寇將敗矣。城上開礮助威。誤中數人。練勇駭散。宿藻望見。憤甚。嘔血死。寇乃於儀鳳門外靜海寺中掘隧道百餘丈。抵城隅。實火藥其中。二月乙酉旦。震聲訇然。地雷發。城潰。寇驟登。第二雷又發。殪寇數百。官兵驩踊。獻馘領賞。守陴兵轉寡。寇大至。因調西北隅防兵。北嚮堵禦。相持正急。別隊寇

於水西門。噉噉衝入。官兵潰。祥厚等退保內城。旗營男女登陣守禦。內城又陷。死者四萬餘人。祥厚、霍隆武、福珠洪阿皆力戰死之。上元縣令劉同纓公服坐堂皇。罵賊死之。前廣西巡撫鄒鳴鶴隨辦團防。亦死焉。前定海鎮總兵湯貽汾告休僑居。從容賦絕命詩自縊。官兵被驅脅屠戮者無算。

陸乘小輿往謁將軍。還至十廟前。遇寇。盡刃斫之死。文宗命賞還籍沒家產。給卹典。贈諡。御史方俊疏論之。乃撤卹贈。仍還總督銜。江南士庶追怨陸不能禦賊。浮議藉藉。謂陸實已降。建陽守備汪大臣稟報向忠武公榮。謂望見陸首裹黃巾。與官軍接仗。向訪城中逸出兵民。則知陸實於城陷時被殺。劾大臣誣讒。上官抵罪遣戍。

九月。文宗命惠親王綿愉爲大將軍。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爲參贊大臣。率健銳營出京勦賊。王佩銳捷刀。僧格林沁佩訥庫尼素光刀。司道提鎮以下。不用命。或失誤軍機者。皆得專戮。

謝忠愍與粵寇戰於天津

咸豐癸丑。粵寇北犯畿輔。長蘆鹽運使楊滯製槍五百桿。招募壯丁。在署教演。號曰蘆團。旋奉旨。派前浙江巡撫梁寶常等協同天津地方官辦理團練。乃立義民局二十八處。每局五六十名。按期訓練。縣人張錦文倡捐團練經費。並上守禦策於鹽政文謙。文善之。發令箭一支給錦文。俾籌布置。錦文自練壯丁三千名。號曰鋪勇。當是時。天津鎮協各兵。連年徵調在外。城中惟蘆團鋪勇。而義民二十八局散布。一縣通計。惟數千人。天津地平衍。無險可扼。寇七八萬由南而來。自春徂秋。寇氛日逼。民心大震。

九月二十六日。偵知寇已入滄洲境。錦文夜謁縣令謝子澄。獻粟錢四千緡爲募勇費。且謂寇勢鷓張。非遏其銳氣不可。明日募夫萬餘。掘長濠於小稍直口。復以席裹土。如鹽包然。疊成礮臺。置礮盤六座於臺上。明日工成。錦文人見謝告之曰。昨夜獄犯喧譁。恐生變。奈何。錦文曰。莫若擇其罪不至死者出之。激令殺賊贖罪。從之。回民劉繼德者。甫出獄。振臂一呼。回民奔集者千餘人。遂率赴教場聽令。適錦文豫引鹽課銀二萬兩至。儘數易錢。分寫小票。以給勇糧。官紳

議誰可督隊者。謝奮然請行。衣短後衣。持槍上馬。率練勇至城西小園。駐焉。

先是。邑人賈慶堂獻策。恐寇於水淺處偷渡。村民有弋亮者。善用排槍。置小舟上。覆以席。推行水中。百發百中。僉呼之爲雁戶。宜招募設伏。以備不虞。官紳皆以爲然。倉猝募五百人。是日。使慶堂率往。伏於稍直口之東南。二十八日。寇蜂擁而來。謝率衆迎勦。蘆團擡槍乘勢堵截。縣民數萬持械相助。曾小禿子。矯健絕倫。彼中呼爲開山王。手執黃旗。左右指揮。迅奮剽疾。官軍以火槍擊之。擊上則鼠伏。擊下則猱騰。槍甫止。則隨煙而進。有大沽老卒。喑曰。是賊狡猾。非巧取不可。乃以兩槍上下交擊之。立斃。衆猶奮突而前。至設伏處。呼渡。雁戶佯應。推舟前行。距寇數武。號鑼一聲。排槍轟發。相率倒地。驚以爲水雷。遂大潰。

是役也。寇因水阻。迂道東走。僅遲至一日。而稍直口得以爲備。且歧徑皆淹沒。可豫料其所至。而以全力專備一路。斬五百餘級。我兵勇無一傷者。由是小稍直口改名得勝口。旌戰功也。時惜無大軍夾擊。不能一鼓殲之。又以彼衆我寡。未敢遠追。寇遁至楊柳青。旋據靜海之獨流鎮。十月十七日。督師大臣勝保始

統大兵由深州至天津。旋赴獨流鎮勦賊。並調謝至大營辦理糧餉。帶練殺寇。十一月二十三日。副都統佟鑑出戰。獲勝。殺數百人。以拽取濠板。被其擁圍。手執長矛。殺寇數人而死。謝馳往援救。身受七傷。赴水死。勝保奏聞。得旨。謝子澄著贈布政使銜。予諡忠愍。

訥爾經額爲粵寇所敗

咸豐癸丑。文宗以大學士訥爾經額爲欽差大臣。督兵馳救懷慶。適粵寇解圍。竄山西。訥督兵回防直隸。

初。有獻計於訥者。言潞城黎城間。有小徑。循太行東出。可由河南之武安。徑趨直隸之臨洛關。其路甚捷。有險可扼。若遣兵五六百人守之。雖十萬之衆。不能過也。訥拘牽舊制。以爲潞城黎城皆山西地。乃咨請山西巡撫派兵守之。咨未達。而寇已陷潞城黎城。果由此路東出。

是時。訥方督凱旋軍萬餘人。次臨洛。先一日。有冒其旗幟。責州縣供張者。蓋寇之先驅。已過而北矣。訥未知也。次臨洛之日。寇躡至。官軍倉皇失措。車馳卒奔。

萬餘人潰散略盡。訥以數十人走入廣平府城。盡失其關防令箭軍資軍書等物。幕友吏僕皆星散。既已不能具奏。廣平知府爲之稟達省垣。桂良方以刑部尙書守保定。爲之入奏。訥奉旨革職拿問。寇讎由此大張。

粵寇圍鮑武襄於九江

鮑武襄公超由擔水夫從戎。以勦粵寇。積功至專閫。班五等。然貴後猶不知書。自姓名二字外。更無所識。方被圍於九江也。將遣人赴曾文正公祁門大營求援。令幕客撰牘。移時不至。乃自往促之。見其握筆構思。頓足曰。此何時耶。安用此文。纒纒爲者。呼親兵。以白麻一幅至。自操管。大書一鮑字。以無數小圈繞其旁。亟加封付遞。衆不解。問之。鮑曰。大帥自能知其故。遞至祁門。曾之幕僚啓視。亦莫識其意。持示曾。曾大笑曰。老鮑又被圍矣。乃亟檄多隆阿往援。圍始解。

江忠烈與粵寇戰於廬州

江忠烈公忠源之擢安徽巡撫也。時方在武昌庀守具。奉詔云。楚皖一體。當相其緩急爲去留。不必以成命爲拘。旋以廬州事急。率所部千餘入。力疾邁行。至

六安州城病益劇。復有旨令暫駐六安。俟兵餉齊集。相機前進。廬州知府胡元煒具稟告急。謊言廬州糧械極富。團勇多而得力。江以爲廬州重地。有可守之資而棄之。可惜也。乃分所部之半。留守六安。自率其半。馳赴廬州。問元煒以守具。則糧糧軍火。一無所有。守城兵僅元煒腹心徐淮所募勇及江所募六安勇數百人。皆新集。不足恃。廬州城大而圯。兵勇人數。不敷一門之守。江悟爲元煒所紿。且知廬城萬無可守。然既已至廬。不肯爲棄城退守計。又怒元煒不能布置於平日。復詭詞貽誤於臨時。每見必斥責之。元煒遂匿不敢出。江出巡城。見水西門枕高阜環城。一面皆山。度寇必據山俯攻。因部分文武吏守城。而自守水西門。下令有能助守城者悉聽。廬民赴者萬餘。部署稍定。越日寇大至。環城急攻。駕雲梯攀堞。官軍屢擊卻之。

衛佐邦尹達章平紅巾

咸豐癸丑十二月。欽差大臣琦善督諸軍。與粵寇戰於儀徵。寇軍知勢不敵。轉向廬州下之。遂乘勝向六安州進發。巡撫江忠烈率師出水西門。寇已由隧道

進。城崩。官兵驚走。忠烈大怒。手持大旗。緣陴上。督衆連斃寇目。會胡元煒部勇目徐淮通寇。開門引入。忠烈自投古塘。死之。壽春鎮總兵玉山以滁州兵萬餘。戰於拱宸門。師潰。死。陝甘總督舒興阿率一萬五千人屯岡子集。十戰十敗。降者過半。鶴麗鎮總兵音德布由大安來援。亦大敗。陣歿。

陳開。佛山人。幼無賴。好與會黨交。營卒衙役亦多善之。解衣推食。不愛惜。以爲天下大亂。自擬於韓信樊噲。雖目不識丁。不害也。

亂事傳至粵。佛山諸無賴議響應。僉曰。此大事。非吾輩所能任。計無如陳開者。時開方設雜貨攤於鶯岡。聞衆至。出迎。問何事。曰。時至矣。君猶默無舉動乎。開曰。然。然。茲非細事。非若持械行劫。僅及一身而已。事關謀反。成則大福。敗則妻孥且不可保。雖然。吾固計之甚詳。汝輩且入吾室。共決之。衆入。則有長髯客已在座。衆愕然。開曰。此非他。吾粵人有在洪軍作校尉之劉麗川者。其兄弟行也。彼爲劉杜川。昨夕方至。正以此耳。君等有何陳述。衆曰。吾儕不過冀君一朝得

杜川曰。無驍勇善戰。可作將領者。將若何。開沈吟久之。曰。若然。能師父足當之。蓋寺僧有和尚能者。亦驚岡產也。素習易筋經。有巨力。能舉數百斤石。曰。願性頑悍。無與狎。惟開與周旋。乃偕杜川訪能。略陳起事之議。能允之。謀既定。開自爲軍帥。稱大王。居王借山。以能爲大將。領諸路軍。別遣黨人四出鼓煽。於是何六起石龍。林洗隆起省城外之河南。關巨掠沿海。陳松年起新會。陳吉起順德。陳金剛起清遠。鄒六起龍門。相與蓄髮易服。而明代衣冠不可驟得。乃徵梨園所有者而分御之。頭戴紅巾。紅與洪諧聲。寓擁戴洪秀全之意。又凡聚議之處。必榜曰洪順堂。意亦猶是。部署既定。設官分職。其銜爲將軍元帥。先鋒軍師防禦使等。將軍元帥。大都椎埋少年。軍師則爲落拓文人。防禦使則富人。被掠入黨。以虛名從而籠絡之者也。

紅巾初舉事。將帥挾土銃。次腰劍彎弓。次插利刃。又其次。則棍棒叉鉤而已。初劫大基頭軍營。官軍以大礮轟擊。衆大敗。能以禮謁里人馮松。卽所謂藤松者。求畫策。松曰。是不難。官軍不能無妻子。其妻子不能俱遷營中。猶在里巷。子以

重兵劫之。使俱來。率往陷陣。居前敵。官軍雖有礮。疇敢發者。因挾以降。事必濟。能大喜。如言往。官軍果不敢發。一夕盡降。礮械悉爲紅巾所有。

松旣爲紅巾畫策。且建首功也。開奇之。遣人賚金帛往聘。來軍營調用。松本小。康不欲以身爲孤注。其族人翰如多謀畧。松素下之。以事告。翰如戒勿往。松曰。成敗雖不可知。然槁項黃馘。老死牖下。亦非所願。翰如曰。吾不敢阻君進取。但烏合必無所成。松曰。筮之。筮之吉。松曰。此猶不足信。天倫相彼。吾當出。則當大雨。已而大雨三日。松曰。得非偶然乎。吾事成。則當更雨。已而一雨兼旬。松曰。可矣。乃就開營中。俯伏稱臣。開錫以金盃。上插雉尾。鎖子黃金甲。八寶戰靴。望之燦然。松九頓首謝。蓋皆梨園中物也。

開旣踞佛山。遠近無賴俱至。衆號十萬。軍實無所出。則按戶索富者。使捐輸。佛山本商賈雲集地。紅巾至。無不唯命。開驟得金幣。則廣聲色。掠婦女。松諫之。開不聽。

朱發者。亦佛山人。賣菜傭也。有膂力。性愚戇。貧不能自存。妻馬三孃美麗無匹。

發與開善。開語之曰。汝妻非尋常人。一品夫人也。發以爲妄。三孃頗自矜。及開舉事。立授發先鋒銜。三孃爲女校尉。出入王借山。參預元帥府事。益與開調笑。累日夜不出。朱無所事。日惟醇酒大肉。徜徉於醉鄉。

松固識三孃。知三孃握大權。能左右開。則詣三孃而告曰。夫人居此。洵樂然。燕處危巢。禍將至矣。三孃愕然。松曰。吾輩雖僻處佛山。然聲勢不小。雖總督始良。不思振作。獨不畏沈葆楨乎。且夕出師。大軍壓境。吾輩殆矣。三孃曰。計且如何。松曰。先發制人。古之明訓。盍因彼未動。從而攻之。羊城一下。全省且爲我有。如是。則進可圖大事。退亦不失富貴。夫人倘以爲然。則速與陳大王言之。事之成敗。在此一舉。三孃曰。善。遂以松言入告。開初不允。繼爲三孃所劫。乃大發號令。驟興師。遠近賊黨皆從之。

甲寅六月二十七日。李文茂等率衆分三路直撲廣州。其在北路者。圖奪城外礮臺。守臺兵發大礮轟之。遂卻退。是時撫標五百名。協同鄉勇五百名。由東門突出接戰。東路寇攻城方酣。不意官軍突至。方相顧錯愕。而前刃已及。寇繞城

抵禦。適旗兵續至。併力追逐。東路遂敗。其西路寇聞兩路敗耗。乃趨西門外之青龍橋。外委黃賢彪率汛兵百名鄉勇三百名。要擊之。斃寇百餘。餘寇將散。忽傳能以銳卒萬人至。勢復盛。然不能前進。僅屯於城北數里之牛欄崗。

七月初五日。兩廣總督始良以紅巾盛。令廣州府知府沈葆楨督師勦之。於是都司曾廷相守備陳國輝千總黃大榮屈超羣等率師攻牛欄崗。寇發巨礮以拒。官軍蹂進。破其中營。奪獲軍械無算。能率健黨忽自崗後繞出。崗前之寇復返戈力戰。官軍大敗。屈超羣熊應飛黎安瀾余兆清等皆陷陣死。能方擬率衆薄城。忽傳總營有令至。能大愕。則班師令也。

開之。令能班師也。衆莫知其意。松素善發。乃謂發曰。我軍初立。利在速戰。今大王首鼠兩端。吾輩死無日矣。發曰。我亦不欲戰。此間樂。官軍不能來。來則速死耳。松歎曰。噫。豎子不足與謀。若汝三孃。尙有志也。於是匍匐求見。開方視事。與三孃高坐堂皇。陳居左。三孃居右。開見松至。曰。贖松。賜汝坐。汝何言。速言之。松曰。臣無言也。臣不知大王意所在。若相持旦夕。官軍且來。何以禦之。臣不自

惜爲大王惜耳。開沈吟不言。三孃忽掣開印鈴於小旗曰：馮軍師聽者。此將令也。全軍聽汝調度。速東趨。佇看汝奏凱回耳。松曰：諾。

七月二十六日。松以開號令。飭諸軍東發。時大瀝四堡紳士歐陽泉等已倡辦團練。乃置礮械。備糗糧。而大範江夏荔莊登賢月窟諸鄉悉繼之。紅巾東趨。適經其地。各鄉分守。使不能進。松令先攻四堡。其一路入曹邊。經龍頭墟。窺草堂橋十一鄉。鄉勇發巨礮擊之。寇僞遁。分伏叢薄間。團長劉遇昌偕弟遇鴻率勇踰橋逐寇。遇伏皆死。後隊見之。大憤。鼓勇繼進。血戰久之。陣斬衣蟒服者數人。寇乃退。其一路由大鎮攻鍾邊。已破壘毀牆而入。而大瀝鄉勇紛紛赴援。以巨礮伏林中。寇不識地利。中彈輒仆。陣大亂。遂散。

松東趨之計不果。乃遁回佛山。日掠於近村。冀得軍實。以收合餘燼。閏七月朔大會南海順德各縣徒黨。將東趨。先攻大瀝四堡。發將二千人扼守沙口。陳洗隆將千人攻仇邊。陳金剛由新橋渡江夏。和尙能統坡山船萬人。由小朗渡直進瓜步橋。登岸犯雷邊九潭等鄉。而開與松率大隊由水頭墟進攻。留三孃居

王借山大營以策應。寇四出。遠近騷然。

寇既破四堡。東趨之路遂通。乃分途進攻省城。葆楨聞耗。乃立召衛佐邦尹達章至。使破寇。於是佐邦陳策。以紅巾連日撲城。東北勢力爲最悍。餘實無能爲。今官軍分途應敵。兵力單薄。必不足取勝。不如併力扼東北路。東北破。羣寇自解。十五夜。官軍由東路衝出。直趨燕塘寇營。時方昏黑。下令縱火。各軍手持一炬爭投之。俄頃。火大熾。寇冒火突走。竄牛欄崗。

開之發兵攻省城也。檄各縣徒黨俱至。番禺之陳顯良。三水之黃大榮。最強悍。顧牽於他事。不卽至。及紅巾敗。陳黃始以舟師來。則聚於佛嶺市。而別築礮壘於義勇祠前。遣悍黨守之。使成犄角。官軍聞耗。遂遣礮船由槎頭進口。抄攻佛嶺市背。而先以一軍進攻義勇祠。以牽制之。寇在祠前設濠塹。環礮壘。官軍不能近。既而達章率銳師至。下令取泥填濠。俄頃。濠平。官軍踐泥而進。直逼寇壘。呼聲震天。礮甫發。壘已破。寇紛潰。遁入石井。名地道員沈棣輝焚其巢。悉滅之。進攻省城之寇既敗。而餘黨尙盛。東莞人盧昌。糾衆數千。自爲大元帥。號令與

開等。八月十八日。仍欲進窺省會。襲奪附城之三寶墟。別遣其黨率千人。進窺泥城。佐邦聞之。首率勇攻三寶墟。昌兀立陣前。麾旗督戰。寇咸懷死心。狂呼跳躍。有如中癘。佐邦陽爲不敵。別遣一軍旁攻。昌出不意。爲所殺。餘衆大敗。棄舟走。達章復率水軍勦滅之。

先是。開敗於省城。遁佛山。聞諸路徒黨已半滅。益懼。松雖智。已不敢畫策。能雖勇。亦不敢侈言戰矣。日惟置酒痛飲。而三孃獨促其收合餘燼。背城借一。開商之松。松避之。然艱於糧食。城中民戶勒索已盡。欲求之附近村落。則已悉辦團練。不能進窺一步矣。

十一月初六日。佐邦達章率師攻佛山。開不能戰。乃下令縱火。隆冬物燥。萬炬齊發。全鎮蕩然。計燒民居萬餘。死於火者逾萬。而開能發俱不知所之。或曰死也。松匿民家。爲官軍搜得。斬於佛山西之高秧地。三孃則爲某弁所獲。匿作妾。參軍事。勦餘黨有功。當道雖有所聞。置不問。

曾文正失利於靖港之粵寇

咸豐甲寅春。粵寇陷湘潭。圍攻長沙。曾文正公國藩檄塔忠武公齊布帥師復之。復躬率水師追寇於靖港。戰失利。投水者三。幕客掖以起。文正終以事不可爲。遂止妙高峰。草疏及遺屬凡二千餘言。密令其弟靖毅公貞幹市櫬。將以是夕自裁。會湘潭捷書至。乃再起視事。然仍以師不全勝自劾。時詬謗叢集。湘省藩臬糧鹽諸使者至。會牘上巡撫。劾文正。文正姑忍之。

文正之初敗於靖港也。湖南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詳請撫臣奪其軍。參奏治罪。俄而塔忠武以陸師大捷湘潭。撫臣乃不敢極言文正罪。然亦不敢論鮑起豹恇怯狀。既奉硃諭。切責起豹。代之以塔。而於文正請罪疏。有溫慰詞。且云汝此時心搖搖如懸旌。平日自命養氣之功何在。又令奏調司道大員。隨軍支應。徐陶聞之。謁文正。頓首稱死罪以謝。

羅澤南初將陸師。不敢一戰。惟從塔軍後。觀戰壯聲而已。一日。寇來攻甚急。不及請援於塔。遂與戰。竟獲大捷。自此遂爲勁旅。與塔齊名矣。

開隆阿勦粵寇

侍衛開隆阿者。善騎射。發無不中。嘗射獵山中。斃虎十數。軍中號爲打虎將。開亦深自負。會江忠烈應調赴廣西。所率楚軍。皆敝衣槁項。諸軍皆竊笑。遇開於江所。僅一長揖。意頗不懌。他日督戰出隊。卒遇賊衆。圍之數重。矢盡。左右衝突不得出。忠烈登瞭臺望之。曰。必開君也。急率親兵數十人。介馬馳救之。卒挾開出。並轡而歸。開下馬拜曰。活開隆阿者。先生也。自是遂爲莫逆交。

塔忠武勦粵寇

塔忠武性忠勇。亦最慈祥。其統兵岳州時。卽於左臂涅忠心報國四字。洪山之捷。嘗督軍逼粵寇於沙湖塘角間。寇爭赴水死。中多幼孩。塔見之大哭。傳令拯救。得數百人。羣寇因而乞命者。又七百有奇。誅其極悍者。餘盡釋之。一日力戰歸。左右以燕窩進。卻之。曰。吾母夫人在都。不知能給朝夕否。忍甘此耶。德化令進莞席。以士卒皆臥草土。卻不受。

咸豐乙卯。湖廣總督楊霽駐軍廣濟。禦粵寇。聞湘軍敗。大恐。棄廣濟。走德安。軍遂潰散。獨與親軍數百人俱。武昌守備單弱。聞霽至。邀入城助守。霽不可。委之

而去。時陶文節公恩培已擢鄂撫。不知兵。驕橫甚。方以元日索銀壺蒸人參不得。怒詈江夏令。欲奏劾之。司道方相率緩頰。忽報寇已至城外。文節倉皇不知所措。惟禱神呼天。痛罵楊霈誤我而已。城陷。遂被戕。

蓋是時官軍圍九江急。寇乃分兵擾上游。霈不設備。至有此敗。自是而寇遂陷漢口。入襄河。湖北大擾。

僧格林沁擒林鳳翔李開方

粵寇洪秀全之陷金陵也。遣吉文元林鳳翔李開方等率悍黨萬餘北犯。由皖入豫。由豫入晉。由晉入畿輔。連陷郡縣。裹脅日衆。而欽差大臣勝保躡擊其後。頗有斬獲。圍之靜海及獨流鎮。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統領蒙古諸部兵及京營各將軍都統等馳往會勦。適寇遣其黨黃生才等率衆北援。陷臨清州。脅從至五六萬人。勝與領侍衛內大臣土默特貝子德勒克色楞等督兵迎勦。寇無食可掠。脅從者解散大半。沿途復被鄉團截殺。勝晝夜窮追。至豐縣。勦滅全股。生才被山東官軍擒獲。伏誅。其靜海獨流鎮之餘黨。南竄阜城。僧追圍之。

寇聞生才一股爲勝所滅。相謂曰：莫余援也。已。遂并力突圍。奪越三濠三壘。竄至連鎮。立木柵。掘深濠。守之。復分其馬隊。竄踞高唐州。

時文元已被吉林兵射死。鳳翔在連鎮。僧圍之。開方在高唐。勝圍之。然其衆皆百戰精銳。糧食充足。緣城複立木柵。悉以土壅。遇挖濠溝陷坑。又挖地窟。而潛居之。且有地道直通城外。每黑夜劫營。官軍頗有失亡。勝鑄大礮。樹雲梯攻城。皆不能克。遂築壘挖濠以困之。

僧以咸豐乙卯正月十九日攻克連鎮。搜捕餘匪。悉數殲滅。惟不見鳳翔。擒寇供稱在窟室中。官軍窮搜得之。則見鳳翔方在地洞。挾二美人。宴飲驩呼。已薙髮。蓋欲乘間潛逃也。遂與其黨十一人就擒。解京誅之。

僧自是晉封博多勒噶台親王。卽移得勝之師赴高唐。自德貝子以下皆受節制。而勝以師久無功。逮京治罪。僧故撤高唐南面站牆兵勇。誘其出巢。未幾果出城。棄其馬隊。悉步行。竄踞馮官屯。屯距高唐四十五里。距花牛十八里。魯民夫。以各種大木器四周堵之。內又徧掘陷坑。排列槍礮。守禦嚴密。屯內多豪富。

皆高樓大廈。外匝輒牆。礮不能入。僧追至屯外。令馬步隊圍圍。開方自持旗登樓眺望。見官兵近前。卽放槍礮。勢難驟進。僧相度地勢。知非水攻不可。將引運河水以灌之。衆謂屯中地勢墳起。恐非水力所能及。僧乃先於屯外週築圍牆。牆外掘濠溝。甚寬廣。又以掘濠之土加倍內牆。布置周匝。挑挖運河。自東昌三孔橋起至馮官屯石橋止。共一百二十三里。計長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丈。口寬一丈七八尺。底寬六七尺。深五六尺不等。計需工價京錢五萬二千餘貫。自二月初旬起。至三月初四日工竣。竟引水入濠。僧令僱集民夫二三千人。或用水車。或用巴斗灌入牆內。牆外築墩。排列鎗礮。一面令兵勇站立瞭望。防其突出。挖牆倒浸。一面督役晝夜輪流灌注不息。由是漸灌漸滿。牆內水深三四五尺不等。寇之糧草火藥盡溼。乃登樓而居。我兵用礮不時轟擊。繼而柴米漸乏。勢甚窮蹙。四月十三日巳刻。開方遣其心腹百餘混入難民之中。泗水出降。意欲藉爲內應。僧知其僞。訊出被脅難民。遣回原籍。餘黨百四十餘人分撥各營。乘夜盡誅之。遂令兵勇越牆。逼近土堰。燬其巢。十六日黎明。僧又令兵勇越牆。

四面進攻。乃大風驟起。飛沙揚塵。瞬息不辨南北。卽命撤隊。已刻。開方遣人呈降稟。僧諭令限本日午時先繳軍器。方准投誠。約半時許。果繳軍器。則遙見有數十人高張紅傘。擁開方前進。志在乘此脫逃。僧潛令馬步隊數萬人張左右翼以待之。開方既入穀中。遂與其黨八十八人俱在濠邊。就擒僧傳令將八十八人撥入各營。其目八人在營外帳棚守候。但令開方進見。開方頭戴黃綢繡花帽。身穿月白綢短襖。紅綢褲。紅鞋。年約三十二三。攜兩俊童。身穿大紅繡花衣褲。紅鞋。年約十六七。美如女子。左右揮扇。隨入帳中。開方僅向僧德各屈一膝。卽盤腿坐於地。兩童東西侍立。帳內總兵以下皆持刀環立。怒目視之。開方與二童仰面四顧。無懼色。但稱能貸其罰。願說金陵諸黨來降。求賜飯。遂開懷大嚼。笑語如常。旁若無人。僧知其叵測。飯畢。遣出。又令八目進帳。皆跪見求赦。亦卽遣出。遂將李與八目解至京都。凌遲處死。

粵寇以開方爲最勦。而其計略。則用明徐達常遇春北征成算。初議以開方當西路。楊秀清當東路。西路之師。由揚犯滁。徇鳳陽歸德。開封懷慶。繞山西直隸。

與東軍會於天津。而東軍則傍海北趨。秀清不欲北行。以林鳳翔自代。深入無援。故及於敗。

徐若洲率忠義軍與粵寇戰

徐若洲。司馬鴻謨。錢塘人。著籍仁和。以鄉試五薦不售。入贛爲從九品。筮仕江蘇。咸豐乙卯。署揚州府經歷。兼理清軍同知。同知五品官。以從九品攝之。重其才也。母卒於如皋。以不及視含斂。欲絕食以徇。其友顧梅卿以大義責之。乃始食。服闋。奉檄治揚州善後局文書。因說太守。仿古制。製輪機礮。連臂弩。自練一軍。命之曰忠義軍。會粵寇破來安。溫壯勇公方駐六合。率兵二千救來安。檄參其軍。暮與寇遇。隔河而陣。彼衆我寡。鉛藥將盡。乃言於壯勇。請滅炬。使不我測。從之。一夜礮聲不絕。寇疑我兵衆。遲明遁。遂克來安。壯勇上其功。而某大帥與壯勇不合。反責其公牘內首列總兵某。非制也。令曰。此後毋出六合一步。壯勇憤懣。後竟死六合。司馬之功。遂不見敘。戊午。寇再犯揚州。太守發兵迎戰。皆大敗。寇薄城下。乃使司馬以五十人拒之。大呼馳出。手刃數寇。斬其黃旗頭目一。

寇發火銃。中右目而顛。一寇以刃加頸。膚裂血流。又一寇以矛刺其足。曰。是已死矣。乃舍之入城。有民自城中出者見之。曰。此非徐少尹乎。好官也。胡死此。撫之。尚有氣。解衣裹其首。負之行。至仙女廟大營。飲以水漿。乃蘇。時鄉人許緣仲牧泰州。迎至署。凡十月。創始愈。出鉛子於右目。重五銖。其形曲。蓋鐵經火而柔。深入卻窾。故隨之倨句也。司馬具武略。以禦寇。受巨創。亦無以上聞者。然眇一目矣。子名琪。卽花農侍郎也。以文學著稱於時。

張忠武勦粵寇

高要張忠武公國樑。旣投誠於官軍。賞千總銜。從勦粵寇。嘗奉湘撫檄。以二百人破寇數萬於新寧州。咸豐壬子三月。破寇於道州蛇皮嶺。克永安州。追寇至長沙南路。新開鋪。寇竄湖北。復追勦至武昌。破洪山寺壘。

張之立功。自保桂林始。後逐寇楚南北。直抵江寧。與向榮相倚如左右手。寇聚太平。向問諸將孰敢往取賊巢。無應者。張慨然上馬行。所部五百人從之。寇大驚。棄城走。張徐按轡入市。不改肆。歸報往返。僅七日也。軍中唱凱歌曰。張國樑。

走馬取太平。前後奏捷。旋率師渡江。取浦口及江浦縣城。往返亦不及二旬。丙辰五月。九華山之師潰。他帥死。諸將擁兵觀望。大勢幾不支。於是向奏請以張總統南北諸軍。旬日間。招集流亡。立解金壇之圍。朝廷嘉之。始拜欽差幫辦軍務之命。嗣此乘勝克復。旬容鎮江。進擣秣陵關。馳往江北。復揚州儀徵。又渡江。圍江寧。城外寇營築長濠以困之。經畫數年。破寇形勢已在掌握。而九洑洲正當寇衝。亦爲官軍所據矣。

僧格林沁與英法人戰於大沽

咸豐丁巳冬十一月。英人法人據廣州。執總督葉名琛。其注意在改約章。索償款。增商埠。自謂據城爲質。必可如其所請也。總督黃宗漢退駐惠州。既不激勵兵練。籌克會城。又不與英使會議。立約退師事。英使額爾金久不得我要領。乃糾法美二國。駛兵船北上。

戊午夏四月。驟至大沽海口。大沽綠營兵見敵船。卽驚潰。英法兵踞南北岸礮臺。直隸總督譚廷襄提督張殿元等皆以疏防獲罪。敵兵以大小輪船七。暨

板船駛入內河。直薄天津。

額爾金等照會內閣。謂此來非用兵。蓋欲修好。請面見天子。訴其事。文宗特遣侍郎銜耆英諭止之。不聽。遂命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以欽差大臣視師通州。遣大學士桂良尙書花沙納往議和約。英人多索償款及商埠。許之恐傷國體。拒之慮挑強敵。乃以兩江總督何桂清兼通商大臣。特派桂良花沙納馳赴上海。會同桂清先與英人商定稅則。再議約章。六月。英法美三國兵船退。

秋七月。僧移軍海口。築大沽北塘營礮臺。購巨礮。分布要害。檄州縣伐大木。輸之海壩。植叢樁水底。以禦汽船。奏請調吉林黑龍江察哈爾及蒙古兩盟馬隊前後赴軍者。可五千騎。己未春三月朔。怡親王載垣赴天津。察勘海防。桂良等在上海與額爾金商定稅則。額遣其弟卜魯士率兵船北駛。聲言將入京換約。桂良等告以大沽設防。當進自北塘。夏五月庚寅。卜魯士至攔江沙外。壬辰。遣其兵船闖入大沽海口。先覘形勢。僧故羸師以張之。癸巳。兵船十七艘駛進雞心灘。用炸礮摧斷鐵鍊。甲午。鼓輪直進。毀我防具。樹紅旗促戰。直隸總督恆福

派員持天津道照會。告以桂已由上海馳還。請移駐北塘口外。靜候換約。否則暫令換約官數人。由北塘至天津。英人不受照會。開礮擊礮臺。分遣步隊登岸。僧督軍鑿戰。戒礮臺同時開礮。沈毀數船。擊殺登岸敵兵數百。生擒二人。英領隊官傷股而殞。兵輪入內河者。皆中礮。不能駛。惟一艘遁至攔江沙外。

是役也。英人狃於往歲海口之無備。且窺見臺中礮力微弱。未知我增置大礮也。貿然輕進。迨我礮擊壞數船。乃相顧愕眙。海潮方上。易進難退。倉猝不能出口。而我臺瞭擊敵船。蔑不中者。是以獲捷。英船未入口者。留駐大沽以南。分嚮旅順威海衛大連灣大孤山。遊泊測繪。皆海口形勝也。或在此購煤汲淡水。轉若爲濟寇後路焉。疆吏營將聞之。惶然。咸謂荒島無足扞者。會英船糧且盡。始南駛。

當英兵開戰時。美使華若翰由北塘登岸。詣京師。呈遞國書。款以優禮。換約而返。華洋巨商知英人恥其敗挫。必興師報復。懼妨互市也。自議集捐白金二百萬兩。輸償英餉。沮其再舉。於是英使法使牒通商大臣何桂清。謂若事事遵戊

午原約。卽罷兵。桂清入告。得旨。卜魯士輒率兵船。毀我海口防具。首先背約。損兵折將。實由自取。并非我國失信。所有戊午議和條款。概作罷論。若彼自知悔悟。必於前議條款內。擇道光年間曾有之事。無礙大體者。通融辦理。令其有以回報本國。仍在上海定議。不得率行北來。倘再有兵船駛入攔江沙。必痛加攻勦。毋貽後悔。是時廷議以獲勝之後。欲改前約。冀英法二國或就範圍也。然猶申戒疆臣帥臣。不得見敵輒先開礮。致礙和局。又命留北塘一口。爲通使議和地。

北塘用帑百餘萬金。僅成南北三礮臺。會有言宜縱寇登岸擊之者。僧心睦其說。旋奉旨撤北塘之備。退就大沽營城。移其巨礮。置大沽南北岸礮臺。營城距北塘陸路三十七里。水路七十里。議者謂禦寇不於藩垣而於堂奧。失計已甚。北塘紳士御史陳鴻翊密疏爭於朝。不聽。翰林院編修郭嵩燾時在幕府。力爭之。僧狃於大沽之捷。謂彼以船來。不能多攜馬隊。俟其登岸。以勁騎蹙之。可必勝。洋兵伎倆。我所深知。何足懼哉。嵩燾以議論不合。遂辭去。

庚申夏。英將額爾金法將噶羅率輪船帆船凡百艘。入寇。復至大沽口。謂我設備嚴懲前敗。不敢闖入。徐窺北塘之弛防也。六月丁丑。英法馬步隊各挽礮車登岸。先據礮臺。官軍猶意其來換約。不之禦也。大吏派員持照會。請其使臣入都換約。不應。僧整軍以出。所部馬隊。已調赴他軍。不滿五千。合京旗步隊幾萬人。英軍馬步可一萬。法軍八千。壬午。敵船由北塘進內港。我軍馳往扼之。適潮縮。船不能動。高懸白旗。示欲議和狀。我軍信之。不敢縱擊。比潮長。敵兵出不意。薄我師。我師被挫。敵兵由北而南。將逼大沽。抵新河。我軍禦之。敵兵先以七百人出戰。僧矚其寡也。麾勁騎馳之。敵兵退。乘勢蹙之。敵兵各執一槍。精利無前。數十步外。卽不能近。俄而七百人爲一字陣。每人相去數十步。陣長數里。漸圍漸迫。我軍不能退。突圍欲出。敵兵發槍無不中。我軍紛紛由馬上顛墮。戊子。敗績於新河。收合馬隊。出者七人而已。退保唐兒沽。英法軍張甚。出全隊攻軍糧城。又攻副都統德興阿之營於新河。皆陷之。

敵船由北塘分嚮大沽。駕大礮擬我礮臺以扼我前。步騎踞新河以躡我後。大

沽礮臺益危。礮穴外向。不能反擊。庚寅。我軍復退。敵兵進踞唐兒沽。辛卯。奉硃諭云。僧格林沁握手言別。倏逾半載。大沽兩岸正在危急。諒汝憂心如焚。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實在京師。稍有挫失。須退守津郡。自北而南。迎頭截勦。萬不可寄身命於礮臺。以國家依賴之身。與醜夷拚命。太不值矣。南北岸礮臺。須擇大員代爲防守。汝身爲統帥。固難擅自離營。今有特旨。非汝畏葸。若不念大局。只了一身之計。殊負朕心。握管悽愴。諄諄特諭。汝其懷遵。

壬辰。特派侍郎文俊武備院卿恆祺馳往北塘海口。伴送英法二國使臣入都換約。

秋七月癸巳朔。命大學士瑞麟尙書伊勒東阿防通州。丁酉黎明。敵兵攻大沽北岸石縫礮臺。一開花彈。轟入火藥庫。礮臺失陷。提督樂善死之。惟南礮臺尙存。僧念屢挫之後。精銳傷亡。南礮臺孤立難持久。適奉密旨。退防後路。乃撤營城及南礮臺防兵。次於通州之張家灣。與瑞麟軍相依護。庚子。以疏防故奪三眼花翎。領侍衛內大臣。鑲黃旗滿洲都統。敵兵至天津。會和議屢不就。遂逼通

州。八月戊辰。光祿寺卿勝保。率偏師。邀戰於八里橋。勝保紅頂黃褂。騁而督戰。瑞麟軍宵潰。僧軍朝陽門外。

己巳。文宗以秋獮巡幸熱河。敵兵縱火燔圓明園。甲申。僧軍亦潰。聞恭親王在長新店。與瑞麟等皆往從之。英法按軍郭外。欲邀恭主和議。恭用恆祺居間排解。往復關說甚苦。浹兩旬。和約始定。九月壬寅。暨英人法人平。

當是時。曾文正公國藩督師祁門。胡文忠公林翼駐軍太湖。進勦粵寇。相持甚急。聞變。合疏奏請於兩人中簡派一人。率精兵萬人入援。會和議成。不果行。英法軍以海口封凍爲虞。皆於初冬退去。

葉名琛勦粵寇

道光己酉。新嘉坡陳正成設三合會支部於廈門。命名曰七首會。入會者數千人。咸豐癸丑。閩省官吏以強奪豪富黃姓之財。七首會首黃威庇之。率二千餘人起事。隊長多新嘉坡僑民。奪廈門附近二鎮。附者至八千。遂進據廈門。威乃

市劫掠。殺戮及童稚。刀鈍而不血。則并縛數人而投之河。英領事通牒勸止。亦無效。乃以兩軍艦泊香港。若將強制者。於是洋場及船埠四周。俱免於禍。餘地則有一日斬殺至二千人以上者。

七首會陷廈門時。上海亦有三合會起事。時廣東福建兩省人之在上海者。十四萬人。多三合會員。廣東人劉麗川。福建人陳阿連等。羣謀襲上海城。事未發。爲地方官偵知。捕粵閩頭目七八人。粵閩人乃益怒。致書地方官詰責。地方官大駭愕。返而謝之。其月二十日。祭孔子廟。黎明。麗川阿連等六百餘人潛匿北門外。待啓城。卽突襲縣署。迫上海知縣袁某繳印。袁罵曰。印爲天子所賜。汝欲印者。先取吾頭。麗川黨人大叱。斬之。衆因圍道署。城中鼎沸。官吏指揮守兵。放大礮。衆仍不退。脅蘇松太道吳健章繳印。吳解綬與之。麗川取其印。縛健章。奪道庫銀無算。城亦陷。時其黨悉以紅巾爲號。因稱爲紅頭賊。後數日。麗川阿連等欲殺健章而未決。衆議大譁。駐滬美總領事麥轄爾聞之。邀麗川。以吳付之。麗川不許。然有二洋人潛誘健章。自西門縋城逸。匿麥轄爾所。麗川大怒。將攻

租界。租界防益嚴。鎮江官軍至上海。營跑馬場。時或嘲弄洋人而毆辱之。於是駐滬各領事請於江督何桂清。欲移跑馬場駐營。桂清猶豫未決。各領事又致書。令速移營。否則將以兵力奪取。時英美軍艦之在上海者各一艘。合租界所有洋兵。得三百餘人。戒嚴以待。桂清以爲仇洋人。則洋人必惡我而助敵。轉而攻我。則滬城胡以復。遂自至租界謝罪於洋人。時官軍集上海者萬餘。借洋人之力。以斷糧道。復向城中礮擊。麗川聞洋兵之助官軍也。率死黨百餘人犯圍遁。

道光庚戌。三合會蜂起兩廣各地。見洪秀全勝。氣益張。咸豐甲寅。舉廣東各州及廣西全省。皆叛亂。其年。陷廣東之肇慶。佛山。東莞各地。自此官軍與三合軍顯有別。而官軍之運餉羊城。轉藉外人之助。懸外國旗。卽能安然過三合軍之礮臺與軍艦焉。

咸豐甲寅十一月。廣東豪商某備大艦。運兵至佛山。與三合會戰。三合軍大勝。

四十四艘。

廣東總督葉名琛之鎮懾三合會。爲法至嚴。然兩廣江西福建諸省。尙時時暴起。方英法同盟軍之占廣東也。粵寇石達開自湖南進兵廣西。欲攻據桂林。三合會乘之。咸豐戊午。陳清康率軍數千。會集於廣東之北。隱有占領廣東之計。待同盟軍一退。卽起事。適攻擊桂林之粵寇。遇精銳之官軍。突圍逃廣東。更於中途脅從諸無賴。加以三合軍。勢遂益盛。其主力軍乃再向廣西進發。至是。而官軍乃逕向三合軍攻擊。並用賄通懸賞等法。潛約三合會副統領陳政及諸頭目。謀殺其統領陳清康。率衆降。陳政斬之。官軍大勝。並捕內應之三合會黨羽二千以上。斬殺之。

何桂清委蘇常於粵寇

兩江總督何桂清。字根雲。嘗督學江蘇。值粵寇倣擾江南北。頗屬幕客草疏陳兵事。糾劾疆吏之退縮債事者。持論多侃侃。文宗奇其才。改簡浙江巡撫。年未四十也。撫浙數年。通判徐徵伎其同官王有齡之驟遷道員。訐告巡撫。獎薦不

公。何奏陳顛末。語稍亢激。天子責之。引疾罷歸。已首途矣。適闕兩江總督。上語軍機大臣。此官以籌餉爲命脈。孰能勝任者。大學士彭蘊章奏稱何桂清在浙江。餉徽州全軍數萬人。未嘗闕乏。上聽其言。授兩江總督。彭故與何同年進士。何頗謹事之。何復力薦王有齡籌餉精敏。擢江蘇布政使。

未幾。幫辦軍務提督張忠武公國樑攻克鎮江。何以籌餉功。加太子少保。咸豐庚申春正月。張總統諸軍攻克九洑洲。何又以籌餉功。加太子太保。當是時。何渥承眷倚。慷慨談兵。聲譽翔洽。與湖北巡撫胡文忠公林翼相上下。時稱爲何胡兩宮保。

張既克九洑洲。進克上關下關。遂與欽差大臣江寧將軍忠壯公和春。潛濠築壘。爲長圍以困金陵。洪秀全告急於江北。皖南諸巨酋陳玉成李世賢楊輔清李秀成等。秀成欲殺官軍之勢。與其黨謀曰。官軍精銳。悉萃金陵。其餉源在蘇杭。今金陵城外長濠已成。官軍內圍外禦。張國樑又嚙嗜善戰。攻之難得志。不如輕兵從間道。疾搗杭州。杭州危。蘇州亦必震動。金陵大營懼我絕其餉源。必

分師奔命以救之。我矚大營虛弱。還軍急擊。進陷大營。則蘇杭皆我有也。乃自率悍衆千餘。襲破涇縣防軍。遂陷旌德。二月戊戌。進陷廣德。攻陷四安防營。總兵李定泰跳而遁。寇由安吉武康犯杭州。諸路同時告警。上命和春兼督浙江軍務。提督張玉良總統援浙諸軍。分大營兵勇五之二以畀之。玉良過蘇州。布政使王有齡留之二日。俾閱城垣。壬戌。陷杭州。三月丁卯。玉良兵至杭州。與將軍瑞昌內外夾擊。寇宵遁。官軍追復臨安孝豐安吉等城。何奏稱玉良受有齡密計。攻復杭州。上擢有齡巡撫浙江。

己卯。和春遣總兵熊天喜曾秉忠率水陸軍。攻復長興。寇調知大營留兵愈軍。由浙風馳而西。陳李楊諸酋。各挾全部先後棄至。大會於東壩。己酉。改建平及東壩。皆陷之。進陷溧陽。圍金壇。

先是。金陵大營兵勇七八萬人。月支餉銀五十萬兩。皆取辦於蘇松常太。及浙江之杭嘉湖寧紹諸郡。兩江總督駐常州。專主餉事。故能撐持八年之久。及和張至。益募壯勇。增築長圍。需餉有加。浙江告警。大營分兵馳救。驟加行費。浙自

顧不遑。餉亦不繼。糧臺收款驟絀。月短二三十萬金。何馳書告和張。請自後閱四十五日。發一月餉。是時頓兵日久。將卒雖習戰事。實已驕佚。酗酒狎妓。酣嬉無度。月支足餉。尙不敷用。及驟聞減餉事。則悵悵如有失。翼長提督王浚爲和所倚。把持軍政。藉勢侵尅。衆情蓄憾。互相傳播。謂寇若來攻。吾輩堅勿出戰。任大帥翼長自爲之寇。欲圖大營。詭若將嚮蘇常者。以糜官軍。遣別隊由溧陽逼宜興。進躡武進之夏溪。隍里埠。烽火去常州四十里。王有齡將之杭州。己丑。如常州議兵餉事。何奏令會辦軍務。

庚寅。有齡調駐蘇之威武。振軍二千人至。辛卯。副將周天孚由浙江率數營至。大營新募潮勇數千。亦至自浙江。和先後調防守揚州之總兵馬德昭。及援浙之參將羅希賢。各以兵三千往援金壇。何檄令德昭等援常州。遣天孚及潮勇往金壇。寇俱退出武進界。盡趨金壇。閏三月丁酉。攻陷句容。自是大營後路斷矣。

戊戌。張玉良全軍至常州。中途迭接何檄。調援大營。及抵常州。和連馳羽書令

箭調之。何曰。彼不知我欲守常州邪。留不遣。和復調德昭往援。亦不許。己亥。羅希賢一軍自宜興至。庚子。熊天喜一軍自廣德至。前後至郡兵勇二萬數千人。王有齡蒞官浙江。何如失左右手。有齡由驛日發一書。爲何規畫甚備。戒勿離常州一步。時常州無寇。何飛章報捷。奏陳常鎮軍情。凡常州宜興鎮江丹陽金壇爲路凡五。需兵若干。統歸張玉良節制。自任力保蘇常。其意在擁衆自衛。蓋已置金陵大營於度外矣。

辛丑。寇至金陵城外。進闢大營。大半多空壘。環攻橫突。死咋不退。張激勵將士搏戰七晝夜。寇來益衆。餉又不繼。外無援應。諸軍能戰者多留駐常州。九檄而不至。戊申。甚雷雨電以風。大雪厚尺餘。寒甚。人多僵凍。兵勇連日諫至王浚帳下。索餉不得。則肆掠通衢。將吏不能詰。己酉夜。諸營火起。王浚部下先遁。和部下繼之。全軍遂潰。和及幫辦軍務光祿寺卿許乃釗翼長王浚等。狼狽走鎮江。委棄餉銀鍋帳軍械無算。

張部衆尙未動。聞和退。頓足歎曰。八年心力。墮於一旦。憤而欲自裁。部將苦止。

之。明日乃自殿其師。徐退至鎮江。寇不敢逼。何恐和張劾已也。亟致書慰勞。請移守丹陽。和先至丹陽。遣熊天喜進營白堧。張招集潰衆。越二日。統一萬三千人抵丹陽。俾總兵馮子材以萬二千人守鎮江。張玉良自常州城西南五里。袤至西北。結二十營。何奏稱丹陽以上軍務。和春張國樑主之。常州軍務。臣與張玉良主之。俟布置稍定。進圍溧陽。實皆空言也。何趣和張進援金壇。新敗之後。士氣不振。未及休養。寇已由金壇之珥村。繞出丹陽南路。德昭迎勦於奔牛。寇趨呂城。隔絕常州丹陽大道。熊天喜軍潰於白堧。自殺。癸亥。李秀成率衆十萬至丹陽。憚張威名。未敢輕進。步步爲營。以造城下。張開南門出戰。秀成望見徽幟。人馬辟易。旣潰復集之軍。以連日索鍋帳軍械於常州。不能得。復大潰。寇按兵未動。張揮親軍奮馳鑿戰。潰卒塞途。蔽隔不得前。寇濶入潰卒中。狙擊張。創甚。猶手刃數人。躍馬入尹公橋下。死之。

明日。和許以十二騎奔常州。何聞丹陽失守。大驚。總理糧臺前按察使查文經

言和春已至常州。軍務仍歸督辦。臣卽駐蘇州。籌餉接濟。紳民耆老數百人。卽夕執香赴轅門。請留常。文經諭之不解。執鞭之士出扶之。猶不退。何怒。遽令開槍縱擊。死者十九人。

先是。何密遣親軍護送其父及二妾至通州。特張榜。禁遷徙。並派兵嚴查諸門。紳民曰。彼置吾輩死地。自示不走。無非使其獨走之私。毋寧留之。俾與吾輩同死。四月乙丑朔。紳民復相聚遮留。聲勢益洶洶。何懼。微服由間道脫走。步行出東門。上馬。遇知府平翰在城外巡徼。疑其追已也。手槍擬翰以嚇之。翰退避。乃怒馬絕塵馳去。從者待十里外。橫舟運河之槩。遂率親兵五百赴蘇州。文經以護運餉銀爲辭。先一日登舟去。城中文武皆奔散。

諸軍聞總督已走。宵燿悉奔蘇杭。縱火劫殺。爲寇前導。張玉良尙在城外。爲守禦計。先燔附城民屋。軍士因肆剽掠。丹陽潰兵繼之。寇踵至。丁卯。玉良赴西路。遇寇接戰。寇分隊由間道來襲。城守營兵叛應之。玉良率餘兵退營。無錫之高橋。城外民屋被焚者。旣無可居。皆入城助守。糧臺尙存銀七十四萬兩。米鹽薪

油雜貨稱是。紳士中一舉人一醫士。倡議擁通判諾穆歡布爲城主。苦守數日。庚午常州陷。諾及二紳死之。紳民遭屠戮者尤衆。以何禁遷徙故也。

何至蘇州。巡撫徐莊愨公有壬不納。下令從總督者。毋許一人入城。遂劾何棄城。喪師暨親兵在道焚掠狀。奉旨革職。拏解來京審訊。何次於滄墅關。和亦由常州奔至。自殺。何走常熟。紳民遞稟贖。謂常熟小邑。不足煩督府親駐。請免稅。駕以召寇。何告以親兵乏餉。紳民致餉銀千兩。贖儀二百兩。約無逗遛。橫舟三日。宣言當借洋兵。遂之上海。

甲戌。張玉良禦寇於高橋。會合宜興守將劉季三退來之兵。苦戰一晝夜。兵敗復振。寇由間道繞出九龍山之西。襲陷無錫。玉良前後受敵。收餘衆。退至蘇州。蘇州兵餉皆被何徵入常州。稍有存者。有齡又挾以赴浙。徐以撫標兵不可用。俾玉良入城助守。潰兵復爲內應。丁丑。蘇州陷。徐死之。玉良奔杭州。

何奏稱和春濫逝。兵勇解體。大局搖動。非臣書生所能支持。得旨。平時侈談彼

寇既據蘇常。分黨長驅。數月間。連陷太倉松江嘉興諸州郡。及杭湖屬縣。惟鎮江上海兩城。孤懸賊中。越一年。浙江全境。遂淪於寇矣。

何既失蘇常。時議皆主以曾文正公國藩任江督。而近臣不欲也。肅順語王闓運。謂當時入對。力言江督非曾不可。而漢軍機大臣匡源。則奏稱今日江南糜爛。非獨何桂清一人之咎。何既不能定亂。卽曾亦必不能定亂。然何較曾尙明練。宜留任以觀後效。上頷之。遂罷易帥之議。而責何以恢復。既而言者爭論不已。始命曾開府於東流焉。

勝保勝英法人於八里橋

咸豐庚申。僧格林沁與英法人戰於八里橋。西兵醫集。戰不利。大沽失守。近逼北塘。其地距通州八里。西兵長驅而入。至橋。勝扼之。礮彈破馬腹。頷受微傷。易馬與戰。卒敗之。厥後和議易成。未始非勝一戰小勝之力也。勝至京。裹創入見。文宗嘗獎之曰。忠勇性成。赤心報國。

李義堂勝粵寇於獨圩

李義堂松江人。膂力過人。世業打鳥。故槍術絕佳。咸豐庚申夏。粵寇據松江。鄉堡大半遭搶掠。義堂乃召集數百人。於村之四圍。列柵設阱。爲守禦計。並練集善槍術者百人。爲先鋒隊。鄰近之五庫西旺村。城隍村等處。人民聞之。均望風響應。俟之十餘日。而寇始至。打牲坎東之李塔匯鎮。義堂命偵者往探虛實。知寇在李塔匯淫掠婦女。乃率衆持鳥槍以爭先。和者幾萬人。咸執挺從之。至李塔匯西之獨圩。與寇遇。衆氣方盛。寇望風遁。義堂乘隙環攻。多夷傷。稍後者。均爲村民所殺。騎馬之酋。亦被槍中要害。踣地而斃。割其首。號令營中。李塔匯鎮之寇。自此相戒。不敢再至西鄉一步。

馮婉貞勝英人於謝莊

咸豐庚申。英法聯軍自海入侵。京洛騷然。距圓明園十里。有邨曰謝莊。環邨居者皆獵戶。中有魯人馮三保者。精技擊。女婉貞。年十九。姿容妙曼。自幼好武術。習無不精。是年。謝莊辦團。以三保勇而多藝。推爲長。築石砦土堡於要隘。樹幟。曰謝莊團練。馮一日晌午。諜報敵騎至。旋見一白酋督印度卒約百人。英將也。

馳而前。三保戒團衆裝藥實彈。毋妄發。曰。此勁敵也。度不中而輕發。徒糜彈藥。無益吾事。慎之。

時敵軍已近砦。槍聲隆隆然。砦中人踴伏不少動。既而敵行益邇。三保見敵勢可乘。急揮幟。曰。開伙。開伙者。軍中發槍之號也。於是衆槍齊發。敵人紛墮如落葉。及敵槍再擊。砦中人又驚伏矣。蓋藉砦牆爲蔽也。攻一時。敵退。三保亦自喜。婉貞獨戚然。曰。小敵去。大敵來矣。設以礮至。吾邨不盡粉乎。三保瞿然。曰。何以爲計。婉貞曰。西人長火器而短技擊。火器利襲遠。技擊利巷戰。吾邨十里皆平原。而與之競火器。其何能勝。莫如以吾所長。攻敵所短。操刀挾盾。猛進驚擊。徹天之伴。或能免乎。三保曰。悉吾邨之衆。精技擊者不過百人。以區區百人。投身大敵。與之撲鬪。何異以孤羊投羣狼。小女子毋多談。婉貞微歎曰。吾邨亡無日矣。吾必盡吾力以拯吾邨。拯吾邨。卽以衛吾父。於是集謝莊少年之精技擊者而詔之曰。與其坐而待亡。孰若起而拯之。諸君無意。則已。諸君而有意。瞻予馬首。可也。衆皆感奮。

婉貞於是率諸少年結束而出。皆玄衣白刃。剽疾如猿猴。去村四里有森林。陰翳蔽日。伏焉。未幾。敵兵果昇礮至。蓋五六百人也。挾刃奮起。率衆襲之。敵出不意。大驚擾。以槍上刺刀相搏擊。而便捷猛鷲。終弗逮。婉貞揮刀奮斫。所當無不披靡。敵乃紛退。婉貞大呼曰。諸君。敵人遠吾。欲以火器困吾也。急逐弗失。於是衆人竭力撓之。彼此錯雜。紛紜拏鬪。敵槍終不能發。日暮。所擊殺者無慮百十人。敵棄礮倉皇遁。謝莊遂安。

胡文忠多忠勇復安慶

粵寇久擾東南。至安慶克復。爲東南一大轉機。曾文正公報捷疏。推胡文忠公林翼之謀。多忠勇公隆阿之勇。洵爲定論。其注意不撤安慶之圍。則同一老謀深算。雖值淀園之變。漢黃之警。而仍堅持如故。所謂智深勇沈者此也。

胡文忠之注重安慶。左文襄公宗棠之注重衢州。李文忠公鴻章之注重上海。皆謀之於豫。持之以恆。卒皆收其全功。若枝枝節節爲之。如向榮張國樑之在金陵。終歸一敗而已。